

國新氏

叢書之一



社論集

(二)



國民新聞圖書印刷公司出版

Q78
Gxz

天津市人民圖書館
藏書圖記

國民新聞叢書之一

社
論
集
(二)

國民新聞圖書印刷公司出版

社論集(二) 目次

兩重權力·····	二二五
美國要參戰嗎？·····	二二五
怎樣努力？·····	二二七
史太林何處去？·····	二二九
東亞的關鍵·····	二二九
徘徊要不得·····	二二四
美德關係·····	二二七
主席東訪之意義·····	二二九
德土友好條約·····	二二九
德國今後的兩條路·····	二三四
論德蘇戰爭·····	二三七
蘇聯的新評價·····	二四〇
清鄉的兩要點·····	二四三
實現 主席與近衛首相的共同聲明·····	二四六
德蘇戰爭與遠東·····	二四八
清鄉工作的支點·····	二五一

向前邁進·····	二五三
國民政府的國際承認問題·····	二五六
清鄉工作正式開始·····	二五八
應有的風度·····	二六〇
口號的毀滅·····	二六一
戰爭的開端與結束·····	二六四
外交常識·····	二六八
美海軍在冰島登陸·····	二七〇
日本的謹慎與準備·····	二七三
經濟交涉的重點主義·····	二七六
論德蘇戰爭·····	二七九
再論重點主義·····	二八一
英蘇互助協定·····	二八四
三輪重點主義·····	二八六
英美在遠東的攻勢·····	二八八
日閥改組·····	二九〇
德國的兩大問題·····	二九一
日本新聞的外交·····	二九二
日本今日的處境·····	二九四

改善行政機構問題·····	二九六
國府與國家·····	二九九
越南與遠東·····	三〇一
越南問題的發展·····	三〇三
凍結中日資金·····	三〇六
土耳其的緊張·····	三〇八
可注意的法國動態·····	三一〇
資金凍結下的上海貿易·····	三一二
資金凍結後的局勢·····	三一四
太平洋風雲中的泰國·····	三一六
從何測量日美關係？·····	三一八
第二戰線·····	三二〇
時代與文人·····	三二三
最低限度·····	三二五
作惡者必自損·····	三二八
紀念八一三·····	三三〇
新法幣之前途·····	三三二
法國政變的動律·····	三三五
羅斯福邱吉爾宣言·····	三三七

美國參戰的序幕.....	三三九
烏克蘭爭奪戰.....	三四一
進步與落伍.....	三四三
是進步還是歪曲？.....	三四五
日本的航運.....	三四八
伊朗何處去？.....	三五二
屬法國人民.....	三五三
日美談判.....	三五五
紀念孔子.....	三五七
法國反共.....	三六〇
游擊隊.....	三六二
日本的處境.....	三六四
後死者的責任.....	三六六
上海市場之歸趨.....	三六九
本報對前社長週年祭.....	三七一
季節與戰爭.....	三七四
清鄉工作檢討.....	三七六
美國的理想與現實.....	三七八
清鄉與保甲.....	三八〇

格里埃號事件.....	三八二
第一期清鄉的檢閱.....	三八五
日美談判的成就.....	三八七
兒玉謙次失言.....	三八九
歐戰現局檢討.....	三九二
羅斯福演說後的相關事態.....	三九五
日美談判.....	三九七
第二期清鄉開始協工作同志 想一想？.....	三九九
上海物價將趨跌落？.....	四〇一
外交與國格.....	四〇三
歐洲戰局之推移.....	四〇五
恢復正常外交.....	四〇七
美國的動態與中立法.....	四〇九
	四一一

兩重權力

有人說，蔣那裏是自由的中國，我們這裏是不自由的中國，因此高喊：到自由的中國去！這種觀念，實在是很錯誤的。大家要明白，中國是不可分的，如果丟掉了這一大塊不自由的土地，一大羣自由的人民，僅僅抓住西南內地，那裏還能成爲一個中國？那裏還能有一個自由的中國？在我們這邊也是如此。如果把淪陷區和未淪陷區分了家，止於局部和平，則併局部和平而不可得。這是一點。

第二點，蔣那裏是自由的，我們這裏是不自由的，不錯，但要明白，蔣是在把這可以自由的地方繼續斷送，變成不自由，我們卻是在不自由當中爭取自由，要把不自由的地方變成自由的地方。也因此，我們的工作比蔣更艱難。然而我們的工作是對的。

汪先生說過：在淪陷區的民衆與前方後方的民衆，是不可分的，所謂生則同生，死則同死，如果和平沒有希望，同盟於盡，無可說的，如果和平有了希望，大家便應以一致抗戰的同等精神來一致謀和平。（見廿八年八月九日廣播「怎樣實現和平！」）中國只有一個，儕然分成兩半個，是無論哪一邊都不能有自由的。只有在淪陷區的與在前方後方的民衆結成一氣，集中於和平運動的奮鬥，纔能重新打造出一個整然的中國，一個自由的中國。否則，蔣說他那裏比我們這裏更有辦法，我們說我們這裏比蔣那裏更有辦法，都是言不由衷，而且糊塗得不明白中國在那裏。

蔣放棄責任，我們只有多負責任。和平運動者要有這樣的氣度，把蔣的責任看作就是我們的責任。我們只有加倍的工作。我們在不自由當中爭取自由，首先要把握和平運動的區域做成和平的區域。照邏輯來說，是只有全面和平，沒有局部和平的。但從運動的規律來說，以局部和平漸致全面和平乃是正確的

路線。局部和平是拋磚引玉的做法，關鍵在於，雖然不過是磚，但總要够得上是一塊磚，而不是一些泡沫或者灰塵。要在局部的地方做成和平，當然是有限度的，不過我們的努力總要能够達到這限度。當前的問題，焦點在於國民政府與日本軍這兩重權力的並存，我們要把一切努力集中於解決這一焦點。

本來，依照物理學，是不能於同一時間在同一空間安放同一體積的兩物的。因此有人想拿化學的學理來解答兩重權力的問題，說是通過合作，有如乳粉之溶解於水，攪進水的分子的空隙中，如此可以並存。然而兩個國家的合作，不能是化學的，因為如果是混合，是溶解，那便消失了兩國本然，便不是什麼和平了。所以這解答還是只有求之於物理學。在物理學上，如果要在同一空間安放甲乙兩支鉛筆，只有把甲筆推開一點，讓出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的空間，給乙筆可以安放，然後再把甲筆推開一點，這樣繼續運動下去，到甲筆讓出全部空間，乙筆全部安放上去為止。而在這運動的過程中間，我們所看到的現象卻是兩物並存於同一空間。現在國民政府與日本軍這兩重權力的並存現象，拿上述運動的規律來解釋，就可以知道其中的過渡的意義，並且知道我們應當如何努力。

只有解決兩重權力的問題，纔能統一和平運動區域，纔能在局部的範圍內做到够得上某種標準的和平，要這樣，纔能統一全中國，再以和平的全面來完成和平的嚴正。

中華民國三十年六月十一日

美國要參戰嗎？

德國在南非海上擊沉一隻美國商船，於是世人便又想到美國參戰問題，同時，看到美國投英之積極，在這東之避不刺激日本，英國並有與日本改善關係的企圖，好像美國就要立即捲入歐洲戰爭中一樣。但是，事實是否會如此發展呢？

這一問題。是很簡單的，祇要就歐洲戰爭發展的趨向，與美國自身的生產能力以及美國現行政策所追尋的目標三者來觀察，就可有明顯的答覆。

歐洲戰爭的結果，現在除蘇聯及土耳其歐洲領土一小部份以外，都在德國控制之下。英德現在可能相持的地點，祇有非洲與阿拉伯，大西洋與英倫。

非洲與阿拉伯戰爭的發展，現在已不能影響歐洲全部戰局。德國即令席捲北非與阿拉伯，但是德國依然不能結束戰爭。進攻英倫，有軍事上的制限存在，克星特島一役的結果，德國雖然戰勝，仍然證明，無海軍的制空權，是難於在島國，較大於克里特的島國上獲勝的。大西洋上的戰爭，是一個必然要長期方有活力的戰爭。在英國方面，即令在北非阿拉伯勝利，仍無進攻德國的地點，在這裏失敗，地中海海軍離開地中海，仍然可以生存，仍然可以抗戰。歐洲的戰爭，是命定要延長的。

美國現在出面援助英國，只要在軍械，飛機，糧食，抗戰方面努力，即可使英國完成其長期戰的使命。如果美國真自動派兵到歐洲去的話，則希特勒自己對英美之關係，已可作解釋。他認為德國如派百萬大軍到美洲，則以現有的英美及軸心國的船隻，尚不敷用。美國派軍赴歐洲的困難，不會少於德國。再者，美前總統胡佛也說得明白，美國如欲消滅德國的六百萬軍隊，只少美國需派遣五百萬軍隊到歐

洲，如此，美國需用四千萬噸船隻，美國十年還造不了這樣多的船隻。由此可見美國派兵到歐洲參戰云云，今非昔比，已成爲極端困難的事實，並且即令派兵參戰，也依然不能改變歐洲的局勢。

其次，美國募軍經武，兵士徵調，軍備擴充，工場改造與創設，現在都只是開端。龐大的軍費數字，需要相當的時間，方能化費出去。到明年五月，美國的軍事工業生產能力，方能達到全力，可供給英國所需及美國擴軍之用。在此以前，美國的戰鬥「潛」力是有餘，戰鬥「能力」仍不充分。並且明年五月以後，美國還需要經過相當時間的蓄積，方纔有實際參與戰鬥的可能資本。

最後，美國現行政策的目標，是取得世界的霸權。可是，現在美國控制南北美與接受英國在太平洋的勢力的工作，尙未完成，遑論參戰，對於這一工作，將有妨礙。讓英德長期相持，既可使這一工作在安全的程途中，完滿結束，增加美國對抗歐洲新秩序的能力，同時，長期戰後疲憊不堪的歐洲，無論是英國還是德國勝利，如要復興都更將增加其對美國的依賴性，這時候，世界霸權，會自然而然的走入美國手中。

在這三個前提之下，美國對於歐洲戰爭之參與，雖有其呼聲，雖然美國輿論，逐漸贊同參戰，美國政府的行動也逐步接近參戰，但是美國對於參戰，仍隔著若干距離。英國知道這一點，只要英國可以支持，可以得到各種借得的軍需也就無須乎急急要美國參戰。德國也明白這一點，因此德國雖然極不放心的要求，一再傳佈日美調整關係的意向。美國自身也明白這一點，所以日本積極的實現其對於南洋資源的要求，一再傳佈日美調整關係的意向。美國自身也明白這一點，所以羅斯福只高唱海洋巡邏，而不實行護航，在遠東既援助蔣介石，又對日本之石油供給不肯斷絕。

這一趨向是極端顯明的。至於美國對於現行歐戰結局的觀察與態度，或者美國常議雜誌所說的「美國以不參戰來保留歐洲的『談判和平』的機會，是相當正確的。」

中華民國三十年六月十二日

怎樣努力？

現在大家都希望和平成功，但前途究竟怎樣呢？單說只要努力就一定能够成功，這是宗教徒的虔誠，我們還是先要知道怎樣努力纔行。

我們要祛除同志與國人的懷疑與悲觀心理，但我們不可以這樣說：不准懷疑，不准悲觀。我們卻是要用和平的動律來創造事實，使他們用不着懷疑，用不着悲觀。

人們的懷疑與悲觀，主要的是因為他們被國內三分之局的過渡現象所屈服。我們的一邊，重慶的一邊，中共的一邊，各不相下，各走各的路，將來會變成什麼呢？這樣一想，許多人困惑了，迷失了。本來也是，如果我們不能創造力量，不能拿出和平的事實使國人來歸，這三分之局是會繼續下去，誰都不能統一誰的。再到後來，或者是那一方靠了外力居然壓倒其他兩方，那也只有更壞，因為其時中國雖然統一，然而已非中國人的國家了。

何況投靠外力也不是那麼容易。日本與英美在遠東的力量對比，如今還沒有確定，蘇俄的地位也還沒有確定，將來他們之間經過一場戰爭，又會變成什麼樣子，更是難說；所以無論投靠那一邊，用以對內，在目前是都不能取得壓倒的優勢，在將來則只能算是一場賭博；所以投靠外力，不僅是墮落，而且是無知。在我們和平運動者，尤其不可以和重慶或中共比賽投靠外力，要有這樣的自信纔是。

我們與日本合作，但不投靠日本，這是要拿我們有我們的自主的努力來解釋。這努力就是：

(一)統一和平運動區域。和平運動區域各地方的現狀，我們要根據中日兩國基本關係條約並按照當前事態之所許而加以調整。例如華北，根據條約，日方可有某種特別便利，但此種特別便利僅限於基

種特定的物資，某種特定的地點，而且是限於共同防共的一定目的與一定期間。可是華北的現狀還是繼承條約簽訂以前的，並且在條約簽訂之後還是照原來的方向發展。這毋留是我們自己放棄責任，因為我們沒有下過努力根據條約做調整的工作。其他如武漢與廣東，則在條約上原無特種規定，只因爲那地方是日本軍的前線，特別受到戰爭狀態的影響。雖然如此，這裏仍然應當有分寸。按照當前事態之所許可加以調整，這種工作我們到現在還沒有動手做，是應當責備自己的。

(二)自行統制經濟。關於和約附屬議定書了解事項第四條，「中華民國政府有統制對外貿易之必要時，當自行統制之，但不得與條約第六條中日經濟提攜之原則相抵觸。又在事變繼續期間中，上述統制，應與日方協議之。」這樣，由中國自行統制經濟本來是不成問題的。其中所說不得抵觸中日經濟提攜之原則，根據第六條之規定，亦只是「致慮中華民國之需要，而中華民國政府積極的予日本國及日本臣民以充分之便利」，中國自身之需要爲主，而於不妨礙中國自身之需要的前提下予日方以便利，不過如此。至於說應予日方協議，則根據附屬議定書第一條之規定：「前項特殊事態，擬在戰爭行為繼續中，於不妨礙完成戰爭行為目的範圍內，務須按情勢之推移，準據條約及附屬文書之旨趣調整之。」這樣，更可以知道要致慮的不過是統制的方式問題，而不是統制的主權問題。有了這樣明確的條約，爲什麼我們至今不做一點事，一任物資搬運許可證這一類現象繼續存在？這也只能怪我們自己不要好。

以上不過是舉的例子，此外應切實做的事還多。俗語說，不到黃河心不死，我們沒有動手，拿什麼理由就說是行不通？拿什麼理由就來懷疑，來悲觀？大家應當一齊動手，馬上動手，把要做的事做起來。

中華民國三十年六月十三日

史太林何處去？

克里甫浦返倫敦後，英國報紙再度盛傳德軍百餘師，羅軍二十五師陳於德羅蘇邊境，行將迫使蘇聯決定態度，應戰或投降這一消息，如與希特勒莫索里尼晤談後義大利報紙所傳之軸心行動方向對照起來看，更參酌近中戰事發展趨向，我們不能不說倫敦目前所傳播的消息，有相當的意義在內。

蘇聯如能就純自利的立場來決定政策時，自然利於英德之相持而兩敗俱傷，而不利於任何一方取得壓倒的勝利。漁人只有在鰲蚌相爭的時候，方能得利，蘇聯只要想繼續戰爭以來的漁利政策，他就必須設法使英德相持，在另一方面，德國在沒有什麼便宜可讓蘇聯自己去取，沒有方法可迅速結束戰爭但又要應付美國積極援英後之長期戰爭，他就不能不設法擴張德國經濟戰的實力以資對抗，因此，他對於蘇聯，也就終於要取得一種決定，超乎現在的德蘇貿易與互不侵犯協定，而具有某種担保的決定。非如此，德國便不能抵消美國加入英國方面以後的英國經濟作戰力之增強。

德國對蘇聯要求作某種決定，在戰略上與經濟上都是極自然的行動，用不遑世人驚異。可是繼莫洛托夫親掌大權的史太林，究竟要向何處去呢？

戰爭以來蘇聯的一切行動，直到最近之否認南、比、拂、希使館的行動，都使蘇聯再也不能利用戰前的漂亮口號，來欺騙世人，來獲取國際共產黨的援助。莫斯科已不是什麼民族解放的麥加，史太林更不是什麼世界革命的導師。史太林祇是赤色的沙皇，莫斯科祇是蘇聯一國的首都，史太林過去辛辣的交手段，已使他在國際間的信譽，加上一個自私的烙印。因此，在史太林自己決定何處去的時候，他不會就世界的局勢來衡量，他不能希望別人的聲援，他只能以他自己的地位，旗敗的紅軍，官僚氣息

濃厚的經濟機構，來作他自己的本錢，與尺度。

依照目前的形勢及將來的趨向來看，德國對蘇聯的要求，最多是：一、煤油，糧食及其他礦產的大量供給；二、黑海紅色艦隊的使用；三、蘇聯勿阻礙土耳其准予德國軍隊假道；四、也許要求蘇聯允許德國軍隊假道。

不過，照戰爭發展的方向來看，德國對蘇的要求，在當前或許只是集中於第一項，第三項也有相當的可能。至於第二與第四項，依吾人所見，德國在目前尚無此必要，邱吉爾宣稱德國觀烏克蘭麥田與巴庫油田的傳說，並不暗示德國現在就必需以武力佔領這些地方，同時，德國要蘇聯出而共同瓜分近東的傳說，雖有可能，蘇聯未必有此胆量。

在德國本身，現在以及將來，似皆無需迫使史太林出來抵抗自己，他只要步步造成局勢使史太林認清他自己只有一條出路，大事已足。因此，吾人不信德國當前對蘇聯所要求者，或有會使史太林難堪接受的，現在的軍事佈置，或者只是在設法加強外交談判的力量。

然則史太林將何處去呢？

邁斯基與艾登談話所表白的蘇聯並未與德國有何等軍事、政治、經濟聯盟的商討一事，並沒有什麼重要；因為在目前，即令有同盟，也不足以表示史太林將參戰，無同盟，也不足以表示史太林將抗德。這種宣傳，目的或者只是在緩和美國的輿情，使蘇聯還可得到若干機器。

在另一方面，日蘇中立協定與商約，雖使蘇聯在東方得以脫出手來，但是仍然不能增加蘇聯在西方的力量。

英美希望蘇聯與德國開齋臉，就英美觀點來看，誠然是正常的希望，可是這一希望，現在難於實現。

總之德國對蘇聯的要求，確如以上述，目前僅限於物資之供給及土耳其假道問題，蘇聯終將儘可能的予以滿足。現在國內的形勢與國際的形勢，都使史太林感到只有這一條路最便宜。但是，世人也不要忽略了，即令史太林滿足希特勒的要求，史太林依然還要設法使英德可以長期相持，這是自私自利的，卑怯的，而又有野心的史太林的前途的曙光！克里斯浦目前返倫敦之行，最多能指示後者的存在，不能否定前者的可能。時間再過去若干時，史太林的路綫，又將成另一個問題了。

中華民國三十年六月十四日

國民新聞叢書之五

太平洋問題

太平洋問題也就是日美問題，它的矛盾性至今日達到了極度的尖銳化。在和平與戰爭的嚴重關頭，兩國間果能尋覓共通的解決途徑嗎？太平洋的波浪更會因兩國之間的不能調和，而更掀動起來嗎？本書可以幫助讀者尋獲一些線索。

東亞的關鍵

汪主席此次東渡，以中國元首資格會見日本天皇，以行政院資格與日本大臣會談，以和平運動領袖資格與日本各方面有識人士交換見解，其意義至爲重大。

汪主席此次東渡，又在日本駐華大使本多返國途經期間。本多大使在京都之演說，中國方面引爲嘉慰，本多大使在東京與首相及各部大臣會商，東京報紙有良好反應，尤見日本朝野履行和約之決心，汪主席此行，必能有明晰之觀察，並以談擊之商洽，得切實之結果，可不待言。

若干人屈服於現狀，認爲中日事變結局將是不了之了，日本人中而有此想法，是爲無識，中國人中而有此想法，是爲失敗主義。中日兩國朝野人士，有收拾時局創造時局之見識與魄力者，必能瞭解環境之推移規律，並把握當前之工作程序，爲局部撤兵以強化中國政府之統治力量，爲改造經濟統制現狀以復興中國經濟，爲交還地方治安實權以安定中國人民之居住生息。

於此，我們希望日本朝野有一致之認識，認識中國之力量何在，以及如何配合中日兩國之力量。

中國的力量現在僅表現於阻礙的作用，使日本結束中日事變之工作發生困難，但亦因此不得不承認中國的力量存在。而且，日本遠勝解中國除現實的力量外更有其潛勢的力量，即可能產生的力量。日本方面少數無識人士，不知如何使中國表現於阻礙的力量轉過來發生正面的作用，而倡爲在中國普遍建設兵營之謬論，與中國比賽力量的消耗；對於中國可能發生之力量不知如何使之與日本的力量配合，而把日本的力量用之於壓折中國的力量之新生。中國方面，也有人喪失自信，覺得中國沒有力量與日本合作，因而沒有資格與日本平等議和。這兩種人都是大錯特錯的。

就日本的立場言，對華政策必與其世界政策配合，是第一義。德國提練其佔領國之物資，用於對英戰爭，未始無一時之效，但美國援英政策之發展，造成長期戰爭之局勢，事實之難達，已在促使德國不得不重新檢討其對佔領國之政策，而際於統制之浪費的一面，即因集中之運用物資而妨害物資之集積的生產機能，被佔領國之瀾竭終將引致德國之缺乏。德國目前雖然還沒有此種反省的事實，但終將有此反省，可以斷言。在日本，有人已指出日美如果作戰，結果會是十年以上的長期戰爭。爲適應此局面，須有物資的大量再生產。對德義之經濟滯通，對華俄之商務協定，對荷印之物資保有，皆被視爲日本應付長期戰爭之保證，但事實已在逐漸顯示日本終將不得不承認中國物資之比重，並且終將不得不承認中國之國際政治地位的比重。這種比重不是現在的，乃是可能的。所謂分擔建設東亞新秩序，並不是一句漂亮話，而是中國確有此能力。問題只在於，日本願否有此能力與之合作。如果願意，就應當真真實實尊重中國之自由獨立，要這樣，中國纔能恢復力量，創造力量。否則，中日兩國不相生而相尅，日本在中國之所得，將不能抵補其在國際戰爭上之所失，且因此而終亦不能保證其在華之所得，是則中國之不幸將並不比日本之不幸爲甚。此中抉擇，權在日本，但這不是說日本比中國多有一張牌。

日本朝野果能有此認識，結束中日事變之困難當可迎刃而解，中國人士果能有此認識，民族之自信力可以堅定。我們於汪主席東渡之行，以此種認識與真誠，對兩國和平前途致其無認之期待。

中華民國三十年六月十五日

徘徊要不得

我們要想對於某一事件，獲得最大的效果，必須先認清環境，以及利害關係之癥結所在，而以最適當最有效的方法，斷然予以施行，並以恆久不斷的毅力，始終貫徹之。假若對於某一事件的措施，開始就誠意不足，只是認為在不得已之中的勉強辦法，則執行者就沒有真確的信心，徘徊猶豫以至舉棋不定，終于一切時機，一切希望，均在徘徊之中，被喪失了。

我們所以以中日事變來說，在日本方面對於結束事變所希望的目標，必須有正確的恆久的決定。如以解放中國國家，使之建立獨立自主的國家，以便共同擔負東亞新秩序的建設，為已決定的目標，就須有堅決的信心，始終不搖，一切事實的措施，也必須刪繁就簡，去蕪存精，以這崇高的根本原則為依歸。此外實現這根本目標的方法與途徑，也當有正確的選定。各方面的嚐試，或多途並進，只有造成全盤的失敗。

在中國方面，也同樣須有正確的決定。我們既知道抗戰的途徑是走不通的，而必須實現和平，那我們就始終向這一個目標走去，無論有如何的艱難，受如何的挫折都是始終如一，決不為之搖動。不單和平的途徑始終不變更，就是和平的理想，和平所應的目標，也是始終不變更的。我們不能因為稍受阻礙，就對和平的主張，發生懷疑，又想走到抗戰的方面去，同樣我們也不能因為稍受阻礙，而把和平的目標大打折扣，以便降格以求。蓋前者的根本懷疑，是對自己，對國家的不忠實，而後者的降格以求，除不忠實于自己，自國以外，對於日本，更是無誠信，兩者都將使和平運動不能成爲一個足以解決中日事變的途徑。和平運動而有此現象，是中日兩國共同恥辱。

戰爭易，和平難，尤以中日和平具有遠大的意義與內容，當爲更難。用中日的協力以穩定東亞，甚至於促進世界的和平，乃是先知先覺者之間所有的一種理想，這當然不是一般人所能易於理解的，其困難遂不免因此而發生。假若我們有克服這困難的勇氣，則困難也終有排除的一日。可是這是要看我們毅力如何！

我們再簡明透徹的說，日本要解決中日事變，強化遠東的國民政府，是在目前環境中，必須採取的途徑。蓋日本對中國的要求是在中國的協力，而在中國方面最能認識這種要求的，乃是國民政府的領袖們，所以也惟有經國民政府的領導，日本才能取得全中國人民對日本的協力。同時這種協力必須出之以中國人的自動方式，而不是假任何壓力所能取得的，日本既不能向每一個中國人個別提出這種要求，那只有期待中國開明政府的領導。若以目前的環境論，日本除於強化國民政府以外，則決不能再得一個足以解決中日事變的途徑，因此日本當不能再爲遲疑，或作其他的探索，而致延誤了時機。

同時我們也應該不折不扣，以求和平運動目標的貫徹。到現在仍有懷疑和平運動的人，那是對於和平的意義認識不足，我們可以不必去說他。但是我們已經擔負了和平運動責任的人，却不能不鼓起勇氣，向前猛進。

對於和平運動最可怕的失敗的陰影，倒不是一部份人對於和平的懷疑，而是怕身負和平責任者的勇氣不足，認識不清，以致有使和平運動軟化或誤入歧途的危險。我們應該知道和平運動的成功，並不僅是獲得對日本的融洽，而其最重要的乃是獲得國家的自由獨立，與取得全國人民的支持，備有日本政府的好感，而國家無獨立，無自由，且沒有全國人民的支持，則和平運動也是失敗的。我們爲取得國家的自由，獨立，與全國人民的支持，則對於和平目標，不能不有一個嚴格的最低標準，我們必須固守這個標準，不爲威武所用，不爲利害所移，然後才能取信於國人。是以我們應甯願讓事件暫時僵持或擱置，

而不能輕越這標準，以求交涉的便宜的暫時的圓滿。因為這樣不僅是不忠於人民，而也是不忠於國家與和平運動，就是有遠見的日本人，也決不能以為這是對的。

國家的前途，東亞的前途，這樣的重大的責任已經加在我們的肩上，我們只有自本所信，勇往直前，決不能因徘徊卑怯，而至於失敗。

中華民國三十年六月拾七日。

獨立自由

中國所要求的是獨立自由，換言之，是國家主權和行政完整。我體過許多日本的什德和朝野的言論，他們很了解中國的獨立自由，不只於中國有利，於日本有利，而且於東亞更有利。但言論終是言論，而希冀雙方將來能移根據國際原則討論和平條件，凡任何事實足以妨害中國的獨立自由的，應該下絕大的決心把他去消滅。

簡錄 陳公博「怎樣才可使中日永久和平」

美德關係

美總統于十四日下令將義，阿爾巴尼亞，奧，保羅，捷克斯拉夫及波蘭等國在美國的現金，存款，債權，股票，公債，押款，船隻，貨物，商標，合同或照會等一律予以凍結。這事本身，久已喧騰于報章，不足爲奇。到此時爲止，歐陸諸國在美資金之未經美國凍結者，已屈指可數，大概僅有瑞士，瑞典，芬蘭與西，葡數國而已。

于前述行動以外，羅斯福又于十六日下令封閉德國在美國的一切領事館。德國海通社，旅行社，情報圖書館也于同日奉美政府令停閉。自美國要求義大利關閉在美兩處領館以來，這是第一次以大規模行動，對德表示不滿。

這兩件事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視的。在上海，市場即受兩事的激勵，外匯放長。棉紗上漲，投機者流，把握不定，無所措手足。其實，這兩件的重要性，不應這樣過份的被人重視。

凍結德義及其佔領國的資金，只是表示美國已承認他與歐洲之隔離。歐洲再不是美國的投資地，貿易區域。要說美國想藉此以得利，則除若干特殊問題，如船隻及德在美之若干發明專利權以外，再也沒有什麼可得利的。美國在歐洲的投資，雖經美若干公司在瑞士竭力設法賣出，但事實上，恐怕仍大于歐洲在美國的投資。

封閉德領館，只是加强的表示美國封德的態度。赫斯飛美，英在克里特失敗之後，美國雖態度堅決，但是對於英國的決心仍有若干不放心處。華南特返美之解釋，英國決心進攻敘利亞，還有些不足。邱吉爾領導着一羣流亡政府在倫敦宣示聯盟國打倒希特勒決心，方使美國爲之釋然。德國潛艇擊沉美貨

結，只使美國激動，未能使美國參戰，自由有特殊原因存在，本報社評，前已論之甚詳。現在的行動，仍然不足以表示美國即將參戰。美國離參戰的距離，仍然相當遠。

依吾人所見，美國所以于此時採取這兩種行動，于利用國內輿論，因羅賓摩爾號被擊沉而發之激憤以外，或有下列意思：

一、對於邱吉爾及一羣流亡政府之宣言，予以響應，予以支持並予以保證。英國及流亡政府之決心，自此將無疑義的可受到美國的支持與援助。

二、法德合作，因美國之斥責與英國之進攻敘利亞，已受到相當阻礙。美國接近戰爭的態度愈顯明，將使法國不甚相信德法合作可以改善法國命運的人，愈益覺得他們的歐戰結束再清算一切的主張之正確，法殖民地之掌政者也將愈益要採取現實的政策，而不肯附和拉伐爾以及達朗的理想政策。

三、德蘇互相關兵邊境，作談判之後援。美國對德態度愈加惡化，或可使蘇聯對德妥協的決心，稍動搖，對德讓步的限度，略予縮減，因此，或者可使蘇聯仍保持着某種程度的中立，也就是保留蘇聯改變對德合作態度的機會。

四、美德關係愈惡化，愈接近作最後決定的邊緣，日本對現行戰爭決定態度的機會，也愈逼近。日本以三國同盟為外交軸心的聲明，在美人心目中，還沒有日美妥協的空氣，來得真切。美國于此，或許想藉美德關係之惡化，促日本決定態度。

德蘇兩國對於美國此舉的態度，吾人深信不會越出報復範圍以外。德國對美宣戰，既無事實之效力，又使三國同盟之解釋，增加紛歧，德國自不必出此。

此後德美的關係，或許在德決擊沉赴美之美船，美國擴大巡邏範圍，決心搜擊海盜船隻之不宜而戰的混亂情形下，渡過相當時間。

中華民國三十年六月十八日

主席東訪之意義

一國的元首，或身負整個外交責任的外交部長，往他國訪問，在昔日也許是希有的事，可是在最近却是極通常的了。蓋近代國際政治發展的結果，外交常成爲決定一切政治的根本要素，因此外交的問題，若非負整個政治責任者身任折衝，則不能曲盡其致，以使獲得澈底的解決，是以當時有元首以及外交部長或外交大臣的訪問他國。主席這一次的親自訪問東京，其意義實係在此，至於所負使命的重大，那也是可想而知的。

同時，關於主席的訪日，我們也可以聯想到不久之前日本駐華大使本多的返國，這兩件事是有一貫的聯繫在其中。國府還都一週年後，中日基本條約業已簽訂，今後最重大的問題，當然是如何實現中日條約，以便國府政治得以充分發展，而建立真正獨立自主的國家，俾得共同分擔東亞新秩序的建設。本多大使的返國，除報告中國的現狀及其根本要求以外，或亦曾設法使國內支持國民政府的步調與意見得趨於一致，這樣我國可以獲得自由發展的便利，東亞共同繁榮的前途，也有了希望。當然，此事體大而重要，本多一個人的力量，或者還不能夠造成全國步調的統一，主席訪日，剴切的予以說明，決可加強日本全國的認識，促成新東亞的建設，東亞聯盟的發展與大亞洲主義的實現。

此時，國際的形勢較之還都的當時，自也有相當的變化，因此日本所處的地位，也略有變化，其與各國的外交關係，遂不能不有新的調整。日蘇關係既因中立協定與商約的簽訂，滿蒙劃界之再開始而告融洽，同時其對英美的關係，仍尚有改善的可能與機會。日本外交已有了這樣的新動向，其對華關係是否也有新的變化，頗爲一般所注意。惡意的造謠者，固不須有種種揣測之詞，可是我們則敢斷定，在這

國際新形勢之中，日本除去強力支持我國民政府，以求中日事變的解決外，並沒有更好的打開時局的方針。

日蘇的妥協，使蘇聯放棄東方，而移其注意到西方去。同時日本對英美緩和的趨勢，不過是表示日本對歐洲事件採取慎重態度，並且希望英美放棄對於亞洲的干涉。至其真正的歸結點，則仍在求中日事變的解決，現在的日本外交，只是先將其四圍牽繞的東西爲之解除而已。

我們更知道日本要想解決中日事變，在現階段中是不能專憑藉武力的，武力解決乃是一個難于走得通的路，即使能得以解決事變，但是，其圓滿性與永久性，是令人懷疑的，日本不能征服中國，主席久已說得明白，蓋日本解決中日事變所歷的目標乃是促成獨立自主之中國的建立，而以平等的立場，共同分担東亞新秩序的建設。這是要訴諸全中國人民的同情心，使中國人民自動的來接受日本的這種要求的。武力的使用，到了某種限制即已足夠，若再超過了這限度，不單是無用，而且或許要適得其反。

日本希望全中國人的同情，而我們的國民政府也很顯然的，已正式的代表全中國人民給予日本這樣同情。日本惟有信賴國民政府才能達到她所預期的目的。至於現在仍殘留着的戰爭現象，以及游擊區問題，那只是屬於我國的內政範圍，僅須國民政府各種力量的充分強化，就能使之自然解決，現時日本只能協力。若仍以日本的武力，求直接的解決，對於中日事變的解決，乃至於中日新關係的樹立，都無多大補益。

日本在現階段對中國的惟一要求，是解決中日事變，而有解決事變的真實力量的，則惟有我們的國民政府。是以日本的惟一的可能決策，除去以強力支持國民政府以外，則決無他途可領。因此我們可以斷定主席的訪東京，自不難獲得圓滿的結果。蓋彼此的要求，均已達到一個共同點，則其解決自然是很順利的。

主席在日本所受日本皇室及朝野的優渥待遇，我們敢代表中國人民致其謝意。同時，我們更希望日本朝野藉主席訪日的機會，澈底交換所信，目光注視着遠大方面，積極的決定方針，強化國民政府，更進而中日協力樹立東亞和平的新基礎。東亞百年大計，繫于主席此行，我們相信東亞民衆，都同樣的關切其結果。

中華民國三十年六月十九日

印刷問題！

設備完善 方能應付裕如

國民新聞圖書印刷公司，置有各種印刷機械，各種字體之銅模，單色及複色金屬製版機，自製銅鋅版件，各種中西文銅模，裝訂簿冊，凡屬書籍雜誌暨各項印件，均能應付裕如。茲爲服務社會計，承接各種大小印件，便利迅速，如蒙惠顧，請逕向營業科接洽。

德土友好條約

德土友好條約於本月十八日在安哥拉由德駐土大使巴本及土外薩拉柯魯簽字，並規定自即日起生效。於該條約以外，兩國並聲明決促進兩國的經濟關係。

條約原文，似極簡潔，第一條規定兩國互相尊重締約對方領土之完整與不可侵犯，並並不採取足以直接間接影響締約對方之行動，第二條規定關於兩國共同利益，互相諮詢。

條約的本身，就巴爾幹戰爭發生以來，土耳其對德態度看來，是應有的歸宿，不足令人驚異。

英土互助協定，在巴爾幹戰爭中，已然證明並不適用。巴爾幹戰爭前後，土耳其既努力推進與巴爾幹諸國及德國的經濟關係，貿易協定，復遇到能影響土耳其態度的蘇聯之一再拒不承認隨同英國抗戰的諸流亡政府之使館，土耳其於此處境即極困難。伊拉克戰爭中，土耳其時被世人認為是德軍假道東下的捷徑，三B政策的孔道。英國爲先阻止德國這一政策之實現，及努力拉回土耳其，不惜犧牲，加速伊拉克之戰爭。土耳其爲便於自身的陣地環境，也不願查爾尼政府長此維持下去，於是以阿拉伯民族運動作口號的查爾尼政府，便不得不趨於瓦解。

德國攻下克里特島，英國以蘇彝士運河左右爲中心的近東勢力，時有被德國選作第二進攻目標的機會。於是，美國先發制人，進攻敘利亞，企圖藉此延長與土耳其接觸的範圍，以便行使土耳其履行其互助條約的任務。美國在這時，更特別恢復了土美貿易，以加強美國的條件。

英國進攻敘利亞，未能引起德國的援助，德蘇陳兵邊境作外交聲援的消息，使世界都在懸念之中，德土友好條約，突然簽訂問世，實在可給予現時疑雲籠罩的世界以若干追尋將來發展方向的線索。

條約本身並不重要，重要點在條約簽訂的時機。

依吾人所見，該條約在現世界的意義有下列幾點：

一、英土互助協定，將自動的取消。

二、德國將不取道土耳其向近東發展。如果該條約簽後無何秘密條件，則條約本身，一方面可保障英國在近東的北邊，還與英國有利，在另一方面，近東戰爭如果還要加劇，則德國不能用陸上的土耳其，而不得不採取海上運輸與空中運輸的程序，這樣，將使近東戰爭在將來，難于有大規模的戰爭精彩的演出，從而英國在近東的地位，也將不復如以前之有嚴重的危機存在。

三、德土友好條約，可以看作是蘇德將來關係的借鏡。現在是盛傳德蘇將有某種割讓土地，資源與假道的交涉。目前雖開領土與資源不談，由德國並不想假道便捷的土耳其，可以推知更無假道迂迴的烏克蘭的道理。因此，德蘇關係將來如何，就要看德國是否對蘇提出領土要求了。

四、世人通常總預測德軍攻下近東之時，即三國同盟適用之時。現在既可推定德軍不能向近東快速發展，則三國同盟之適用，也要暫時推推出延期。

五、德國不向近東急劇發展，又不能不惜犧牲進攻英倫三島，然則德國究將如何結束戰爭？德國是否不作積極的戰爭結束準備，反而準備歐洲新經濟秩序的建設，以應付長期戰爭呢？最近當可分曉。

總之，德土友好條約證實了希特勒的說話，德國的軍力，不是隻無不克的。德國不必然想作無結果的戰爭，結束不了戰爭的戰爭。德國或已走上另一種結束戰爭，應付戰爭的途徑。

此外，我們覺德土友好條約雖然有有效期間十年，這仍然是以德蘇不發生戰爭作為前提的。德蘇如有戰爭，則英蘇必須結合，從而土耳其也就無法履行其條約了。

中華民國三十年六月廿日

德國今後的兩條路

德國假若能够獲得蘇士的協力，在經濟上予以支援，同時並允假道，使德軍得以進攻近東，則德國也許可以奪取蘇彝士，確保對近東石油資源的控制，從而軍事行動告一段落，其後則對英美改取守勢，一方面積極建設歐洲經濟新秩序，一方面坐觀世界大戰的變化，以便乘機作有利的戰事結束。這當然是德國最合於理想的希望，但其關鍵則在蘇士能否接受德國的要求，如果有一國予以拒絕，尤其以蘇聯的拒絕，則德國這種計劃必將受挫，而須另作其他的打算。

這是很顯明的，德國若不能獲得蘇聯的合作，則將被迫而在另外的兩條路之中選擇其一，這兩條路就是向西奪佔英倫三島，或是向東力戰蘇聯。前者是接近結束歐戰的辦法，後者是長期作戰的準備。

關於進攻英倫三島的意義，則是說德國若不能進攻近東，以利用近東的資源，同時又不與蘇聯作戰，若只是坐等英本國受美國的援助，以致武備日趨雄厚，自己則期待著將來具有優勢武備的英軍前來襲擊，則不如不惜一切犧牲，先期斷然進攻英倫三島，以掃除英軍所可利用的最近根據地。雖說三島失守後，英國的海空軍並不致於完全潰敗，仍可從事海上的游擊戰，但其根據地的距離既遠，德國所感受的威脅當已大減。加以三島若能奪佔，在作戰聲威上也大有關係，且可因此而發生其他的間接作用，這對德也是有利的。

奪佔三島也許對於德國並沒有如何大的利益，同時對於將來戰爭的繼續或結束，也不見得就有多大的幫助，不過德國的作戰，假若走到無路可走的時候，也不得不這樣的孤注一擲。但是德國於向西進擊外，也可以考慮到向東進擊，至於究竟走那一條路，那是要看作戰上的便利，以及可能的犧牲與可能獲

得的利益的比較。

當然有很多人以為德國既與英國，也許還要與美國作戰，則不能更與蘇聯衝突，以遭受兩面作戰的不利。我們若僅作單純的推想，是很容易認為這種理由是對的，假若我們再以作戰的便利，以及可能的犧牲與可能獲得的利益來加以考慮，則也很容易知道德國所要選擇的途徑，或許是向東，而未必是向西。

德國進攻三島，在技術是不是可能，我們局外人還不能知道，即認為可能，其犧牲必極其慘重，而勝利的把握也難以肯定。可是其東向而與蘇聯作戰，就沒有這些困難，德國擁有優勢的精銳陸軍，並與陸軍配合的大量空軍，這已不是蘇聯所能抵抗的，加以軍需工業蘇聯也遠在德國之下，在未戰之前，其勝敗的形勢也早已決定。假若德國的武力不在陸上求發揮，而跑到海上去爭勝負，則這些陸軍與空軍將成無用的長物。那麼，德國為什麼要捨長取短呢！

心至於說到因攻蘇而有兩面作戰的危險，則也似未必是這樣，英美的海軍只能從事海上的封鎖，德國既沒有海軍足以擊敗英美的海軍，歐陸在德國陸軍的防手下，英美的陸軍也無從登陸，其可能加入的戰綫，充其量也只是蘇聯的戰綫而已。是以德國陸軍的作戰，實際上只有一面，而並沒有什麼兩面。依據過去戰敗英法荷比聯軍的經驗，則英蘇聯軍，甚至英美蘇聯軍，也不是德國所畏懼的。針對着英美與德國兩方海軍的比較，則努力設法擴大資源供給地正是抵禦封鎖與應付長期戰的極好對策。

反之，德軍若能擊敗蘇聯，就可以奪取烏克蘭的糧食，和高加索的油田，並可更進而控制伊朗和伊拉克的石油資源。這是德國應付長期戰必須採取的方法，是以我們認為德國將來作戰所採取的途徑，一定是經西而重東。只須蘇聯拒絕德國的合作要求，則德蘇戰爭就可立刻爆發！

現在德蘇的關係，已緊張到了極度，蘇聯若不願意接受德國的要求，就須考慮對德的作戰，那時，

德國的路線，也就由以表示明白，反之，如蘇聯部份的滿足德國的要求，則德國擇定路線的機會，也許要遲延下去。不過，德國終必選取兩種路線之一的問題，仍然存在。

德國決定其路線的時候，就是歐戰的重大關鍵！

中華民國三十年六月廿一日

中國所要求的是立刻實現的事實。我曾見過日本有識之士的言論，第一致承認中國應該獨立自由是最高原則，不成問題。然因軍事發生的既成事實，在不得已之下，不妨暫令繼續，以促使之逐漸改正，以期符合最高的原則，但是最近歷史告訴我們，這種希望完全是理想，是很難實現的。我聽說得威遜是在巴黎和會，爲一被歐洲的現實政治來，所阻撓，他對於既存事實都讓步了，但有一點不肯讓步，那就是國際聯盟。他以為國際聯盟一旦成立，凡爾賽條約雖有一天得到合理修正的機會，可是凡爾賽條約是簽定了，國際聯盟是成立了，二十年中凡爾賽條約未曾修改過一個字，終於引起這次歐洲再度的大戰。我們鑒於已往，深不願徒然定有空洞的原則，而繼續許多既成事實。

摘錄 陳公博「怎樣才可使中日永久和平」

論德蘇戰爭

幾週以來喧騰報章的德蘇關係，果如吾人所預料，終於今晨以宣戰聞。德蘇間戰爭之發作，確是歐洲戰爭的轉捩點。至於因此次宣戰而追憶前年的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商務協定，李賓特洛浦與莫洛托夫之互相報聘，則反無必要，因為條約是人類發明東西，自然人類有權隨時棄，隨時毀，這不算希奇。

為避免兩線作戰，希特勒與蘇聯訂約，為瓜分若干戰略基地，改道自己的邊防線，史大林與德國訂約，這是利害之暫時一致。希特勒席捲了西歐，遂東南而下巴爾幹，肅清可能的英國攻德陣線，蘇聯目擊心傷，但是因紅軍在對芬作戰中，暴露了真相，所以蘇聯是有氣無力，只能對保加利亞抗議，只能與南斯拉夫簽條約，而不能進一步有行動。蘇聯的地位，不為德國注重，反為德國所覬覦，所卑視。在卑視之下，蘇聯為討好德國，封閉了被德佔領之許多國家的使館，並且還承認了伊拉克蓋蘭尼政府。史大林登台與其新政，證明其步步受德國壓迫，不得不實行討好政策，可是仍然不能有結果。

克里特島之戰，給予德國以最大的教訓：席捲了近東，結束不了歐戰；進攻英倫三島，因難重重，並且即使成功，依然還結束不了戰爭。歐洲戰爭命運定要延長，德國如要長期應戰，不能不對歐洲糧食與石油產地予以軍事控制；德國如要建設歐洲新經濟秩序，不能不使歐洲成為一經濟自足自給的單位，這也使他要控制糧食與石油產地。德國的眼光，自此，便集中在烏克蘭與高加索。

在另一方面，蘇聯也未始未備戰。芬蘭戰役後，蘇聯紅軍高級將領，盡代以烏克蘭軍區的將官，證明蘇聯已認識將來的戰場所在。軍政治部人員權限之減縮，紅軍下級軍官之增加，證明蘇聯已準備新戰略；中央亞細亞油田，農場，礦產，工場之積極開發，證明蘇聯已準備下將來的軍事根據地。史大林的

討好德國政策，指明蘇聯要爭取時間。美國這責蘇聯而蘇聯絕不還報，與日蘇中立協定之簽訂，皆指明蘇聯已在準備應戰。

在以前，我們曾一再指出德國對蘇要求，如僅限于資源之供給，史大林可以允許，因為史大林既仍有權統治一切，同時，史大林爭取時間之目的，亦可達到；德國的要求，如進而要求某種担保或軍事佔領，則蘇聯的問題還很多，因為烏克蘭與高加索也是蘇聯的生命線，不能輕易放棄。

現在德蘇戰爭所以爆發的真正原因，尚未公佈，不過我們敢肯定其必為德國要求軍事佔領烏克蘭與高加索問題無疑。

在克里浦斯回英後，德蘇戰爭即似不可避免。東京的消息已指明史大林請克里浦斯要求英政府担保德蘇戰爭如行爆發，英德決不妥協。此消息發表之前，邱吉爾即曾率領一羣流亡政府在倫敦莊嚴宣誓決定打倒希特勒，決不中途議和。現在的戰爭，證明東京消息的正確，指明邱吉爾等人宣誓的意義，惜乎當時世人皆忽略了這兩條消息。

以此，德蘇戰爭，是事所當然的，不足為異。

德軍攻蘇的戰略，現在還不明瞭，不過，據我們推定大概德軍一路必由芬蘭挪威向北冰洋蘇聯港口疾進，以切斷英蘇之海上可能連絡線，第二路將自羅馬尼亞沿黑海岸向奧得薩，克里米半島更東南兩下巴庫泊田並俘虜蘇俄黑海艦隊切斷高加索方面之英蘇之陸上可能連絡。第三路或自波蘭出發進攻基輔，攻佔烏克蘭，第四路或將由東普魯士出發與海上部隊連合攻略波羅的海諸小國，更進而與自芬蘭南下之德軍會師於列寧堡。

德軍必利用其閃電戰略以求速決，紅軍亦必竭全力阻滯德軍前進，且或更利用史大林幾年前在西境所設立寬五十哩之無人地帶防線。如此線不保，史大林必將運用其游擊戰術，以作長期抗戰，可無疑

義。

德蘇戰爭，似難與西歐戰爭一樣，迅速得以解決，而不免陷於長期苦戰，此則德國最感不利而且也許無法避免者。

德蘇戰爭的炮火，已使世界震動。英國必迅與蘇聯結合，土耳其更將亟亟以武力保障其中立，德土友好條約，在蘇德長期作戰，英蘇結合之前，土耳其不能對之有甚大依恃，自在意料之中。美國參戰的步調，將因戰爭而更加急。法德合作，將無形停頓，法殖民地對英態度，必將劇變而至妥協。日本因德蘇戰爭，必將更增加主觀上的傍德與遠慮，同時，客觀上決定對現行戰爭的態度機會，亦將屬最後一次，日本國內的政治，或亦難免為適應環境與政策而有變動。

中華民國三十年六月廿三日

戰與和

戰與和都是手段，國家的生存與獨立，乃是目的。戰可以達到這個目的，就和可以達到這個目的，就和，這個極普通的道理，誰都應該懂得，過去誰最不可，當然要顧一切的戰，今後弄和不可，當然也要不顧一切的和。

摘錄 周佛海「中國國民黨過去的功效與今後的地位」

蘇聯的新評價

蘇聯在這次世界大戰中，自開始直至受德羅芬的攻擊止，可以說是一個天之驕子，而處於獨特的優異地位。這種地位的造成，無疑的是由於背離了英法蘇三國對德包圍的陣線，單獨的和德妥協，促成了德意與英法的戰爭，以使德國戰於前，自己則乘於後，這樣遂瓜分了波蘭，佔據了波羅的海各小國，收回了貝薩拉比亞，和布柯維亞。同時在她的希望中，也許還要等待德國苦戰疲弱之後，歐陸失去了支持的中心，再來席捲一切。但是在事實上這種夢想並不能實現，反使德國能在歐陸實施各別擊破的戰略，而在控制北歐，擊平法比，掃蕩巴爾幹之後，再來從容對付蘇聯。大概已滿佔便宜的今日蘇聯，當已深悔未能在德軍臨戰於法比國境的時候，斷然施行夾擊了。

再蘇聯在歐洲所施用的詭謀，同樣也在東方試探過，這就是與日本訂立中立條約，她的用意也無非是想促起日美戰爭，以便再來一次的從中取利。可是這種希望也是未能實現，其所促成者反為自己對德的戰爭。

蘇聯所採取的策略，就是自己已不戰，而使世界的列強互戰，在別人戰爭中，自己得點小便宜，等到交戰的國家兩敗俱傷的時候，蘇聯便可以舉其全力，以奪取最大的利益。換句話說就是用不戰，以爭取最後的極大勝利。蘇聯懷抱着這樣的詭謀，假若各交戰國彼此磨戰不已，則誰也不敢斷定蘇聯不能實現她的計劃。因此遂不至令人感覺到，列強的拚命奮戰，也許正是為蘇聯製造機會與地位。大戰結束後的世界制霸者，也許不是德美，而是蘇聯，最低限度蘇聯也必能平分春色。而現在因受德軍進攻，事實上已適得其反。

若以蘇聯國土面積的廣大，以及人口物資而論，在將來當然是一個可以有發展的國家。不過以現狀論，文化程度，工業生產，國民精神，武力設備等，種種的落後，使蘇聯在歐洲仍不能與法國相比，法國戰敗還可一降而爲二三條國家，假若蘇聯突處逆境，其結果必將更較法國爲悲慘。土地廣大，物資豐富，也正正如過去的土耳其帝國，適爲焚身之資，也正如中國古語所說：「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且罪必不赦。

現在德蘇戰爭既起，蘇聯已由順境而轉入逆境，將來的結果如何，當極爲可慮。誠然，德國與蘇聯戰爭以外，仍有強敵英美的存在，且由於同一對德作戰的關係，將來英美蘇軍事同盟也有形成的可能。但是英美的援助，是不是對蘇有若何的幫助，也還是疑問。若以過去的事實來說，英法荷比的聯軍，且不能當德軍的一擊，則蘇聯即有英軍甚至美軍的援助，也未必有戰勝的希望。加以德軍的進攻，一定是極猛烈的閃電式的突擊，美國固在國防工業尚未充分完成以前，不能派遣軍隊，即英軍能參加作戰，也恐怕是緩不濟急。

當然，蘇聯由於土地廣大的緣故，我們不能說可以如法國和巴爾幹一樣，能在極短的期間使戰爭迅速結束，不過其重要的土地均已失去以後，雖能以游擊戰或消耗戰繼續的抵抗，那對於前途命運的轉移，也沒有多大的作用。若我們再用悲觀的推測，物資豐富的地方既已失去，前線的軍隊且受了猛烈的打擊，則戰爭延長到了相當時期，蘇聯的內部也可以發生革命的。也許戰爭未一階段的发展，乃是政治而不是軍事，蘇聯也將以四分五裂的瓜分狀態，而使社會主義共和國告最終的結束。

蘇聯的東方，雖因日蘇中立條約的關係，暫時可不至於有變化。可是等到締約的政府也不能存在的時候！這種條約也自然失去了效用，則東方可能化生的變化，也不是我們所能預測的。

總之，蘇聯現在所處的地位，即作有利的推測，也決不能若過去一樣的可重視，至於蘇聯對自己的

期待，那更是夢想。蓋現在蘇聯已担负着對德作戰的艱苦工作，其結果即不至於死，也將不免於傷，換句話說，就是即不至於覆亡，也不能免於殘破。若更作不利的推測，則前途當不堪設想了。

蘇聯原想製造他人的戰爭，以逃避自己的戰爭，並從中取利，而現在戰爭終於跑到自己的頭上來了。這是因為蘇聯在德英美之間原來是一個弱者，戰爭的壓力是極易於加到弱者的身上，其被犧牲乃屬當然，而蘇聯反要投機取巧，豈不是咎由自取。

中華民國三十年六月廿四日

近東問題

國民新聞
叢書之三

上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線在近東，這次世界大戰的決定點也在近東。近東問題的重要和複雜不自今日開始，在歷史上這個人類的搖籃地帶早就染滿了斑斑的血痕。當今日德軍抵達了高加索門戶，離蘇聯土已近在咫尺，土耳其的盟國和國教徒的動靜如何？都是近東問題的檢討中心。

清鄉的兩要點

實現 主席與近衛首相的共同聲明

汪主席與日本近衛首相共同聲明中說：

「中國民衆固有希望依於中日之合作，而致東亞於復興者，然對於此種希望能否實現，尙不能自信，因此依然保持徘徊觀望之態度者，尙不乏其人，故東亞復興之偉大事業，必須就今日之階段，儘可能範圍內，使啓示其曙光，俾大多數國民，得所信賴，向全面和平之實現，銳意邁進，始得底於成功」。

今日在中國惟一可作的「和平事實」，局部實現和平的實際工作，可取得全國人民信賴的，就是清鄉工作。主席與近衛聲明中所云，當即指此，現在清鄉工作的層層機構，由清鄉委員會以至下級清鄉官署，皆已組織就緒，軍事調度，據聞近已部署完備；京中對於清鄉之幹部人員及各種人員之訓練，已有長足進步。日本華中軍亦曾正式聲明在軍事上，決予中國清鄉工作以最大協力；至於政治，經濟，文化等其他事項，則決由國民政府全權處理。主席與近衛共同聲明中，亦云：「日本政府亦對之爲更進一步之援助，俾國民政府能發揮獨立自由之權能，以努力於分擔建設東亞新秩序之責任」。

由此可見清鄉工作之準備，已將底於成；日軍既表示決予援助，更特別聲明不干涉清鄉之政治，經濟等工作，使中國有獨立自由之權能。同時，中日兩方，皆已認識清鄉工作，是中日合作之曙光，是和平的事實表現，更進一步，也就是全面和平之階梯。

國際時局，雖變化多端，但是我們的基本工作，不能有，也不應有變化。針對着世界戰火烈燄之廣

佈，我們更應感到即使是局部的和平，也是中國人民所聲聲祝禱的，也是世界人類所希望的。

衡諸現時中日關係及和平建國之要求，我們覺得即將實行的清鄉工作，不應忽略的，有兩點；

一、清鄉的自主性。過去的地方政治，經濟等情況究竟如何，可以不去管他。自清鄉開始之時，清鄉負責人員應深切瞭解這是中日協力的具體表現，這是中國建國工作的基礎，在工作時，不要忘記只因我們力量不夠，方要求日本軍隊協助我們清鄉。所以日本協力中國清鄉，雖是我們所感謝的，但是我們不應以此自足，作過多的依賴，我們要發展自己的實力，使我們自己有能力，即可以完成清鄉的工作。因此，在清鄉軍事進行之中，我們應注意到日本軍隊是來「協助」我們，可是，在軍事上，我們還要有，還要保持自主的權利，軍事以外的政治，經濟工作，更是我們獨立的範圍，我們應獨立自主的予以處理。我們絕不應忽視了中國的獨立自主權利。清鄉工作人員，雖然在理論上是中國對內的官吏，執行對內的事務，但是，事實使他們有對外的關係，所以，我們希望他們知道他們的地位，努力保持並加強中國的獨立自主性，並以此要求與善用日本的協助。

二、清鄉的徹底性。清鄉工作對內是建國的基礎。過去的行政，往往多陷于敷衍，虛應故事。現在，我們應認識清鄉工作是革命性的建設，我們不應對現狀低頭，不應對歷史屈服，我們應本着三民主義與建國大綱，澈底的來實施我們的工作，實現我們的理想。應剷除者澈底剷除之，應改革者澈底改革之，應建設者澈底建設之，一切的一切，都要澈底；我們不能敷衍，不能姑息，不能寬容。敷衍，姑息，寬容都是失敗之母。革命者是澈底的，革命的改革與建設，也是要澈底的。對於國內的一切，固然要澈底。對於日本在清鄉區內的一切，更應本中國獨立自由之旨與華日條約之規定，正確的，澈底的予以整頓，予以執行，合于條約者遵守不論，條約上無根據者，絕不姑息，絕不寬容。

我們希望清鄉工作人員認識上述兩點，切實履行，使中國獨立自由之權能，得以發揮，使東亞復興

的曙光，得以啓示，更使中國人民無由徬徨觀望，有所信賴，于是，全國和平，得底于成，而中日合作亦入于正確的軌道。

中華民國三十年六月廿五日

澈底的革命運動

清鄉的重大意義，不僅僅是和平運動發展的一個過程，并且清鄉工作的本身也是一個革命運動，是一個澈底的革命運動。這個革命運動是非常艱難，非常困苦，同志們必須在軍事上努力，把匪共剷除掉。軍事行動過去，又須在破壞了的農村上建設起來，要建立我們強有力組織，要建設以三民主義為中心的文化體系。總之，一切工作，不論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社會事業等等，都要我們去復興！同志們的責任有如泰山一樣重大！兄弟想拿八個字送給清鄉工作的同志們作為信條，便是：「竭智盡能，效忠共信。」希望大家指定一個目標工作，明瞭清鄉工作是共甘苦同患難的一個革命工作，不但有圖自己的前途，實在有關於國家民族的前途。

摘錄 李士羣「清鄉工作的展開」

德蘇戰爭之展開

德蘇戰爭本來也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德國已佔領歐洲大陸，但戰爭並不就此完了，這裏的問題就是，德國將如何確立其大陸的主體，以與英美的海洋對抗！在英美則爲如何覓取陸上的戰場，以保持與德國之接觸！這個答案便是德蘇戰爭。

就德國現在佔領歐洲的範圍，不足以言建設。歐洲是無可守的，如果是大陸與海洋優待，則佔優勢者毋寧是英美。在這一點上，德國要求加緊戰爭，乃更甚於英美。在英美，却可以有一個時期讓海洋與大陸分離，等到後來纔在陸上與德國決戰。如此，我們可以想像這次是德國攻蘇的主動成份，較多於英美使蘇聯抗德之成份。但德蘇戰爭一經開始，則英美援蘇乃分內事，因蘇聯已成爲英美對德戰爭之惟一陸上軍事據點之故。

由此可知戰爭就是素樸的打仗，封鎖與轟炸都只是補助，而在戰爭中建設，以此使戰爭成爲經常的東西，這種想像是到底難於存在。更由此可知德國此次對蘇要求，已非基於補助戰時建設之商務協定之類，而爲戰爭行爲本身之擴大，即要求蘇聯參加軸心作戰。此種要求不施之於對法，而施之於對蘇，是由於法國所能助德者在海上，不在陸上，而德國現在還要保留海上戰爭。德國與殘敗之法國談判尙能寬容，而對強大之蘇聯竟不惜決裂者以此。蘇聯可以讓步，但讓步有一定限度，蘇聯國勢究非羅馬尼亞可比，牠終於接受挑戰了。牠也不比南斯拉夫或希臘，南斯拉夫與希臘是事前得到英美撐腰纔出之一戰的，而蘇聯與英美的新結合則在對德戰爭開始之後。

德蘇戰爭是如此的開始了，牠將有怎樣的結果呢？又將有怎樣的影響呢？

德國可以戰勝，但將遭遇與波蘭戰爭以來不同之形勢。東線不見得有馬奇諾防線，紅軍的戰術力不見得強過英法聯軍，但因已往之經驗，紅軍或將採取迂迴作戰策略，以此避免主力之嚴重損失。蘇聯地域之廣大，於作戰上將仍爲一可注意之因素。由此可以想像德蘇戰爭將陷於長期，或竟延長到英美對德以蘇聯爲陸上決戰之戰場的時候。

日本此時將如何呢？牠不能進攻蘇聯，因爲陸軍在中國境內被牽掣着，又因爲海上要戒備美國，並且日本進攻蘇聯，無異是日美戰爭的信號，日本不能以對德蘇戰爭中立爲緩和對美關係之交換條件，毋寧是日美危機將因德蘇戰爭而更趨於嚴重。美國非通過日本不能援蘇，且此時日本又未能與德義之軍事行動結合，有此二點，美國將以爲此乃要求日本決定態度的時候。如果如此，則日美關係在短期間內將有相當的發展。

日本面此危機，只有從中國能得到援助。我們說過中日兩國軍事外交一致，現在已事到臨頭，我們希望中日雙方，尤其是日本方面，能深刻瞭解這幾句話的意義。德蘇戰爭將增加中日戰爭結束之困難，因爲這共衝突將因英美與蘇俄之雙方勸告而緩和，淪方與蘇聯將結成新關係，更因此新關係而挾英美重新估計淪方在世界戰爭中之地位。但此並不足慮，我們所應考慮者乃爲如何強化和平運動。日本對此重應下絕大決心，將和平運動區域之政治經濟主權完全交還國民政府，並切實協助國民政府建設國防軍。除與淪方相持前線地帶以外，所有鐵道航運及其他交通事業，一概交還，所有軍附屬機關之職權一概撤消；因爲非如此不能強化國民政府，因爲非有健全之國民政府不能結束東中日戰爭，不能幫助日本應付世界事變。日本現在不能膠着於中日戰爭，她要應付全世界，此理甚明。中日兩國有識有爲之士，當知此時此際正東亞之轉向關頭，短見與懦怯，貪小利而忘大謀，至此受現實之鞭撻，亟宜反省，亟宜斷然實踐和約。

中華民國三十年六月廿六日

德蘇戰爭與遠東

德蘇戰爭的爆發，本來是極自然的，而也是這次歐戰必有的階段，其爆發前與爆發後，歐戰的性質仍然是一貫的，並沒有什麼特殊的變化。所以我們對於德蘇戰爭，用不着爲之驚異，也更用不着對於歐戰有什麼好轉或逆轉的推想。

日耳曼民族在這次歐戰的企圖，是在造成歐陸的統一，亦即所謂歐洲新秩序的建立，及歐洲統一後，我們雖不敢說日耳曼人將不再爭雄於海上，但在目前則決不能有這種企圖。大概我們還能够記得，希特勒曾向英國提出和平條件，就是德國不影響英國海上的霸權，同時英國也不必干涉歐陸，這已顯然的指明了希特勒所要做的是什麼事。

蘇聯的國土在歐陸占有廣大的面積，英國則雖本土亦均在海上，依據前述日耳曼族志願，德蘇衝突確屬必不可免，而德英則可以不必有戰爭。可是，事實上德英戰爭實在德蘇戰爭之前，英國且成爲主要的交戰國家，其原因並不是德國的復仇，而是英國不願意坐視德國的強大，致形成臥榻之旁的威脅，遂思予以阻撓。德國雖一面抗英，一面仍依據預定的計劃前進，故在德英猛烈相拼之中，仍不能否認其有相當的妥協與和解的可能，而德蘇之間雖有不侵犯條約的存在，也終於不能幸免。

德國作戰的目的既爲造成歐陸的統一與獨霸，也就是在日耳曼民族領導下建設歐陸的新秩序，則我們對於其發展的判斷，當不外兩途：統一的成功，與統一的失敗了。若得成功，斯拉夫民族則將爲日耳曼民族所挫敗，或可造成蘇聯的革命與分裂。若歸失敗，則歐陸當在英蘇兩國之控制下，無論如何，蘇聯的勢力也必有相當的展拓。蘇聯勢力的發展與消滅，這對於遠東當有極大的影響。

在遠東角逐的列強勢力可分爲三部分，一部分是英美的資本主義勢力，一部分是蘇聯的赤化勢力，一部分則當爲日本的亞洲解放勢力了。蘇聯若因潰敗而歸於消滅，則遠東角逐勢力的三因子，將減少其一，而剩了兩因子的對立。若蘇聯的勢力因歐戰的結果而增強，則在遠東即使英美勢力退出，而其北面仍伏着莫大的隱憂。

無論如何，在德蘇作戰期間，蘇聯決無力來積極過問遠東，是很明白的。但是，我們仍不能因此而否認德蘇戰爭對於遠東目前局勢，沒有何等大的影響。

就重慶來說，他始終在那裏希望別處發生戰爭。荷印問題緊張，重慶就宣傳日本海軍大膽南下，太平洋戰爭即將爆發。德蘇戰爭既起，重慶又在宣傳日軍將進攻西伯利亞。日本執政者如果如重慶大公报記者那樣頭腦簡單，情報不靈，忽南忽北，那就簡直是把國事當作了兒戲！重慶，因自己已挨了打，所以總希望別人也到處打架，直接，間接可減輕自己的苦境，增加實現他們的ABC的機會。

德蘇戰爭對於日本的影響，有如日本報社論所述。在英美蘇有作某種聯盟之可能，而聯盟又未實現之時，日本是否應採取作戰的態度，促使聯盟實現，促使戰爭爆發，是很值得研究的。同時，因為德國有戰勝蘇聯之可能，而無結束戰爭之確期，德蘇戰爭必陷於長期戰爭，使日本在遠東的處境，無論就那一方面來看，都有孤立的趨向，這一處境，是否適於作戰，也是問題。過去，日本無北面後顧之憂，專心南進，德國亦着着向近東發展之時，美國尚時時以貿易與資源供給問題來挾制日本，現在德國既無向近東發展之趨向，蘇聯之作戰，又梗塞住日本對歐洲僅有之商路，日本於此，如何調整其貿易，推進其戰時經濟體制，減輕美國之壓力，亦頗足令人注意。以此，德蘇戰爭，將有可能使日本加強其自主，自動的國策，減少或延滯其牽入戰爭之機會，但也將促使他增加改進對外關係調整貿易的努力。日本的輿論，可以證明這一點。

至於英美兩國雖因德蘇戰爭之爆發，可相對的增加其在遠東發言的力量，似乎他們仍然沒有在遠東引致戰爭的必要。他們或將注視到西伯利亞是援蘇制日的適當前進根據地，也或者認為現在是敦促日本脫離軸心的適當的時候。

總之德蘇戰爭，並沒有使遠東局勢複雜，也沒有使遠東局勢緊張，反之，他或使遠東有關諸國多一反省與避免戰爭的機會，在這機會中，遠東是相對的平靜的。

中華民國三十年六月廿七日

日本信賴中國

中國所要求的是日本信賴中國。日本有識之士曾三番五次的說，中日和平是要互相信賴的，這話確是對的。但是我們固然不希望日本以戰勝國自居，然而日本到底是軍事勝利者。現在消海是受到日本控制了，中國許多省份被日本佔領了，日本目前要中國信賴日本，倒不如日本先信賴中國。換一句話，日本應該大大方方的給予中國以最好的和平條件，不特昭示中國，日本無滅亡中國之慮，并且也無控制中國之心。這種事實俱在，舉債必生，中日的百年大計，也可以立時大定。

摘錄 陳公博「怎樣才可使中日永久和平」

清鄉工作的支點

要清鄉工作成功，關鍵只在於日本的諒解。讓我們可以放手去幹，讓我們可以自行使主權，讓我們可以對得起中國老百姓，這就是諒解，也就是援助。

消滅颶風野應似的游擊隊，本來不難，難是在游擊隊所依存的颶風野應似的政治環境。中國是歷史上流寇最多的國家，因而也早已發明對付流寇的有効辦法。自從僧格林沁親王剿捻，兵隨匪流，大吃苦虧之後，乃有民團與調堡政策之確立。循此政策，我們現在來清除游擊隊，當無問題。只是當前的政治環境，猶未能解除老百姓對日本人的疑懼，猶未能使老百姓安居樂業，這在清鄉工作上，乃是比武力更需要放虛的問題。

如何使中日關係之現實不致損害老百姓的民族感情？如何使老百姓可以安居樂業？這兩件事做起來是相關的。

游擊隊為什麼這樣猖獗呢？重慶與赤匪並沒有了了不得的神通；我們倒是要想想，是否因為和平運動區域的現狀有「爲叢驅雀，爲淵驅魚」者在？

所以第一件事，在清鄉區域絕對不應有物資搬運限制這一類制度存在。不但是在農村，就是與此等農村毗連之城市與交通站，都應當取締這種障礙。如果江南內河航運與滬甯鐵路之現狀不改變，第一期清鄉區域內的農村經濟自由即爲虛語。此種事實有害於中國，亦無益於日本。日人今中大層最近在改造雜誌發表一文，指出滿洲國及華北之農村貨幣膨脹，由於經濟統制之現狀爲搜括農村物資而又阻礙城市工業品與農村物資之對流，如此造成之農村貨幣膨脹現象，實爲農村經濟之再生產行程正由停滯而瀕於

中斷之危險信號。對於此種事實的軟弱，中日有識人士正應三思。

第二件事，是滿洲區域絕對不應有日軍附屬機關之存在。游擊隊一經驅逐出境，日軍與我方正規軍即應他調，即在與游擊隊作戰期間，日軍之合作有其需要，而日軍之附屬機關則根本不必有。此種附屬機關可以按照其任務分爲兩類，一類是供應日軍本身之日常需要，一類是維持地方秩序；我們所指的，特別是後者。在這上頭，只是誠意的問題，不是什麼事實的問題。有誠意，則交還主權正所以達到治安之確立，無誠意，則所謂倭治安確立後始能交還主權，治安確立之解釋乃莫衷一是。

以上兩件事做得好，游擊隊可以肅清，做得不好，游擊隊是打不光的。游擊隊之所以能與正規軍抗衡，是因為有人民與之結合，所以肅清游擊隊的最好對策，是使民與匪戰；民團就是民與匪戰的表現。要人民與游擊隊分離，只有使人民與國家結合，我們要拿得出一個獨立自由的中國，纔能使中國人民捨彼就此，而獨立自由的中國則取證於對日關係之嚴正。

中華民國三十年六月念八日。

向前邁進

主席東訪日本，全程完畢，業於前日返京。

主席在日本時節，雖值德蘇戰爭爆發前後，日本朝野皆在極度不安與審密協議中，但日本朝野仍然依照預定程序，予主席以歡迎，並且主席與日本當局也分別的對中國問題，予以詳密檢討。主席與近衛首相之共同聲明，表示中日兩方對於建樹遠東新秩序的決心，表示日本政府援助國民政府，使國民政府日趨強化的信念與決意。周副院長與日當局商定之三萬萬元借款，更是日本決心援助國民政府的具體表現。

德蘇戰爭之爆發，使世界局勢有相當的轉變，無論戰爭之結局是德勝，蘇勝，這是長期保持，國際局勢都使日本更應認清強化國民政府，是日本處理中日事變的惟一途徑。他不能有別的變動，環境與日本政府的國策與威信，都不許可他這樣。

在中國方面，也是一樣。我們已受了四年的戰爭慘禍，我們沒有理由再加入別人的戰爭。我們只有一方面強化我們的政府，一方面改善我們的民生。

主席曾說過，去年是商訂條約年，今年是實行條約年，這是對對外而言。從對內方面來看，去年是組府還都年，今年是強化國府年，換句話說，也是國民政府在人民眼前表現其能為國為民謀利益的一年。

這工作是繁重的，但是我們深信主席回京之後，這一切必然逐步見之實行。

據近日日方報紙所載，最近國府施政的四大項目，是：

一、華北與武漢地方對中央關係之改進。

二、華中各合辦事業之調整。

三、華中民生問題之改善。

四、清鄉工作之推進。

清鄉工作，現已在實施之中，各地熱烈的宣傳，指明人民對於清鄉之誠懇希望。在目前事變持續中，同時為建國起見，我們覺得清鄉工作應注意到自主性與徹底性兩者，本報社論前已論及，茲不贅言，對於民生問題之改善，則內容相當複雜，除與治安問題有關者外，大部是與物資統制問題有關的。現在日軍所行物資統制，除供給人民需要外，目的有三：一為保障對日輸出與在華日工業之原料供給以及外匯之取得，二為支持軍票之價格與流通，三為對重慶之封鎖。在這三種目的中，我們深信有不少應予改革的地方，有按照中日條約交由中國當局自行統制的必要，這是表示國民政府有統治力給人民看的最重要的措施。但在將物資統制移交中國管轄之時，我們覺得難因與日軍合作，可是還應避免多聘顧問的辦法，這是退兩步進一步的行動，人民對之仍然要發生懷疑的。

對於華中合辦事業，日本方面也承認有若干是急就章。在調整合辦事業時，不能不分彼此，一率承認其存在之合法。我們應先根據中國之國策，歷史等等，予以原則的規定，何者應予取消，即應予取消，否則亦應縮短或規定其特許營業年限。此後，對於中國現物出資部份，即應聘定專家，公平的予以改估，中日雙方資本比例，按條約規定，事業的經營，亦應多用中國人士，這方是平等的合作。至於軍管理工廠，應一律迅速予以發還，是日軍也同意的，我們不應僅以若干小工廠之發還為滿足。在原主不肯出面接受工廠時，工商部應選為其代表，向日軍手中接還，然後招誘商股改組公司租賃經營，以免機器之擱置，生產財之浪費。

至於華北與武漢問題，我們深信這不是形式的問題，問題只在政府的法令與指揮，是否可以實質的達到這兩處地方。就中國而言，奉正朔式的統一，等於不統一；在日本方面，亦應確認中日條約暨承認華北有特殊化的必要，但是華北的特殊化僅限於某幾問題，而且特殊化也不能各方面皆使華北成為半獨立國，華北武漢地方現狀之繼續存在，只有使中國人民對於日本援助，強化國民政府的宣言，發生是否有誠意的根本懷疑。

過去，我們習聞原則的聲述，而未見具體事實之長足表現。此次 主席東遊，我們又聞及許多概括的政策聲明，不過，我們相信這一次日本方面的聲明，是有具體事實作後盾的。主席回京之後，許多具體強化國民政府的事實，必將逐步實現。可無疑義。因我們脈聞空洞無內容，無現實性的原則的聲明，故於 主席回京後之具體事實之表現，多寄企望，略予論列。

最後我們希望中國人民，努力向強化國民政府之途勇敢邁進，大家不要忘记今年是和平事實表現年！

中華民國三十年六月卅日

國民政府的國際承認問題

德蘇戰爭指出世界新舊秩序之爭正向斷然的決絕的途徑前進，所有交戰國，不是站在英美那一邊，就是站在軸心國這一邊，所有中立國，也正在急激的跌入這一邊或那一邊。德蘇戰爭是軸心國對英美戰爭的一個部份，如此，所以有人想像軸心對英美的戰爭將因反共十字軍而移轉，不過是幻覺而已。日本現正保持中立，但這不是說對軸心游離，證以過去日本對德英戰爭不介入，而同時進行三國軍事同盟之簽訂，可知行動的步驟與技術問題是一件事，而行動的方向則又是一件事。但中立的餘裕正隨外界的戰爭進行而日趨消失，在德蘇戰爭以前與德蘇戰爭以後，日本的處世需要更慎重，也正在走近作最後決定的邊沿。

軸心與英美的兩大對壘，正在因德蘇戰爭而擴大，而集合歸隊，而各自體認其共同之命運，所有中立國家亦不能不分據此兩大對壘中之或之一命運。這不是由於什麼理念，而是戰爭的現實。德蘇戰爭已使英美雖然於海洋與大陸隔障之戰爭現狀只是過渡時期的東西，而把德蘇戰爭與德英戰爭看作海陸戰爭的配合來應付。軸心國方面亦因德蘇戰爭而瞭然於建設歐洲新秩序與建設東亞新秩序之爲不可分。由於戰爭的此種現實，無論那一邊的集團，其盟國間的義務，約束，與責任，都在日趨於緊密，強化，與明瞭，且以此推而至於中立國。美國的凍結這一國的資金，解凍那一國的資金凍結，與宣佈這裏是施行中立法地帶，那裏是非施行中立法地帶，斬釘截鐵，幹得真是恩怨分明，甚至對於那些別無野心僅求置身局外以冀苟全的諸小國，都絕不含糊。軸心國方面，在這次德蘇戰爭中，也幾乎是拿一種紀律的嚴峻，要求諸中立國以行動表現態度，不但義大利，連芬蘭，匈牙利這類國家都被列入戰鬥的隊伍。此種趨勢，自

不僅限於歐洲，即對東亞亦然。

中日戰爭與歐戰之隔離已因德蘇戰爭而溝通，中國分担東亞新秩序之建設已須同時考慮與建設歐洲新秩序之關係。而中日關係與軸心對英美關係之關係亦已使英美與軸心雙方作更現實的考慮。其在英美方面，正企圖使中日戰爭與德蘇戰爭配合，如此可以使已趨枯竭之重慶稍稍活躍，如果美國一旦對日挑釁，發生戰爭行為，則更將把蘇俄與重慶的軍事行動打成一片，而以之爲英美對軸心陸上戰爭之一整然的據點。其在軸心方面，則在設計以中日合作爲日德義合作之強化關鍵，而把中日合作看得比芬蘭，匈牙利等國之與德國合作，要重要到無數倍，因爲如果沒有中日合作，德義將不能取得日本的完滿合作。如此，可以推斷軸心對中國將作某種事實的表示，此種表示，就其歷程來說，在目前最可能的將是德義的承認國民政府，而且將不止是德義兩國而已。

我們和平運動者絕不期望世界戰爭，正相反，我們是努力於隔絕戰禍，如此可以使中日戰爭的結束不至於更複雜。但我們也絕不迴避現實；如果不能防止環境之複雜化，我們就只有講求對複雜環境的應付。凡以平等待我之國家，不論其屬於何方，我們均願與之爲友。蓋文明國應盡之義務，享文明國應享之權利。我們對於國民政府的國際承認問題，態度與抱負是如此。無論環境如何變化，我們的應付有一不變的原則，即與中國有利亦於他國有利者，我們必樂爲之，於他國有利而於中國有害者，我們必不願爲。國際對中國有其要求，中國對國際亦有其要求，我們的努力是應付環境的變化而不至於被環境的變化所淹沒，所沖溢以去。所以我們並不畏懼現實。世界戰爭正在要求擴大，是現實，而要求中日和平，及與平等待我之國家相安爲友，得以休養生息，則是我們努力的主旨。

中華民國三十年七月一日

清鄉工作正式開始

清鄉工作已於七月一日起正式開始，我們希望大家都要明白這件事的意義，日本方面，中國自己方面，一般工作人員，以及一般人民，都要明白這是中日合作誠意的體現，也是中國的自救之道。

對於日本人，我們要說的是，我們是以破釜沉舟的決心來幹清鄉工作的，因而我們是什麼都求認真，不許可有一點苟且，有一點含糊。日本說要強化國民政府，對中國的獨立自主抱有誠意，我們就認定這句說話，拿出最大的勇氣來幹清鄉工作，同時要求日本以事實與行動證實其信義。如果清鄉工作失敗，就是中日合作失敗。我們必去發中國人的一般弱點，如講面子而不講實際，滿足於歸還主權的名義而隱忍損失主權的實際，凡此以往所不能盡免者，在清鄉工作上而必予以極嚴格的名實要核。我們要把握的是實物，不是追逐影子，我們說過的話一定算數，日本方面說過的話也非一定算數不可。重慶方面，英美方面，侮蔑我們是做日本的工具，我們要拿事實打破他們的這種侮蔑，如果日本方面也有人以為是可以拿我們做工具，我們亦必以事實打破此等人的錯覺。中日兩國的國策既定，誠意既立，無論中國人方面，日本人方面，有破壞此國策，歪曲此誠意者，都是我們的敵人。中國人中的抗日分子，漢奸分子，日本人中的對華侵略主義者，都是清鄉工作的對象，要從中國的地面上清除出去的。

日本人當能瞭解，如果以我們這樣的誠意還受了欺騙，那麼，今後至少有二十年，將不會有一個真正的中國人再來和日本人試做朋友。清鄉工作就是戰鬥，我們是中華民族的鬥士，我們只有勝利或者失敗，但決不合糊到連自己都弄明其妙究竟是勝利或是失敗。清鄉工作是綜合的行動，有軍事，有政治，有經濟，有文化，因而和日本人的合作也極為複雜，所以我們非牢牢把定主意不可，日本人非深刻瞭解

我們的此種誠意與決心不可。

現在我們缺乏的不是親善，而是嚴正。日本多講求親善，中國多講求嚴正，這是和平運動成功的基礎，也是清鄉工作成功的前提。必須對日本嚴正，我們纔有理由要求一般人民與日本親善。必須對日本嚴正，我們對一般人民說話纔能理直氣壯。這是我們對日本人要說的話，也是我們對清鄉工作人員要說的話。

我們對一般人民要說的話是，我們願意接受你們對於中日關係的監督，而以此要求你們擁護清鄉工作，支持清鄉工作。清鄉工作果然可以是中華民族的自救工作，也可以是侵略主義的工具；如果我們做得不好，成了侵略主義的工具，我們願受民族的最嚴厲懲罰，那就是清鄉工作之悲慘的失敗，和平運動之悲慘的失敗。我們卻是要儘好的去幹，要使清鄉工作成為中華民族的自救工作，本於這種誠意，我們要求一般人民與我們共同應付環境，克服困難。清鄉工作是要大家來幹纔能幹得通的，如果我們幹得不好，對日本不夠嚴正，對自己不夠認真，不能整飭軍風紀，一切玩忽從事，這是我們對不起一般人民；如果一般人民只是站在旁邊，坐視我們對日本爭持主權，坐視我們收拾戰敗局面的困難，坐視我們孤忠奮鬥而至於敗北，則是一般人民對不起國家。所以我們有我們的責任，一般人民有一般人民的責任。

現在我們要做的是農民還鄉運動。地方上的紳士與勞動者流亡在外邊的，要使他们回來。我們的工作，便是要造成農民可以還鄉的環境。我們所要求於國人的合作，則是清鄉區的人民斷絕與游擊隊的關係，與在清鄉區以外的資本與勞動力流返清鄉區。現在清鄉工作已經正式開始了，各人都要認定自己的崗位，互相勉勵，互相督責，一齊工作，向前邁進，成功是大家的，失敗也是大家的，有此決心，清鄉工作一定可以成功，和平運動一定可以成功。

中華民國三十年七月二日

應有的風度

日前本報社論曾就德蘇戰爭推測德義等國且將承認國民政府，今則承認文告已見之於官報，我們對於此等國家之友誼舉措，表示甚深之欽感。國府還都之後，重慶已淪為地方政權，而有等國家，因其私慾與短見，仍保持對重慶之關係，是為要重慶而不要中國，這在我們，倒是不屑屑於此，因為一國的中央政府，苟有其被承認之資格，則取得承認與否，僅為友誼上的問題，而非利害上的問題，因為兩國的關係因承認問題而起之得失，並不只是單方面的。以此，還都以來，我們只是把承認問題看作國府強化的結果，而未曾把承認問題看作強化國府的手段。我們的努力，固在彼不在此。國民政府是對中華民國負責的，其對國際之態度，與外國政府之關係，一切以此為根據。我們對於英美，對於軸心國，為恩為怨，各有其分寸，甚至在某種場合，於為怨者不能不有所容忍，於為恩者不能不處以冷靜，總之國家不比個人，不能因激於恩怨而忘身。就眼前來說，我們對於各國的恩怨是一回事，對於各國所參預的世界戰爭的是非曲直則是另一件事。我們願與平等待我之任何方面國家為友，而努力於隔絕戰禍，乃是不變的宗旨。如此，我們於感謝德義等國承認國府之餘，我們表示，國民政府將因此而彌自勉勵，在國際上養文明國應盡之義務，而享文明國應享之權利。中國必致力於其自身之安定，而以此答謝諸與國之好意。

此外，我們尚有為國人告者，我們尋求與國之目的，為對外和平相處，對內休養生息。兩年以前，我們已揭發尋求與國，反對捲入所謂國際民主國家陣線，以他人之恩怨為恩怨，但同時我們並不承認我們是以義義路線對抗有等人的英美路線，因為講到路線，我們只可以說是我們有我們的中國路線。兩年

以後的今天，德義等國已承認國府，與中國發生正常關係，成爲與國，可是我們仍然不以那一國的路線爲路線，因爲我們有我們的尊嚴的中華民國。

對於和平運動同志，我們要說的話是，大家千萬不要因爲國府得到德義等國的承認而自滿。卻是應當反省，究竟是因爲國府強化了而取得承認的呢，還是僅僅因爲德蘇戰爭的形勢的驅使而取得承認的？而且要明白德義等國承認國府，不過是恢復正常的國交而已，諸如恢復通商關係，現在因爲世界戰爭的緣故，還是有着許多困難。國民政府現在仍須自強圖存。能够自強圖存，則國際將不能再如今日以前之忽視中國自身之地位，列強將不能只是爲了日本的緣故而拒絕承認我們，或者承認我們。主持外交與宣傳工作的同志，尤應明白這都以來一貫之對外政策，即尋求與國而非尋求敵國的政策，已因德義等國承認國府而證實其爲正確，可不是因爲有了德義等國的承認，就以爲有了與國，可以去尋求敵國了。

中華民國三十年七月三日

口號的毀滅

此次歐戰爆發前後，毀滅掉了兩種口號，一種是反法西斯主義，一種是反共產主義。兩種口號第一次的毀滅，使人感到政治家的權術，兩口號再重新被人採用，更使人感到權術是政治的基本要義，除掉自國的利益以外，政治家的口號的價值，是要大打折扣的。

歐戰爆發之前，德國的反共，蘇聯的反法西斯，是當時最時髦的東西，兩國也以此作為劃分友國與可能敵國的鴻溝，西班牙內戰，是這兩種口號對立的極點，西班牙內戰之結束，也可看作這兩口號鬥爭之第一次結果。

英法在這時候，就德蘇兩國的分類，是站在兩者之間的，或者英法也曾自命為民主陣線。

慕尼黑會議之後，歐戰已無法避免，英法為組成包圍德國的陣線，開始倡導什麼民主或反侵略陣線，於是半獨裁的波蘭與羅馬尼亞是在民主陣線之中，獨裁國家的蘇聯也是英法爭取友誼合作的對象。蘇聯的反法西斯口號與「民主」之間，有一時期，曾經有過等號。

但是，戰爭的便利，把這多年對立的口號，一齊予以毀滅。反共的德國，與反法西斯的蘇聯攜手，訂立了互不侵犯條約。世界上民主陣線的戰戰兢兢，一時因這百八十度的轉變，弄得頭昏眼花。

反法西斯，反侵略的蘇聯，也踏上侵略的大道。波蘭被瓜分，波羅的海三小國，先被保護，終被吞併。紅軍在芬蘭的境內，大作其解放戰爭。無祖國之工人之邦的蘇聯。也出而收復失地，事之滑稽，實無前例。

德國的反共，也暫時擱置，德國的戰時經濟，如果你願用這古老的分類來分類，是更實際的共產主

義。

法國打敗了，民主取消，貝當建立的，是接近法西斯的政治經濟體制。英國戰時經濟體制，統制加廉，民主的氣息，逐漸稀薄，法西斯與共產主義兩者特點，日日增加。在參戰邊緣上的美國，也正如英國相同。

但是，歷史又有新的演出。德蘇戰爭之爆發，使德蘇各自又作一次百八十度的轉變，又各自拿出那已有些陳舊的口號來。

德國的反共，使他在歐洲組成許多參戰國家，志願軍之徵募，大有類於討共十字軍。蘇聯詛咒法西斯暴徒的字句，又恢復了兩年前的流行性，邱吉爾因蘇聯之應戰，而取消了他的反共見解，羅斯福也撤消了他對共產主義與無產階級獨裁的譴責。「民主陣線」的迷夢，又上了舞台。重慶派的宣傳家，先應用郭泰祺的A B C陣線，現在因蘇聯又與德國開戰，或又可變成G E C子陣線了吧！

總之，這次歐戰，已將政治家們用的漂亮口號，潰滅無遺。舊口號即使再被拾起，也必然喪失了他的吸引力，以及他的是非標準。現在是戰時，戰爭行動是赤裸裸的行動，戰時的口號，過於文雅了，反使人摸不清戰爭的目的。

中華民國三十年七月四日

戰爭的開端與結束

四年前的今天，是中日戰爭的開始；打了四年，現在應當是打出了辦法，來結束戰爭了。日本繼續炸彈重壓，只是多殺傷中國老百姓，結束戰爭的辦法自然不是這個。

我們已經有了中日和約，而且 主席這次訪日，又商定了若干具體的辦法，事情是大有希望了。只是日本人當中，還有許多不明白道理的，中國人當中，還有許多不爭氣的，我們要加以鞭撻，使之知道和平運動是何等嚴肅的。

本多大使是中國人的朋友，他在京都的演說與在東京的奔走，做得不錯。照理，一年以來日本在中國定了許多行不通的辦法，諸如強化經濟統制之類，距離戰爭的結束愈走愈遠的，由於一年以來之現實的無情的教訓，應當可以省悟了，而 主席訪日之行之所以獲得某種成就，亦不能不說是日本方面已漸漸有此省悟。但日本方面正還有不少人在努力從一條不通的路轉到另一條不通的路去，以錯誤來糾正錯誤。這種人近來在日本的報章雜誌上寫文章，批評日本現行對華政策的錯誤，說是日本應當學英美美的買辦政策。就是說，日本應當假手中國人來控制中國人，由控制中國社會轉到控制中國政治機構，強化國民政府而同時強化對國民政府的控制。這種人是根本不解戰爭了四年的教訓，根本不解中國現在還有抗戰的部份存在，也根本不解買辦政策的行使環境非所以語於現在。中國人的想法很直截了當，如果一樣的是買辦政策，為什麼又要捨棄英美美來遷就日本？日本是說過拿中國當朋友看待，不拿中國做她的支配對像的。所以在那裏鼓吹英美的買辦政策的日本人，是可恥的，而且也愚蠢，因為這些人不知道英美在中國奠定買辦政策，是化了一百年左右的光陰，而且是在相當穩定的環境中穩慢慢做成功的。

可是現在，日本的困難是在結束中日戰爭，如果這些人的錯誤意見居然被採納，做了出來，也只能是軍管理加上買辦政策，越來越混亂，越來越損傷兩國人民的感情而已。敗壞中日兩國大局的，就是這等人。

中國方面，應當檢討的是，和平運動者對抗日分子的鬥爭是够有勁了，可是對於媚日分子的鬥爭不足。親日不是抗日，更不是媚日。不打倒媚日分子，抗戰分子是打不倒的。我們現在不是說要強化國民政府，建立中心勢力嗎？政府的強化，只有以國家地位的強化為其背景，如果日本只是尊重國民政府，不見得就是尊重中國的獨立自由，卻是一定要尊重中國的獨立自由，國民政府自然可以強化。說到建立中心勢力，並不是靠厲行獨裁政治可以做到，卻是要靠和平運動的陣營下一番整飭的工夫，把抗日分子，媚日分子，統統清除出去。

我覺得現在中國人與日本之間，顧忌是在一天比一天多起來，而且有等人還有這樣的觀念，以為總是中國向日本要求道，要求那，而日本則成了施捨者，求人者常畏人，被求於人者常驕人，這種觀念發展下去，是會使和平運動破產的。其實和平是雙方的事，中國有求於日本，日本亦有求於中國，無所用其畏與驕，亦無所用其顧忌。經過四年的戰爭，雙方應當拿出素樸的態度來。中國是戰敗國，可是並未征服，這個界限如果分不清楚，則四年的戰爭等於白打，沒有一點進步。想起七七紀念日，想起四年的戰爭所加於雙方的禍害，想起中日兩國在世界戰爭的環境中的來日大難，要趕快結束戰爭，就應當尋求可以結束戰爭的辦法做去，不要向着相反的路子走。

中華民國三十年七月七日

外交常識

我們的民族是一個重感情的民族，然而往往不知利害，對日抗戰是如此，即是現在從事和平運動的阿志當中也有犯這種幼稚病的。舉例來說，過去我們反對所謂陣線，不相信這次的世界戰爭會是什麼主義的戰爭；然而罵倒了民主陣線之後，却又有人在那裏高喊國際反共十字軍，這豈不是自己也跌進了陣線的窠臼嗎？我們果然反共，可是豈能規定得明明白白，「不因此影響對蘇邦交」，去年還都宣言也說「同時對於一切友邦亦本此和平外交之方針，以諸信修睦」，此種國策，固至今未變。現在德義等國已與我們恢復邦交，承認手續之後，再加以努力，將來還可以有某種具體協定，如通商協定，中立協定，親善協定之類，以增進關係。但在目前，還剛剛做到了承認，就來說中國願意做反蘇的一員，與德義等國共同努力於世界新秩序之建設，這卻未免走得過遠了。

這種地方，我們倒是應當學習日本。日本是對於德蘇戰爭至今處以鎮靜。御前會議之決定，據近衛首相之廣播，與松岡外相之說明為：「日本不問局勢之如何演變，必遵循其自身之國策，而不願盲從他國行事。」外務省主持之外交評論雜誌，對此更作明白之界說，謂「日本願同時尊重日德義同盟條約及日蘇中立條約，俾可集中注意力於東亞新秩序而阻止歐戰延及太平洋。」日本人的這種謀國之忠，及其對友敵難度的分寸，真是值得我們欽佩的。我說我們應當學習日本，就在這些地方，不幸現在有些人是只知道聽從日本，而不知道學習日本。

所以如此，是因為我們當中有些人的根性不佳，而又昧於外交常識。現在我們與日本是做了友邦，與德義等國也做了友邦；而對於日本，我們尚有軍事外交一致的談話。但這都不是說，我們躍躍欲試，

要去參加世界戰爭了。現在正有許多例子供我們參攷，笨人也可以明白過來的。英美是與國，但至今不是同盟國，日德義是同盟國，但至今軍事外交只是行動的方向一致，並非行動的步驟一致。所謂一致，不過是互相補充，可不是捨己從人。一個國家，捨己從人是不好的。

中國努力於安定自己，就是分坦東亞新秩序之建設，至於歐洲新秩序之建設，我們對之抱何態度，現在還談不到。主席的訓示「以不變應萬變」，所謂不變者，就是發電與還都宣言的尋求與國而非尋求敵國的原則。中國現在仍在存亡關頭，權衡尚未到手，而修談肉糜，這是貽重慶之覆轍。重慶不顧中國，而為國際奮鬥，我們豈非加以百校中斥嗎？如此，我們在為另一國際而奮鬥之際，也該首先顧到中國自身。因為在中國人看來，中國的存亡乃是高於一切的。

中華民國三十年七月八日

領導問題

國民黨的同志，不必在文字上，口頭上爭領導，應該實際上負着責任在做，以做成政治的重心。黨外人士，也不必怕領導兩個字，無論任何黨派，只要力是能引領中國的政治，中國國民黨是甘心從他的領導的。

摘錄 周佛海「中國國民黨過去的功罪與今後的地位」

美海軍在冰島登陸

七月七日美國海軍已在冰島登陸，接替自開戰以來佔領冰島的英國海軍。冰島本屬於丹麥，自戰後英海軍登陸以後，冰島與丹麥的關係，即陷於事實上的斷絕，本年春間，冰島政府更正式宣布再不擁戴丹麥王室，事實上成為獨立的政府。羅斯福在致國會咨文中，曾指出他已與冰島總理商協妥當，美海軍登陸，並不干預冰島的內政，冰島仍是獨立的主權國家。

自美國聲明將格陵蘭置於自己保護之下以後，由於佔領冰島，美國軍事根據地的擴張，又前進一步，據羅氏咨文說，美海軍之佔領冰島，純粹為防止這一可作為進攻西半球的根據地，為德軍所佔領。德國如佔領冰島，即可威脅格陵蘭，及北美海岸與島嶼，更將威脅北大西洋的全個航運，特別是由美至英的航線。

美國佔領冰島的事，本早在意料之中。不過，在現在，確又有些別的意思。

英國對美抗路，可以連續的得到陸上空軍的掩護的，只有經由冰島，沿格陵蘭南下一路。德國在北大西洋的潛艇與襲擊活動最激烈的區域，就在這一航線上。俾斯麥號擊沉美戰艦胡得號的戰場，也在這裏。戰爭一行爆發，英國鑑於上次歐戰的苦痛，就毅然將冰島予以佔領。可是英國的海軍要用於各處，空軍又需應付本國的空戰，因此，英國雖能佔領冰島，而不能充分利用冰島的地理便利。

英國商船的損失，逐漸因德國之海上與海下艦艇與空中飛機之活躍而日趨嚴重，英國能否繼續作戰，就純粹要看美國援英的物資，能否到達英國，美國能否補充英國商船的損失與美國能否幫助英國維持抗路。

美國造船能力久已證明不能補充英國商船損失的一半。羅斯福的沒收德義丹三國船隻的辦法，也無濟於事。美國惟一可能的作爲，便是設法助英維持航路了。

對於這一問題，美國國內的輿論，久已爭論紛紛。主張美國軍艦護航的人，自受美恐率入戰爭的心理的影響，而不能實行，於是羅斯福的智囊團，發明了擴大美國海軍巡邏範圍的辦法，以保障羅斯福所謂美國傳統的海上自由政策。於是，美國領海先行擴張，美國海軍的巡邏範圍，也就隨意的擴張。可是因美國還不預備參戰，美國海軍偵察所得，只能報告與英國海空軍，這樣，美國海軍實際在大西洋中成爲英國的輔助艦隊。到現在止，美國這種行動，未能使英國商船被擊沉數目，減少下去。

在美國，自始至終有一部份專家着眼於空軍的新威力，他們主張最新式的護航，是應當利用空軍的。所以，他們計劃以美國與加拿大東岸及海上島嶼的空軍根據地，與格陵蘭及冰島連絡起來，構成一中飛行場，利用飛機在空中的偵察與轟炸，驅除敵性的艦艇，以保持一條海上毫無危險的甬道。這一派意見，累見於美國出版物上。

美國保護格陵蘭，即是這一計劃的實行之始，現在代替美國佔領冰島，更表明美國已確切的承擔前述之任務，並且已把自己的責任範圍，擴及於英國的本土了。

自此，我們對於英美交通警衛問題，應即認爲美國已承諾負全部責任，英國海軍將在這一地帶中解放一大部分來以應付別的戰爭。再者冰島本身的位置使我們想像到美國正逐步在北大西洋伸展其手臂，最後或許會計劃到利用北冰洋以與蘇聯連絡，解放出來的英國海軍，自然更應担负這一計劃的先鋒的責任，那時，我們就可看歐戰的新形勢了。

中華民國三十年七月九日

日本的謹慎與準備

德蘇戰爭，在日本是歷久已知，其終於不可避免，但是戰爭爆發之後，雖使日本舉國入於更惶遽緊張的狀態。政府與御前會議連開數次，方有近衛首相的廣播與松岡外相的談話。此後，御前與政府會議，更行頻繁，惟結果則多未公佈。民間輿論，更形緊張，南進仰北進，同時在討論之列，戰時的準備，亦時有準備萬一的報道。世人只注意到日本之對德蘇戰爭之無積極反應，而遽認為日本已入於莫知所措之境，專以爲速東和平，可以保持，若干美籍人士且公然唱論，謂日本目下最可能的舉動，是向法屬越南作進一步的行動。

其實，這種觀察，都是表面的，皮相的，他們並沒有注意到日本在沉默之中，是另有決心的，另有所準備的，這一準備在成熟之時，究竟要有什麼新的表現，現在是不能預斷。

近衛首相說，他不相信德蘇戰爭會發展到亞洲，這是說德國之進攻，不見得能越過烏拉山，同時，近衛亦不相信史太林政權會因德蘇戰爭而傾覆，這些，都表明日本對於德蘇戰爭結局之預測。在另一方面，近衛首相也特別對於日美關係，聲明無不可和解之事，以確定美國。

松岡則聲明日本對於三國同盟與日蘇中立協定，皆予尊重，同時，並特別指明日本對於德蘇戰爭之後的國際局勢之應付，是「謹慎與準備」。「謹慎與準備」兩詞，是饒有發展意味的。

日本的謹慎，在過去幾週中，已可充分的看出，日本當局對各國的態度，並無任何刺激之處，並且行動方面，也似乎都盡量避免有明顯的意義。至於日本的準備，則更是將來時局發展的關鍵，我們不能輕易的將其忽略了。可惜關於這一方面，消息太少且過於瑣碎，不過，我們仍願就現在所公開知道的幾點，

略予指出。

日本本土外之軍事將領更動，不必然沒有意義的。板垣由華中軍參謀長調任駐朝鮮軍司令後，宮澤由華南軍司令調任華中軍參謀長，岡村曾次任華北軍司令，都表示在現階段當中，日本有革新軍事佈置的決心與準備，日本在亞洲大陸方面的軍事配備與注意點，似暫時注重在滿洲國與朝鮮及華北，板垣任朝鮮司令官，就表示日本已爲這佔居中地位的朝鮮，任命一個有多年作戰經驗的軍官。

就另一方面來看，我們着重於日本海運界船隻之改配。軍部曾徵用幾艘日本最優秀的五千噸級的貨船，固然引起各方面的揣測，不過，世人還忽略了另一種似是應付環境的措施。自歐戰加劇以來，日本海運，即縮短歐洲航程，近來據傳開運回非洲，紅海，波斯灣，與印度西岸的航線，也以貨運清閒的理由而行縮短。同時，日本與馬尼刺以及美國的船隻，也有不少減縮班次，抽調他去的。我們相信貨運清閒，華北運輸繁忙，可以是正當的理由，可是，我們也不應忽視了日本現在的海運措施，一方面有預防戰爭，一方面有應付戰爭的意味。

至於國內方面，小倉氏之主張加增人民的賦稅，改善倚賴公債之政策，農相之公佈行將加強糧食消費與生產之統制，都表示日本已逐漸多多採用英德的戰時經濟財政政策。

總之，日本目前的準備，是積極的戰時意味的，這是我們不應忽視的，自然，許久以來，日本即高唱建設高度國防國家。

就亞洲北部而言，發動權是在日本手中，就對南太平洋而言，目前的形勢已暗示出攻勢似在英美手中。艾登對於遠東局勢一再發強硬的言論，毫無妥協的意味，美國以及菲律賓最近的戰時準備與對日本的態度，都表示他們似不欲採主動的妥協政策。最近克萊琪與格魯在東京的活動，我們深信就是英美的攻勢的一部份。日本自不能不對這種攻勢予以應付，予以準備。

局勢是明顯的，日本現在既謹慎，又在積極的準備，這種準備，也許使人有這種錯覺，如一般人那樣過敏的認為日本將單純的南進或北進，可是，我們應知道，無論如何，日本應對於兩者同時有所準備，因為兩者是以分得開的。

中華民國三十年七月十日

清鄉的成敗

要是清鄉一旦失敗，和平運動將如何呢？這是不用多說的，清鄉的失敗，也是和平運動的失敗。我們一定要將這一點來警惕自己，擺脫自己，把精神團結起來，一致去工作。我們要知道現在我們有兩種責任，一種是對重慶鬥爭的，因為他們不覺悟，我們才打「局部的和」做起，拿出來實來，爭取民衆；另一層是為了逃亡的農村，為了國家民族，和平運動者一定要担負起艱苦的工作去幹。兄弟對這次清鄉是在自信和把握的，但是它的成功，全靠諸同志和全國同胞共同努力的，我以十二萬分的熱忱盼望！

摘錄 李士羣「清鄉工作的展開」

經濟交涉的重點主義

現在和日本調整邦交，頂重要的，一個是政治的統一問題，又一個是經濟的統一問題。這裏專就後一問題來說。

在中國方面，關於現實的經濟問題的討論，很少見到。是因為顧忌呢，還是因為無知？我看是兩者都有。日本的報章雜誌上，却有關於這問題的許多意見與資料，這問題本來是可以談，而且應當談的。日本有日本的打算，中國有中國的打算，我們要知道，並且尋求一個兩利的辦法。

日方在華經濟活動，已有過一次修正，現在又在進行作第二次的修正。最先，完全是軍管理，談不到關於產業的計劃，也有只是一種在佔領地的徵發。這不但浪費，連日本商人要投資也不得其門。去年六月之後，來了第一次修正：一方面強化經濟統制，並且擴大統制的產業範圍；另一方面，由日本軍方面把這種產業委托日本商人經營。至此，其經濟活動已與日本在華派遣軍自身的需要及目的逐漸脫離，而以作為日本帝國的經濟體系的一個部份，來處理在華經濟，而經濟行為乃逐漸呈現其自身的範疇與規律。

現在是開始作第二次修正，這次修正的特點是，不但由軍管理移轉而為日人經營，並且願意劃出一部份產業與中國合資經營，以及另一部份產業的交還中國自理。此外，還重新配置產業的經營重點。所以如此，是因為日本需要運用中國的資本，以彌補其投資力的短絀，又因為太平洋危機的迫近，日本國外貿易關係起了根本的變動，這不但使日本國內的產業要來一個「再編成」，滿洲的產業，中國的產業，在其與日本的配合上，也要隨之而來一個「再編成」。日方所說的另行建立產業重點主義與緩和統

制，就是這個意思。

與此直接有關的，是日本的對華貨幣政策。去年下半年起，軍票大漲，和英美匯率一對照，就知道這種高漲是由於另一種規律。日本物資輸日，多於中國的物資輸日，因此而起的對日收支不平衡，促成軍票對法幣的比價，其高漲率遠過於英匯美匯，是一種原因。另一種原因，日人稱為佔領地的產業，如鐵路，船舶，電汽，皆在日人手中，限用軍票，不但因此而增加對軍票的需求，且因軍票高漲可以增加額外科潤，更人爲的促成其高漲。可是現在，發現這裏面是有缺點了。爲使中日物資交流可以活潑進行，並且爲使中國人的資本可以活潑運用，軍票對法幣的比價，大概將由日方自動的降低。

這裏，我們要說的有三點。第一點，現在許多事情總是說爲了日本派遣軍的需要，其實從去年下半年起日方第一次修正其對華經濟政策後，已經不是這麼一回事；現在第二次修正，此種分離更爲顯明。由此可見只要日方有誠意，雖在戰爭行爲尙繼續存在的今日，把經濟權交還中國，並非爲事體所不許的。

第二點，日本在攻慮對華經濟政策的時候，應當同時攻慮到政治，以至於軍事，因爲這三者其實是互相關聯的。可是現在，日本還是把這三者作個別的攻慮。她的對華經濟政策的兩次修正，就經濟本身來說，似乎是可以由不通的路慢慢的走到通的路上去，然而還是行不通的，因爲中日戰爭不得結束，不如意的政治基礎上不可能有如意的經濟成就。爲要結束戰爭，日方原有援助國民政府強化的表示，然而儘管說拓展和平運動，求政治的統一，求新軍的建設，要是經濟不統一於國民政府，政治是不能統一的；產業仍在日方支配之下，國民政府要建軍也就自己沒有物力來支持。如今不徹底的調整一下，把這三個問題，經濟的政治的與軍事的謀綜合的解決，則其結果，是會沒有一個問題得到解決的。

第三點，現在日方已着手陸續交還軍管理工廠，並且答應緩和經濟統制，這自然是好事。但完全站

在日本的立場打算，由軍管理轉移而爲日方商營，更轉移而爲一部份交還，一部份合資經營，加以一部份的經濟統制緩和，這在政策上固然有它必然的體系，可是在這裏，中國只是被當作對象來考慮，不是被當作共同合作的主體之一方來考慮，這是不對的。日本不能只有她的政策，有她沒有別人，中國也不能只有她的政策，有她沒有別人，這不只是友誼的問題，而是實際上行得通行不通的問題。

日本應當顧到，中國也有中國的重點主義。那種種產業是非交還不可的？並且是要怎樣的條件纔算是實實在在交還了？如果是合資經營，則中國方面應當爭持的又是什麼？凡此，都不能由日方規定，而由中國承受就可以了事的。卻是日本要顧到中國，中國要顧到日本，何況在中國地面上的事情，中國究竟還是主人呢！

中華民國三十年七月十一日

我對於無保留的攻擊國民黨的議論，是絕對不服的。固然，黨員個人，當然有許多不正當，甚至於犯法的行爲，但是一個黨員者百萬以上的革命黨，至能保個黨員都是好的。如果平心靜氣的想一想，當然不應以一部黨員個人的越軌行動，更歸罪於整個的，全體的黨。況且黨的中央，過去不斷的在檢閱，在監察，在糾正黨員功過或不正當的行爲呢？

摘錄 周佛海「中國國民黨過去的功罪與今後的地位」

論德蘇戰爭

德蘇戰爭確是最近的偉大戰爭，雙方都相當的勢均力敵，各自動員百五十萬人。據蘇聯方面報告，德國動員了一萬輛坦克車。三週的戰爭，德國確已到達了戰前蘇聯的邊境，所謂史太林防線的門戶，德官方雖稱已攻破史太林防線的某一點，但蘇俄却認為戰爭方行開始，證明戰爭難結束之期尚遠。

戰爭爆發不久即陷於以近代機械化部隊互相包圍混戰的比亞萊斯多克與明斯克區的戰爭，據德元首行營公佈，已於七月十一日結束，勝利歸德方，俘虜蘇聯軍隊三二、三、九八九人，三、三三二輛坦克車與裝甲車，一、八〇九尊大炮。自開戰以來，蘇聯俘虜已近四十萬人，坦克與裝甲車被俘獲及擊潰者為七、六一五輛，獲大炮四、四二三尊，毀飛機六、二二三架。

這一數字與上次大戰中坦能堡之役比較起來，可謂歷史上空前的戰績，那次，奧登堡不過俘虜了九萬二千人。

這一次戰爭，德國有沒有擊潰蘇聯的主力呢？

依我們來看，德國是勝利了，可是蘇聯還有相當強韌的抗戰能力，英人認為在今後二三週中是蘇聯的最危急期，蘇聯能否長期作戰，可於此期間中決定之，是有相當道理的。

蘇聯今後的問題，顯然的是守住史太林陣線與保存實力兩者。陣線守不住而實力得以保存，戰爭還不能結束，陣線守得住而實力犧牲過鉅，危險性確是相當的大。

自戰爭爆發以來，蘇聯的戰略形勢，似乎是在明斯克區抵抗德軍，在波羅的海及波蘭南部兩路突擊前進。可是，明斯克區先陷於德軍節節包圍中，波羅的海一路分別的被擊敗，林堡一路則在激戰以後即

行引退（現在傳聞蘇聯已寇服林堡），戰略形勢，與上次歐戰大概相差不多，只是那次俄國在北中路失敗後，方在波蘭南部企圖擊破奧匈聯軍。

德國方面的戰略，則是一貫的採中央突破，分別合圍的方策，與上次歐戰也是一樣，現在證明德國的戰略與上次一樣，相當的獲致成功，可是當前的問題只在他尚未能擊潰蘇聯主力。

事實上，德國即令在北方攻下列賓堡，南方攻陷基輔，如不能迅速攻下史太林防線，擊潰蘇聯主力，問題仍然很多，並且戰果也不能確定，因為蘇聯全部戰略，都是以持久戰作中心的，現在的蘇聯，已不是上次歐戰中，果次潰敗，國內方行革命的帝俄。

蘇聯最近已積極的宣傳其焦土戰與遊擊戰政策，雖然蘇聯是平原，不易有大隊軍隊囑集，惟蘇聯究係地廣人稀的地帶，德軍在焦土後的敵性區域中，終是有其相當困難的。

其次，蘇聯的交通，有一特點，是蘇聯鐵路軌距不是國際標準的。蘇聯前年去年接收波蘭東部與波羅的海諸小國後，即將鐵路軌距劃改易。現在德國軍隊離本國愈遠，這些一時既不能將軌距車輛盡行改易，並且即令能予改易，設備未增，運輸時間加長，也使這些鐵路的可能利用性愈少，因此東歐與德國本部的運輸都成為問題。並且，德國此次動員軍隊遠多於去年，作戰範圍大於去年，戰鬥部隊與給養部隊所消耗之汽油，必遠多於去年在西歐的消耗。德國如不能在短期中得到大量汽油，則已存積之汽油，究竟能否應付長期戰爭，亦多有問題。現在據說蘇聯已轟炸了羅馬尼亞的油田設備。

德國是計劃在六星期中結束戰爭的，但到現在止，時已三週，不過方攻至蘇聯舊設與史太林主要防線，在其餘三週內，能否迫使蘇聯屈膝，亦似不無疑問。時間稍行延長，蘇聯的冬季即將屆臨，到時地勢與氣候，究竟是否是有利於德國，也是有問題的。

據英人的見解，德軍如不能佔領列賓堡與莫斯科，側翼實有保障，是難於南下烏克蘭的。此說果確，

則適足以證明德國六週結束戰爭之計劃，或許不能如期實現，而不免把戰爭延長下去。

三週的戰爭，證明紅軍雖然不如德軍精良，但裝備可與德比，戰鬥精神，亦可以相比，以此，在史太林窮迫之時，拿出全部實力，並實行蘇聯專長之焦土戰與游擊戰，或者也可以達到他的使戰爭延長以困德國的目的。

總之，德國現在是得了一場勝利，但是，他如不能在短期內進而擊潰紅軍主力，長期戰仍或許是不可免的。

中華民國三十年七月十二日

嚴懲貪污官吏

我很望在政府方面，下一個最大的決心，對於貪污的官吏，嚴加懲處，對於腐敗的人民，痛加針砭，而在同志一方面，則利令有忠之士，對已則開身自愛，居貨喪志，對人則不顧情面，奮勇檢舉，否則和平建國沒有希望，而國家也從此不可救挽了。

摘錄 陳公博「廉潔政治」

再論重點主義

對日經濟交涉的重點主義，就是說建國的經濟基礎所必須具備的幾個起碼條件，一定要爭取。日本和中國做朋友，我們得到的比這還多，這是頂好；否則，即以戰敗的程度而論，我們也不應連這都失去。

一個獨立國家，必須有她統一的貨幣制度，必須有她自主的對外貿易，必須有她完整的產業體系。這就是我們要爭取的起碼條件。一百年來，中國受英帝國主義的掠奪，這幾個起碼條件是被侵蝕了，但也不過是侵蝕，沒有被門戶完全乾淨，因此中國總算保持了半殖民地地位，還沒有淪為殖民地。現在日本說是和中國做朋友，中國是為此纔對日本講和的，拿英國來比，當然是比非其倫，不過，就是從頂樑的方面來想，總也不應讓過英國。這是正義，也是形勢。日本雖然做到了英國所未曾做到的，那樣深入的戰勝了中國，可是日本支配中國的形勢仍然遠不及英國所曾有過的。如此，這裏所說的經濟方面的幾個起碼條件，我們是可以爭取得到的。

依據和約，這些說話本來都是多餘，因為和約裏規定得明明白白：「希望兩國互相尊重其本然之特質」，是則凡有損害中國之主權者，不論其為政治的，軍事的，經濟的，文化的，皆所不許。可是和約是要從現實做起的。現實的情形如何呢？我們提出：

(一)要拓展和平運動，就應當拓展新法幣的流通區域。現在新法幣的流通區域尚局限於華中，而且在華中的流通都是不圓滿的。這種事實，是由於過渡時期的客觀環境非如此不可嗎？其實還是在於日方的對策如何，我們的奮鬥如何。在全面和平來到之前，我們首先要使新法幣流通於整個和平運動區

域。應當即刻重新訂定新法幣與聯銀券及日軍票的關係，使新法幣得以統一行使。

(二) 中儲銀行與地方銀行的關係，也應當重新訂定。現在有許多地方銀行，如蘇民銀行，皖民銀行之類，即華北聯銀也不過是地方銀行，這種銀行，都是中日合資的，其資權與機能皆有待於調整。在資金的動員方面，中儲銀行是替地方銀行服務的，但在經濟政策方面，地方銀行卻是必須絕對受中儲銀行的指揮。其他一般商業銀行對中儲銀行的關係，也應如此。

(三) 必須把辦理外匯的實權交還中儲銀行。本來，由中央銀行委託商業銀行去承辦外匯，譬如委託華興銀行吧，也未始不可以，但這真有一個前提，即被委託者必須絕對受委託者的指揮。就整個來說，凡是地方銀行，商業銀行，都應以中儲銀行為中心而依附，避免成為日本的在華國策會社的一個肢體。

(四) 不但是對外貿易，即在對內產業體系的構成上，中國亦應有她自己的設計。依照和約，蒙藏及華北的某種特定資源，在處理上我們須對日本遵守特定的約束，除此以外，我們的義務不過是經濟溝通，是互惠不是最惠，是平等不是支配與被支配。就大體來說，中國對其本身產業的編制，應當是絕對自主的。

(五) 為行使這種產業編制的自主權，不但中國要有自己的對外貿易機關，並且鐵路必須收回，內地物資的移動也必須由中國自行統制。和約的精神本來是如此的。若說是因為過渡期間，則可以另訂臨時協定，俾同時可以順到無礙於中國主權的日方需要。現在大家常常說過渡期間，可是要明白，過渡期間固然還不是全面和平的環境，卻已經不是佔領期間的引伸；許多事情是應當現在就來動手好好的幹的。

中華民國三十年七月十四日

英蘇互助協定

英國慨然與蘇聯訂立互助協定，除約定援助蘇外，並再以決不單獨講和，來約束蘇聯，來補充由邱吉爾以至於艾登的決定繼續戰爭的演說，來對美國佔領冰島並在愛爾蘭建立海空軍根據地，增加一番保證。互助協定的意義，不在於援助蘇聯。因為一方面英國本身還要美國援助，英國的船隻自顧尚且不暇，又焉能有餘力運送東西與蘇聯，在另一方面。美國與蘇聯到現在止，除去印度以外，幾乎沒有接壤的地方，即欲援助，也礙難着手，而且蘇聯所面臨的，是極其激烈的閃電戰，美國紳士式的慢條斯理的援助，大有西江之水的意味。

就軍事上說，英國所準備援助蘇聯的，是以空軍在西歐活動，一以牽制德空軍，一以毀壞德國的工業生產力，在實際方面，英人注意點，還在於英吉利海峽一帶的港口，英人的目的，似乎仍要防止德人掉頭西向時之侵美本土問題。蘇聯方面希望英國在西歐發動對德第二陣線，將來或許仍然只是希望。以此，英蘇互助協定的意義，就只在於雙方聲明決不單獨議和的約束這一點。

在過去，英國與法國也有過同樣約束，及貝當登台之後，即對英國解除這約束，結果，法國單獨和而英國攫取其海軍，對於希臘，英國也有同樣的約束，結果希臘政府加入倫敦的流亡政府之羣，希王要作南美之遊。

英蘇互助協定，是否會步法國的後塵呢？

據我們來看，似乎不會。

法國本來即有兩條路線，一條是大陸的，一條是海洋的與殖民地的。貝當議和及議和以後的希望，

在於採取大陸政策，而同時又能維持其海洋與殖民地政策。但是，貝當或許已失敗了，大陸政策中心的德法合作，雖然歷經談判，惟在戰事未終止之前，法國恐仍不能受到德法合作的利益，在德國的新秩序之中，法國仍然是身份未明。在海洋及殖民地方面，貝當的理想，確是成了空想了。不能與英美合作，戰敗的法國要想保持殖民地及海外貿易是不可能的，敘利亞是最顯著的實例。

蘇聯的情形，與法國不同，蘇聯無殖民地，只有大陸，可是蘇聯如與法國一樣，單獨議和，則不僅歐洲的領土將要失去，即是亞洲的領土，也將難保。蘇聯當前只有以戰爭把西歐領土當作懸案，以繼續戰爭來把亞洲的領土，求取英美的某種保護。如此，蘇聯將會步希臘後塵，遵守互助協定的約束；同樣，英國也必遵守其約束。

在這種情形之下，英蘇互助協定的意義，不在於各種事實的援助，而在於長期戰爭的宣告與可能的戰略的配合。英國儘可作英國的戰爭，蘇聯也儘可作蘇聯的戰爭。

英蘇互助協定訂定後的最大影響，將在兩方面表現出來：

一、在近東，敘利亞問題解決之後，英蘇之結合，將迫使土耳其選擇其地位，過去土國的八面玲瓏政策，將不能繼續。為擴展新戰場，英國與蘇聯都要使土耳其成為戰場。為迅速的結束對蘇戰爭，為衝破英蘇在近東的結合，德國也要使土耳其成為戰場。英蘇互助協定已造成了近東的反德壁壘，這一壁壘行將吸引去鄰近的小國。

二、在大西洋，美國的行動，將愈加積極，且與英蘇的戰略配合，近東的壁壘形成之後，美國的緩慢的，但是確日益緊縮的海上包圍政策，將逐漸成形，冰島只是美國戰略的北端，法屬達加港，葡屬阿索島，就是包圍線的南端。在兩極之間的着陸點，美國已選定了法國與西班牙，美法，美西的交涉，仍然是在逐步成長中，並且這兩國對於自己的路線的選擇，將因東線戰爭之延長，與英美氣餒之增加，而

機會愈多。

英蘇互助協定，顯示出英美對於德國的遠距離包圍的一面，並且其另一面亦將因該協定而加緊加嚴。在這種情形之下，德國的戰略，固然仍將是突破與各個擊破的方策，但等到英美蘇包圍線將近于成之時，又不能不準備所謂多方面同時作戰的應付方策，儘管德國現在可以不理這互助協定。

中華民國三十年七月十五日

若能使國民黨恢復治權，確立治權，給與生殺自由權力，使黨擴大充實，那末，在政權政治力的基礎，就可以確固。正主席對此也非言明瞭，而且新政權成立，當時不得不由各黨各派來組織的各種條件，在現在已很稀薄，而且現在的情勢已到了非毅然處斷不可的時候。

日文東亞雜誌五月號

三論重點主義

日本在中國設有許多國策會社，總其成的，除金融方面有蒙薩銀行，中國聯合準備銀行及華興銀行外，產業方面有華北開發公司與華中振興公司，所有交通，公用事業，礦，鹽，棉花，及蠶絲等產業活動，都歸這兩個公司統率。

對於這個，我們有意見：

這種產業大概是中日合資經營的，既然是合資經營，日人即不應稱之為他們的國策會社。不但名稱上不應如此，內容上尤其不應如此。

前此，日本在滿洲設有國策會社，即南滿鐵道株式會社，這是基於日俄戰爭的結果，而且它的活動範圍，是限於沿鐵路線二十里以內。總而言之，是戰爭與條約的產物。這次中日戰爭既非日俄戰爭之比，日人在華經濟活動，稱說非以戰爭之掠奪為根據，而以平等互惠之原則為根據，是則此等國策會社之性質與範圍，因戰爭之現實而造成者，須遵照和平之精神與條約而予以改正，乃自明之理。即以戰勝國對戰敗國之要求而言，亦只能要求設立某種國策會社，而不能任其性質與範圍漫無限制。

此等國策會社之法律的根據，謂為取得已往華北臨時政府及華中維新政府之承認。可是中日和約中規定，過去臨時維新兩政府所辦事項，其中應調整而未調整者，應隨事態之所許，依兩國間之協議，準據條約及附屬文書之旨趣，速行調整之。這調整的工作，首先應從改正華北開發公司與華中振興公司的現狀入手，規定其營業的性質，並局限其活動範圍。

在兩公司之下的產業，如鐵道，電信等屬於國營者，應首先交涉收回；並且收回要徹底，不可徒事

形式，如貼錢彌補日本投資力的不足就算了事。

以上幾點，就中國來說，是得之則存，失之則亡的。我們要爭取這一着。英國的東印度公司使弱小國家百世之下猶惕然警誡；中日兩國經濟的長短相補，自有正規可尋，與此迥異其趣者。只因四五年來戰爭所造成的不合理的現實，不是一朝一夕之間就可以廓清，改正，但亦因此，我們的責任是十分重大。我們不做，聽憑不合理的現實存在，且繼續依照其不合理的方向發展，這是我們對不起國家，對不起人民。我們做了，如果日方不諒解，這是日本無以取信於中國。現在我們於責備日方之前，先來責備自己；為什麼大家只在那裏玩些小節目，許多關於國家存亡的大問題，倒是日方替我們說了話，我們自己還沒有明瞭的表示，經濟統制的問題就是一例。本多大使回國，主張緩和在華經濟統制，中國方面，輿論界連響應本多的演說都不夠勇氣；而當本多大使已在指稱戰爭行為雖尚繼續存在的今日亦應即刻實施和約，如此對其國人大聲疾呼的時候，中國方面，還在努力於以戰爭行為之存在來辯護不合理現實的持續。我們要責備的就是這等人。

中華民國三十年七月十六日

英美在遠東的攻勢

德蘇戰爭爆發之後，世人只注意日本的態度，而未注意到英美在遠東的攻勢的本質，與這一攻勢，所能造成的後果。

日本在遠東，久已以戰爭打倒舊秩序，可是在日本的工作尚未完成之時，美國就認識清楚所謂戰前的「原狀」，已不能恢復，遠東的新形勢，雖因中日戰爭未結束，而未能出現，但新形勢終將於戰爭結束之時出現，又是任何明眼人所能看得到的，在歐洲戰爭未爆發之前，美國的高級行政人員，即公然承認遠東的均衡應有改變，並且對於中國，歐美帝國主義憑藉歷史所採取的權益，必將隨戰事之終止而終止。

不過，那時候，美人以一國不應以武力來修改現狀來表示他們對於日本之作戰不同情，同時，他們之承認應廢除列強在華特權，又是繼續華盛頓會議以來的認識，可是在美人發此言論之時，便有不少的「黃禍」之恐懼，嗣後美國許多論文，可爲此事之佐證。

歐洲戰爭之發展，使美國更加認識了世界原狀之不可能恢復，但是，由美至英，却又不願把這改造世界的責任，交由德國與日本來負擔，他們選定自己來負擔這項責任。

英國，在以戰爭維持自己的存在的時候，除掉求戰勝以外，別無所施。空論的政論家又囿于「帝國」的觀念，而不敢甚或不肯作過份的推想。美國則自身雖到處準備戰爭，但因究竟尚未率入戰爭之中，所以尚有說話，作空論，與辦外交的餘裕。

以此，在三國同盟訂立之後，英美在遠東的攻勢，在美國領導，英國追隨之下，就一再加緊，軍事

的佈置，由新加坡，荷印，菲列賓，一至于夏威夷的增防，與調兵遣將，是世人耳熟能詳的事，用不着再行論列。

對於經濟的，政治的，或外交的攻勢，則是比較不顯明的，但是我們仍願作一點討論：

荷印問題，因經濟的關係與種族的關係，英美已一再的加以控制與支持，所以英，荷印，菲聯防的事實見于前，荷印與日本商務談判決裂于後。英美在遠東的攻勢，先在荷印奏效功効。

泰國的態度，又是最近令人注意的問題。日本與泰國是久有相當交誼的，自泰越戰爭，經日調解，獲致解決之後，泰國與日本的關係，應當可以更進一步。可是，現代經濟戰術，先使泰國感到不能過份的開罪英美，英國在馬來半島與緬甸的增防，更使泰國感到戰禍之迫在眉睫。泰國近來對英外交之親密，與夫表現出的在英國與日本之間的徘徊，又暗示出英美攻勢的成功。

美國方面，時時倡議殖民地獨立與殖民地由國際共管的辦法。這種提議，無疑的，目的在誘致殖民地人民之同情，並緩和列強的衝突，我們不能不承認這也是攻勢。

英美攻勢之最鉅烈的，就是拉攏重慶。借款與重慶，是賄賂；委派蔣介石的顧問與行政院的顧問，派遣匯兌平準基金委員，甚至空軍人員，交通管理人員，是由政治以至於經濟的一貫控制。賄賂與控制之不足，再來一次預約參，以吸引人心。這預約參，就是英美久已承認其不能存在，而最近又以宣式文書，聲明「在戰後」準備放棄領事裁判權與交還租界。英美對重慶的攻勢，似乎是步步的與日本比賽，且企圖超越日本以便達到他們的ABC政策，造成包圍日本的陣線。

英美的攻勢，政治，軍事，經濟攻勢，日日加緊，德蘇戰爭爆發之後，顯得更緊張，他們的目的，顯然在先取得外圍，再以不戰而勝的方式來剋制日本。在此情形之下，日本準備以反攻的方式，還是以防守的方式來應付這種攻勢呢？遠東戰爭爆發與否的關鍵就在這裏。

中華民國三十年七月十七日

日關改組

日本內閣頃又進行改組，這是爲了適應國際的新局勢；經此改組，對內對外政策將趨於強化。也可以說，這次改組是受了德蘇戰爭的影響。

日本現在對德蘇戰爭是中立，對美國是避免刺激。這是被稱爲獨自邁進的外交政策的。但周遭形勢的進展，已使日方感覺此種獨自邁進的外交政策，恐落到被動的地位。德國對日本有何種要求，不得而知，但蘇俄已宣佈海參崴口外之日本海爲危險區，引起了日本的不安。南洋方面，美海軍在馬尼刺與蘇比沃兩海灣敷設水雷，又引起了日本的不安。日本的靜態的外交，至此乃需要修正，光是自主的外交不夠，卻是需要自動的外交。

有人說日本無力北進，又說日本專力南進，無暇北進，此爲日本對德蘇戰爭中立的原因，並且此種中立將有一個相當長的時期繼續維持，這是膚淺之見。證以已往日本利用德法戰爭向越南邁進，可知日本此次未必不思利用德蘇戰爭重新度置對海參崴一帶的關係。將來美日如果一旦衝突，海參崴一帶即成爲日本的後方，非現在就來安排妥當不可。蘇俄今正節節敗退，日本勢將把握此時機。

雖說日本專力於南進，但同時北進，亦並不發生衝突。還有兩點理由：第一點，日美如果在南太平洋發生衝突，因新嘉坡一帶之港灣紛歧，吃水又淺，不宜於作主力的決戰，而演爲長期的封鎖，潛艇戰與飛機轟炸，這種慢性的戰爭，並非逼在旦夕之間就非傾全力一擲不可，故日本仍有餘裕，並可分出一部份兵力來穩定日本海的後方。第二點，對付海參崴一帶並不需要大規模的陸軍，因而受中日戰爭的牽掣亦不多。解決海參崴一帶之後，日本亦不再進攻，蘇俄亦不擬在這裏構成大規模的東線戰爭，結局是

在這一帶的戰線僵化，而日本則利用此僵化以爲守勢，此於日本之專力南進，並不致形成兩面受敵的形勢。

以北進來輔佐南進，在南進之前先來穩定後方，這是基於事實的需要。正當一塊鐵燒紅的時候，你就須握拳，德蘇戰爭的現狀，正是日本握拳的時候。

於國洋右的辭職，意味着日蘇中立協定有修正的可能。

對美方面，南太平洋危機之遲遲未發，與其是由於日本的慎重，毋寧是由於日美關係的進展律本身是慢性的。因此，日本的容忍與慎重，只是於美國有利。對於一觸即發的危機，慎重從事，是爲的可以選擇於已有利的爆發時機，但對於慢性的危機，則慎重只是給予對方以準備的充份的餘裕與自由。日本並不希望日美戰爭爆發，更不希望提早爆發的時機。但現在的慎重在有些地方只是束縛自己的手足，這却是要予以某種修正的。

與此強化對外政策有關的，是同時強化對內政策。近衛內閣任內，兩大黨雖已取消，但大政翼實會仍未能成爲國民的政治運動，而變爲一種精神運動。經濟方面，亦未能達到強力的國家統制，而交由財閥去自行統制。凡此都有待於強化，此亦爲內閣改組之一原因。

中華民國三十年七月十八日

德國的兩大問題

德蘇戰爭發生，已顯然的表現出德國今後的企圖，乃在爭取烏克蘭，高加索，以及中東一帶的食糧資源，與石油資源，以便準備未來對英美的長期戰爭。德國要期貫徹這種目標，將遭遇幾個問題，必須用她的實力來求解決。

這些問題，我們若爲之作具體的說明，那就是第一：須戰敗蘇聯，確實佔領由列甯格勒，莫斯科，斜向東南，而包括烏克蘭高加索等地區。那時無論德蘇戰爭是否繼續，德軍總必須能確保這些地帶，方得利用該地帶的資源，然後再進而向伊拉克和伊朗等地用兵。關於這第一階段工作的完成，則德軍業已攻近列甯格勒，莫斯科，並已進入基輔，共去全部目標的達到當已不遠。雖說蘇軍之抗戰力甚強，若以德軍之銳利論，經過相當期間的奮戰，自不難克其全功。及德軍所欲佔領之地均已佔領，而後改取守勢，僅憑蘇聯獨自力量，恐亦不足以反攻而奪回其地。因此，德國在目前所遭遇的第一個問題，也許不難獲得解決。

不過我們還要知道，德國雖能戰勝蘇聯，而扼守資源豐富的地區，不致爲蘇聯所奪回，但是德國仍要遭遇第二個問題，僅以第一問題的解決，德國還不能說已足以確保所獲得的資源，而藉這些資源的利用，可以對英美作長期的消耗戰，並等待最後勝利或和平的到來。

蓋英美既知道德國之要能作長期戰，必須確保烏克蘭，高加索，以及中東一帶資源，則英美將來打擊德國的方法，也必於此處下手。現在大家都已知道美國的援英物資，凡屬陸軍的重戰具，都係運往中東印度一帶，將來美國正式參戰後，英美大量的聯合陸軍，即將出現於中東，那也是必有的趨勢。其

時，俾土耳其進攻巴爾幹半島，以威脅德本國，固然是作戰路綫之一，而經伊朗以爭奪高加索，烏克蘭，當更爲英美對德作戰的重點之所在。同時，英美軍若已佔領了土耳其進入黑海的海口，則英美海軍也可以出現於黑海之上，以威脅烏克蘭與高加索的側面。

在我們的推想中，那時英美所可能採取的戰略，若可以奪取或佔據高加索與烏克蘭，則一定取爲已有。否者也一定以其地爲拉鋸戰的區域，或者用空軍的轟炸，而澈底使一切都爲之毀滅。換句話說，也就是使德國不能利用其地的資源。

因此，德國在戰敗蘇聯之後，即將遭遇到第一個難題，那就是與英美陸軍從事這些資源地的爭奪戰。當然，在此時我們也不過是指出問題之所在，至於誰勝誰負，以及德軍有沒有防禦抵抗的力量，則仍不能預先加以判斷。這是因爲德軍的實力估計，由於歷次的作戰，我們仍難作相當的推測，同時美國所能運往中東的武器與陸軍的數量，以及英國動員所有殖民地後，其能運用於中東的陸軍數量，都是現在所不能知道的。加以美國軍人的質量如何，僅憑過去之所知，也是不能確切的判明。既有一方面的武力，其實力究係如何，不是目前所能測知，則誰優誰劣，誰勝誰負，也是不可以判斷。

自然，我們也用不着這樣的過早，在英美對德的中東作戰，還沒有實現之前，即爲之判斷兩軍的勝敗。如果偶然爲之判斷，那也祇近於預言，在真實性上是不會有多大價值的。不過，我們也應當知道，歐洲戰爭正是夜長夢多，並不是幾個輕易的大會戰，就可以獲得最後的解決。在這歐戰前途渺茫而不可知的此時，就假定某方勝利，而作政治的外交的投機，那也正和渝方一樣，舉其一切以託付於英美之手，是同樣的不智。雖說德意等國已承認了我們的國民政府，而恢復了親善的國交，同時又是日本的同盟國，德意的勝，自對東亞有相當的利益。但東亞各國，也應該以東亞爲本位，而有我們自主的出發點，並無須去親望他國。若將東亞的一切，都寄託於某某等國的勝利，則會立刻感到本身的不安。關於這一點，如果爲本身的利害計，是不能不予以深切的注意。

中華民國三十年七月十九日

日本新聞的外交

日本外交，現在是技術的問題，不是方針的問題。近衛新聞登合，方針仍舊，然而要求着活潑的運用，由靜止的觀望走到行動的外交。

近衛公曾說過，德軍不能越過烏拉山，這是說日德義在西伯利亞會師，是不可能的。日本對德蘇戰爭中立，亦即根據此事實。雖然如此，可是日本仍須自主的運用德蘇戰爭的形勢。對於蘇俄的濱海省，日本需要辦一個交涉，防止美蘇之間任何有足以威脅日本海的默契，以爲日本對德蘇戰爭中立的代價。現在日本已對蘇俄的宣佈日本海爲危險區域提出抗議，這較之過去兩國間關於漁權問題的交涉，是具有更複雜的內容的，而較之過去日本對法屬越南的交涉，則可以說是某種類似之點。日本不願意把外交重心放在日本海，卻是重心仍然在於南太平洋。但日本對蘇俄，總之是也要交涉交涉。豐田就任外相之後，這方面大概可以活潑起來。

南太平洋方面，芳澤在荷印的談判，因德蘇戰爭爆發而不得要領。荷印既非唾手可得，越南在目前便成爲可以積極經營的惟一對象。法國在蘇利亞的失敗，使日本認爲在越南可以找出法國的新的弱點。因此，對越南的交涉，在豐田外相手上，將有新的展開。

但這裏存在着一個限制，即前閣定下來的方針不變。日本今後對蘇俄關於濱海省的交涉，不能走得過遠，以至於根本搖動其對德蘇戰爭保持中立的決策。對法屬越南的交涉，也不能走得過遠，以至於違反預定的時機而訴之武力。豐田外相的任務的艱鉅與需要慎重，也就在此。

蘇俄不比法國，一來因爲蘇俄尚未至法國的戰敗程度，二來因爲英美對蘇俄的關係和對法國的關係

不同，關於濱海省的交涉，這就比過去關於越南的交涉要因難些。至於越南問題，今後的交涉大概也要比較已往的交涉更複雜些。已往英美之坐視日越交涉，並非因為對法關係冷淡之故，倒是因為英美在暹方面的形勢準備，尙未成熟之故。現在雖然還是說不上成熟，可是今後英美對於日越交涉，或者會有某種程度的干涉。

前任松岡外相的外交，本來已經是戰爭前夕的外交，正當着進行之際，卻突然來了德蘇戰爭。日本當時是極力鎮靜，定出的中立政策是對的，然而一般日本國民感覺當局是被環境的變動所僑住了。原來也是，鎮靜並非徒然觀望之謂，大國的中立更非畏禍之謂，日本國民對德蘇戰爭的震驚一過去之後，就要求從消極的中立走到積極的運用中立，不再徒然觀望，而在鎮靜與慎重中重新繼續原來的外交的步子。這是近衛內閣改組的原因，而改組以後的行動表現，也就此可以想像。

中華民國三十年七月二十一日

日本今日的處境

世界大戰發展至今，日本現處於什麼樣的地位，若能予以客觀的嚴正的分析，這對於辨認日本今後的趨向，以及英美對日政策究係如何，一定有很大的幫助。

我們不能拿一般宣傳的論調，當作事實的說明，而且這種論調，不單不能說明事實，反足以蒙蔽事實，假若以之爲立論的依據，那好像治絲益紊，決找不出頭緒來的。如淪方的宣傳者，動輒說日本在中日事變已陷於泥足，一日不能結束中日事變，則日本也一日不能在世界戰爭的他方面，發生任何力量與價值。只須淪方能始終牽制日本，則英美就可以放心無憂。同時又把中國的抗戰在英美與日本的對立當中的比重估計得過當，而以此過當的估計爲根據而希望英美所願援助中國的程度。這樣的宣傳論調，終至積非成是，致上下對於國際的形勢，都沒有正確的認識，其誤人之害尙小，可是自誤之害，則不可勝言了，他們的毛病，就在於不認識遠東與歐局，也不認識日本。

我們如認定歐戰爲世界戰爭重心之所在，則英美必舉其全力，以爭取對德意的勝利。在英美的本身，固當盡其可能以充實作戰的力量，同時也當竭力減少他方面的阻礙，並取得協助。蘇聯的斷然對德作戰，於蘇聯本身的關係以外，我們也可以認爲是英國拉攏的結果。

其次，我們應該認識歐戰已成爲長期戰爭，也就是物資的封鎖戰，消耗戰，與爭奪戰。德國爲取得從事長期戰爭的應有物資，而決定奪取蘇聯的烏克蘭與高加索，則英美爲阻礙德國目的的實現，也必設法來打擊德國的計劃。假若蘇聯能支持對德的作戰，而不使烏克蘭高加索等地落入德國之手，則英美也不妨暫時觀望，以努力於作戰準備的充實。如果蘇聯一旦敗退，則英美即不能如此閒逸，而必需迅速集中

大軍於中東，以從事對烏克蘭與高加索的爭奪，最低限度也必需予以澈底的破壞。關於這一點，我們在前幾天也曾提到過。

最近蘇軍的對德抵抗雖甚猛烈，但似乎不足以阻止德軍的前進，雖然德國能否在這方確立戰果仍在不可知之數，但英美已在加緊應付此事件，換句話說，就是要運送大量軍隊與軍需品至中東，以從事對德的陸上戰爭。可是這些軍隊與軍需品，究竟怎樣方能運抵中東？無疑的當橫越太平洋，經印度洋，而達紅海或波斯灣一帶。因此我們也可以知道日本在英美這一作戰階段中的地位，是如何的重要了！無論日本是否因中日事變而陷於泥足，或因泥足的緣故，而不能連佔荷印等地，可是日本所有大量的潛艇與驅逐艦，其破壞海上交通的力量，當遠在德國之上。英美輸送船隻，運送大量軍隊與軍需品，經過處處受日海軍威脅的遼闊洋面上，其所遭遇的危險爲如何，當可想而知而英美在中東的大規模作戰近於不可能，也就可想而知像得到。因此，我們可以知道，英美目前對日本的關係或將有一度緊張，不過不會就是戰爭，而是外交談判，雖然妥協是難能的，可是目前這一段空隙，仍然只有用外交談判來填滿。

但是，日本雖有這破壞海上交通的力量，足以使英美畏懼，而我們却也不能說日本的本身，沒有其他的弱點。我們都知道自蘇聯對德作戰以來，日本在太平洋的地位，似陷於孤立，而與德意等友國隔絕，難以獲得援助上的實效。日本在此時的處境，若稍有不慎，即足以陷入四面包圍。並且日本若現時先表現斷然與英美破裂的姿態，英美也可以暫時捨歐洲的德國，集中全力以先戰日本，這對於日本，也不能謂爲有利。所以無論日本的南進空氣是如何的濃厚，但在目前，不致於達到與英美作戰的程度。

日本的國際地位如此，外交是首當其衝，而又因爲不能不十分慎重，所以外交活動在今後一個相當期間內大概不能有任何斷然的表现。新聞上台後在設施上比較明朗的，倒是在內政上，即斷然的強化準戰體制的工作，尤其是在經濟統制方面。

中華民國三十年七月念二日

改善行政機構問題

行政機構之改善，行政效率之增進與人事問題之刷新，是久已爲國人所注意到的問題，本報也久已有社論討論過。

現在的國際局勢，證明我們要在烽火遍天下的世界中，保持一塊和平的安淨土，我們的行政機構與人事問題，都不能不有新的部署。就對內而言，要建樹一個真正的和平區，我們也不能不有澈底的行政改革。過去的機構，是政府建立，與和平條約取得的機構，對外重於對內。現在是鞏固政府，實現和平的時代，政治機構的意義，至少應內外兼顧與並重。

過去行政機構的缺陷與人事問題的複雜，是有目共睹的事實，我們如果不是諱疾忌醫的話，正不必否認。不過，現在再來複述，也沒有意味。

追咎既往，還沒有瞻望將來來得重要。

在改進與刷新行政機構與人事問題之中，我們覺得最重要的，有幾點原則。

第一，是中心的鞏固與加強！我們不否認過去是以國民黨作國府組織中心的，但是，那時的中心，只是國民黨黨員個人，而不是以黨作中心。一年餘的國民黨祇有軀殼，既沒有鞏固強大的組織，又未公然提出自己的政策，與指導政府及要求黨的政策實現。現在，我們已充分理解這一缺陷在政府中產生若干的不利與不便。今後，我們主張先強化國民黨的組織，強化國民黨對於政府的支配與指導，強化國民黨黨員之參政與掌握政治，更進而切實的實行國民黨所奉行的三民主義！在這裏，我們不否認其他政黨的存在，我們只是要求國民黨的強化以至於強化政府中國民黨的指導。

第二：是行政效率的增進——行政效率之增進，雖然在表面上看起來，是技術問題，但是在現在，這一問題確具對內的機構與人事問題，還有一些對外的問題。

坦白的講一句話，行政機構在過去，有些過於龐大，頗有機關重疊，有機關而無公可辦之嫌，我們不致許政府，我們只求政府當局之公正的反省。

因此，我們主張今後改進行政效率時，應注意到：

一、無公可辦者，如其原因為外交問題，則應由外交途徑積極予以改善，如為對內問題，則內政的改進應積極推進，如為機關本身問題，則機關應予改組或裁併。

二、機關重疊者，應立即予以澈底裁併。近代行政，雖然在原則上，要求機關之增加，但在行政效率上，却又要求集中。我們不要為人而設機關，並且現在事實上，人材並不過多，我們只要看院長兼市長，部長兼省長之事便可知一切。

三、行政效率欠佳者，一大部份是由於內在的原因，官僚主義。在官僚主義主持之下，一切都會變質。我們要使各機關辦公有效率，必須在行政機構之內，先肅清官僚主義，下級奉行故事，簽到蓋印的人員，應澈底予以整頓，上級思想欠正確，認識欠清晰，不知「和平」「建國」之困苦與艱難者，亦應澈底予以清除。我們現在不知道是否有此現象，不過在改進行政效率之時，我們覺得有格外提到，促使政府澈底注意到這一點的必要。

四、官吏生活之保障——戰前的薪俸水準，不能適合現在的生活程度。為改進行政效率，刷新人事，我們堅決的主張應澈底的另訂新薪俸等級，務使行政人員得安其生，然後進而求其用。人不安生而欲求其用，是不可能的。官吏有安生之資，然後我們方能予以整頓，予以甄陟，予以刷新。

行政機構的改善與行政效率的增進，是兩個互有關係的問題，我們只是誠懇的，熱烈的，提出幾點

原則，至於細則，則又是實行的問題。

中華民國三十年六月廿三日

對內

中日兩國的國交調整，今後不是對外的問題，乃是對內的問題。就是日本對內如何管理其國民，使沒有任事操縱的行爲，如何教育其國民，使沒有任事操縱的思想。中國則在對內的政策和教育，都能成功，則兩國的真正親善，就可實現，永久和平就可樹立。

摘錄 周佛海「回憶吳前廳」

國府與國家

主席對宣傳人員的訓示，謂就中日關係立言，應本於兼租利，交相愛之旨，切戒自私利己的觀念。這是對於只知有親善而不知有祖國者，以及只知愛國而不知所以愛國者的當頭棒喝。

所謂兼租利，交相愛者，是要把握中日兩國的利害共同點。日本要求確立戰果，中國要求最低限度之生存獨立。這兩種要求的一致，的歸結，在於解決中日戰爭，而當前的課題，則為強化國民政府。

強化國民政府的辦法很簡單，就是把國民政府與中國結合。首先，講和平的人要認識中國在那裏。有人以為中國就是重慶政府，因而以為重慶政府倘若講和，中日戰爭就可以解決；或者以為中國就是改組還都的國民政府，與國民政府講了和，就是與中國講了和。此外，還有人以為中國是在倫敦紐約或莫斯科，只要解決英美或蘇俄，就能解決中國。這種想法，都是錯誤的。中國在那裏呢？中國是寄託在中華民族爭取生存獨立的鬥爭上。日本而以事實與行動奪取中國之生存獨立，則重慶即為消失其抗戰之根據，而英美與蘇俄雖欲利用重慶，亦必因不能利用中國而歸於失敗；如此，則在國民政府的統率下，全面和平自然可以做到。否則，倘若講和而中國之生存獨立仍不能取證，則即使由重慶來講和，它還是會遭遇國民政府所遭遇到的同樣困難；如此，則與國民政府講和，不能算是與中國講了和，與重慶講和，也不能算是與中國講了和。所以無論在中國，在日本，倘若有人只著眼於國民政府或重慶政府，而不知道著眼於中國，則千百種打算都是徒勞。

日本只有通過國民政府而與中國平等和好，凡事纔能得出結果。國民政府本身，並不是一個終極的對象，日本只有以尊重中華民國之誠意來尊重國民政府，國民政府纔能強化。所以日本援助強化國民政

府，即不能存有同時強化對國民政府的支配的念頭。國民政府自身必須是一個整體，不是日本國策的一個部份。國民政府有它自己的國策，和日本政府的國策同等莊嚴。兩者可以平行發展，可是不能成爲一個派系。

我們是素樸的現實主義者，不像重慶與中共那樣說是要恢復七七以前，九一八以前，甚至甲午戰爭以前的狀態，但也不像有等入之談親善，至於彼我不分。中日究竟是兩個國家，而中國又是打了敗仗，我們是以此爲根據，要求國家主權的收回修得上及格的標準。這個能够辦到，國民政府自然強化。日本戰勝了中國，但並沒有征服中國，我們應於此準確把握中國的戰敗程度，而瞭然於中日雙方的困難，以此作成中日雙方的要求的結合點。衆相利交相愛就是從這種知己知彼而來的。

中華民國三十年七月廿四日

日本所設於中國者，左分拒建設東亞新秩序之任務。希望中國國民，理解日本之真意，以圖日本之協力。惟國民政府，放棄向來之領導政策，而換其人事之構成，而變更主之實，未參加建設東亞新秩序，則並加以拒絕。

日本政府聲明

越南與遠東

最近的法屬越南問題，似乎未能引起世人，特別是中國人的恰當估斷。前天以前，世人只是揣測改組內閣後的日本將先南進解決越南問題。前天，英美方面透露出其中的消息，並宣傳英美已商定一致對付行動。昨天，法國方面宣布細則談判在繼續中，但維希政府已宣布同意日本暫時佔領越南各軍事據點及飛機場，以資保衛越南，使不受英華及特戈爾派之攻擊。

在這事件發展之時，英美方面各自有所準備，他們都認為維希政府不會出面反抗日本，因為法屬越南並沒有重大兵力的緣故。

越南問題之發展及其影響，在短期內便可有充分的報告，可資論列，就現在國際情勢與英美日各國的其他行動而論，我們覺得有下列幾點，須予以充分的體認：

自德蘇戰爭爆發以來，日本的態度是謹慎與準備。近兩三次組閣，使英美方面懷有若干幻想，認為日本將試行緩和以至於妥協英美的政策，在上海一埠，即有不少的各國人士，因近衛三度組閣之公表，而有某種程度的安全感。這事並不錯，可是還欠缺深刻。他們沒有看出日本改組後的內閣的惟一特點，是備戰的積極與應戰的決心。在對外關係上，日本要積極作備戰的外交活動，因此在這時候，對越南作要求，對英美求緩和，只是相反相成的政策；在對內方面，日本的戰時經濟，是更進一步，以自國資源，以及東亞的資源作為基礎而重新改編成戰時體制。這一切都是以備戰應戰的姿態，來打開對內對外的局勢，如不能和平的打開國際局勢，日本現在舉國的輿情，似乎指明他們並不怕戰爭。

現在日本進一步控制了越南全部軍事據點與飛機場，使日本在南太平洋上的戰略地位，大行改善。

日本自此，海軍可以南下新加坡與荷印，陸軍西下可由泰國以至緬甸與馬來半島，退亦可以拱衛中國海岸上日本的據點。日本之保衛越南，雖不暗示日本即將南下新加坡與荷印，但日本能利用越南全部軍事根據地與飛機場，確使日本有南進的地理便利與機會，同時，還可以此爲英美對日有若何反應之測度。

就英美方面來看，越南問題，是英美與日本在南太平洋角逐的一戰場。英美對日本的戰略形勢，無疑的，將因這一問題之解決而大有改變，同時，英美對日本如果還懷有若干企望，或還準備阻止日本的行動，則越南問題解決之日，就是一個重要的分枝點。英美阻止日本南進的行動，現已證明只是用外交與恫嚇，是難使日本予以收場的，自此英美或將因保衛殖民地而更下決心。英美方面所宣傳的對日經濟抵制與制裁等等，以至於戰爭，都應當認爲是可能的，而不必然是宣傳的，惟當時間上還有問題。

就法國而言，越南問題之解決，證明法國現在在世界上難於自己保有一大殖民帝國。在近東方面，已把敘利亞丟了，遠東的越南，法國再也不能有戰前那樣專制的，獨立的統治權與統治力。法國戰後，而欲保存其殖民地，在非洲與美洲，過去即證明是不易的，現在證明在遠東他又需要日本的保衛，在世界戰爭繼續之中，法國過去的獨自保衛殖民帝國的政策，是澈頭澈尾的失敗了，將來法國是否還能有殖民帝國，是很令人懷疑的。

總之，越南問題，本身並沒有多大重要，他那一點點資源，在世界戰爭中的地位，也微末不足道。他的所以重要，就在於在現行國際局勢中的解決機會；在日本，是南進的前提要件，是日本擴張勢力，或保衛大東亞的第一步驟，是日本準備並決心以應戰與應付一切困難來實現其目的表現；在英美，是阻止日本南進之序幕戰之失敗；在法國，是決定其今後國運以至於國策的關鍵；就遠東而言，越南問題之解決，雖不足以表示戰爭立將爆發，但可指示出戰爭，至少是某種形式的戰爭，是應當在預料之中的。

中華民國三十年七月廿五日

越南問題的發展

日本在南太平洋不能用閃電戰，從這一點，可以推測日本的戰略是步步爲營的推進，殲滅打，而對方面英美的反應，也是慢性的。把握這一點，再把某些別的因素加入考慮，就可以討論越南問題的發展。

南太平洋之所以不會有閃電戰出現，一來因爲陸軍的機械化部隊的新配備，與隨此新配備以俱來的新戰術，以此造成與敵方戰鬥力的差度，在海軍方面可是至今沒有這種跡象；二來因爲新加坡一帶的自然地理不適宜於大規模的主力決戰，亦即不具備中央突破的條件。故戰爭若在此處發生，自始即呈現其爲長期戰；故雙方的戰前準備，都不厭過於完密。

日本之從法國手上經營越南，獨美國之從英國手上經營荷印，雙方都需要時間。羅斯福總統於其解釋過去之外交政策時稱：「倘美國不以出售予日本，則日本必於一年前進犯荷印。」日本也一樣。日本幾次聲明對荷印擬以政治方式解決，不擬訴諸武力，就是因爲不願意荷印洋面上的戰爭過早發生。

至今南太平洋的行動程序，仍視雙方的準備程度而定，德蘇戰爭與此尙無直接關係。日本還沒有解決越泰問題，而美國則雖已從英國取得共同使用荷印之權利，亦尙在充實此權利。越南之價值，在作戰上不在經濟上，日本雖得越南，於衝破英美之遠距離經濟封鎖，意義甚少，而其在作戰上之價值亦限於防衛方面，僅此不足以官荷印即已受到被進攻之威脅。如此，當前英美對越南問題的干涉，似將着重在斷絕對日經濟關係，並運用對法外交，使日本在越南之所得不能圓滿。倘若貿然以戰爭來阻止，則就當前的形勢來說，只有驅使法國在越南復達其在敘利亞之決心，此非英美之利。

倘若太平洋戰爭竟因越南問題而爆發，則這裏的關鍵只有從法國身上的找。法國初未加入軸心，只顧抱殘守缺，採取被動的自衛手段，但自停戰以來，在此種被動的自衛手段之下，其在海外的殖民地幾已喪失殆盡，海軍亦遭嚴重損折。但法國的此種中立政策，迄今未予放棄。此次法國對日本在越南問題上的妥協，意義亦只等於她的處理敘利亞問題，因為對德停戰協定中，法國固已承認在敘利亞予德國以軍事上的便利，而在越南予日本以軍事上的便利。這裏就要看英美現在對越南和不久以前對敘利亞的政策有什麼不同。

人們可以推測，在今後一段時間內，英美對法外交可能有積極的活動。這原因，一半是在德蘇戰爭的形勢，一半是在越南問題本身。德蘇戰爭已呈現長期戰爭的跡象，德國閃電戰略一面作戰的原則今後恐難繼續如此，對方的新戰略已在逐漸形成，即多邊作戰來應付一面作戰，以幾個大單位的分散作戰來應付中央突破。蘇俄境內的戰線是一個單位，敘利亞及中東一帶英國已準備好另一個單位，這個單位或者還會包括土耳其在內，此外，在歐陸西面，英國也仍在覓取另一作戰單位。在建立後一作戰單位上，法國的地位有她特殊的價值。當英美如今正在鼓動西班牙與葡萄牙之際，說是放棄了法國，未免不合情理。大概英美如今正在設法把法國找回來，雖然剛剛因為敘利亞問題被迫脫。怎樣把法國找回來？利用特戈爾是一種方式，和貝當政府妥協也不失為另一種方式。如果德國的威脅力量被牽制在東方，不能解脫，而英美給予貝當政府以法殖民帝國的担保，則法國的態度將很值得研究。或者越南問題就是英美對法國作這種活動的開端，也未可知。英國可以佔領敘利亞，可是越南的情形不同，如果法日妥協，英美是不能以戰爭來阻止日本的深入越南的。如果走相反的路，法國和日本衝突起來，則英美將發動戰爭以為呼應。

可是，照已有的資料來看，越南問題現階段的发展最可能是停止於不澈底的解決，僅僅較之上次日

越談判的結果更推進一步而已。貝當元首雖有同意日本保衛越南的談話，但同時說明讓步程度不超過停戰協定之義務。這樣，日本的推進還是存在着某種限界。至於另一方面，英美對法國的外交活動，企圖把法國重新拉回來，則在目前時機似乎還太早，至少也要等到兩個月之後如果德國不能佔領莫斯科，再格勒與烏克蘭，或者佔領之後仍然不能解決東線的戰爭，德國的弱點與困難因此而明白顯露之後。但在如今法國是不敢輕易投機的。這次越南問題可以是英美企圖與法國妥協的開端，但也不過是開端而已，距離結果尚遠。如此，則越南問題還有第三次發生的可能，不至於經過了這一次以後的問題就不再是越南而直截了當的轉入荷印。至於英美方面這次的反覆，則將不過是對日禁運；掛在諾克斯的嘴上的對日戰爭不見得就會因此而爆發。

中華民國三十年七月廿六日

誠意

我覺得我們不應該根本懷疑日本完全沒有誠意，如果要根本懷疑，只好一直打下去，永久不來講和。如果誰有一天要講和的話，我們便一方面不能使人來懷疑我們的誠意，同時我們也不要懷疑人家決無誠意。

摘錄 周佛海「關於組織中央政府」

凍結中日資金

越南問題的反應是英美凍結中日資金，不是戰爭，凍結資金的反應則將是經濟的報復，或者還會有某種政治的報復，但也不是戰爭；到戰爭仍然有着某種距離。

日本在廣行的產業再編成與移轉對外貿易的路線，即為對資金凍結，禁運，與海上封鎖的事前準備。這種準備只能緩和困難，不能移去困難。要移去困難，將只有以武力來衝破。但在當前，只能採取報復。

可能的報復，可以拿德國做參考。德國是停止美國的經濟活動，不但在德本國，也在其佔領地。如此，在日本，乃至於在中國淪陷區內，英美的經濟活動將受到打擊，是想像得到的。這種打擊，有可能是被沒收。據愛特迪·史諾的說法，日本有可能沒收英美在華的資金與產業，數達二十萬萬美元，不過在手續上還有問題，不至於就急轉直下到此一著。只看英美，雖已宣佈資金凍結與日印日緬商約廢棄，但並不就此斷絕對日本及中國淪陷區的貿易，而日本大藏省頒佈之外僑交易取締規則，按其程度，也不過是初步的報復。

在中國方面可注意的是，上海租界之所以迄今尚得存在，固由於日本對英美關係的惡化是漸進的，與此相配合，避免採取斷然的行動；也由於上海之為國際自由市場，尚有使日方容忍其維持現狀的理由。現在英美凍結中日資金，對日關係惡化雖未至尖端，但已成爲顯著，而且上海的國際自由市場的資格亦因此而失去。這樣，租界的命運就很值得研究。

其在重慶，早想切斷和平運動區域的舊法幣，而以此解脫責任。可是有一個很長的時期，重慶仍在

利用上海市場，所以不能下這決心。而且沒有得到英美同意，蔣也沒有辦法可以切斷。但自去年下半年開始，日本在華中強化物資統制，上海市場對於重慶的意義因此消失殆盡，所以有這次蔣對美英的請求凍結。這一凍結的作用，就是切斷和平運動區域的舊法幣。

經此切斷，上海的外匯黑市並不會消滅，但有可能最後竟至於消滅。舊法幣既與外匯脫離，其作國內通貨的資格將受到影響，是無疑的，或者還會發生舊法幣在和平運動區域與在抗戰區域的價格剪刀差。我們要注意到的是，新法幣是與舊法幣保持某種聯繫的，就是日軍用票也不能例外。舊法幣經此變動，新法幣應如何改正對舊法幣的關係，而自立基礎，乃是目前就須考慮的問題。還有，中日黃金被凍結之後，上海游資的混亂情形可想而知，如果沒有辦法處理，則囤積之風將一發而不可制。有人以為游資將逃往重慶，這倒不足為慮，因為重慶既有切斷這方面的舊法幣的決心，游資又不能變成貨物通過封鎖網運到重慶去，光是把舊法幣送回，是不被歡迎的。不過目前黃金雖被凍結，上海的一部份游資還是可以變成和平運動區域的物資而輸出，再變成英鎊美元，經過幾道手續之後流回重慶去，而其變脫下來的舊法幣，則仍然留在和平運動區域。他們的這種手段，我們不可不知道。

凍結資金並不就是斷絕商業關係，但商業關係的斷絕將隨之而來；凍結資金並不會引起戰爭，但到達戰爭之距離已因此而縮短。日方為應付此現實的趨勢，近衛新聞正在改訂中的經濟政策，將較前幾天的預定程序還要強烈的推進，並且對在華佔領地的物資統制，也將提出新方案。不但如此，日本對於國民政府的旨趣，援助其政治機構的強化這一層，也將更堅定的貫徹其一定的目的。這在我們和平運動者，正是打疊起精神的時候，時勢所趨，我們已非積極參預東亞問題不可，只是我們無論何時都應牢牢把握住中國的本然，當心在國際的大變動中消失了自己。

中華民國三十年七月廿八日

土耳其的緊張

近來經由蘇聯的積極宣傳，土耳其問題又形緊張。

據蘇聯的宣傳，德軍在保加利亞，土耳其邊境集中大軍，修建機場，橋樑，公路，似乎德軍即將東下的樣子，蘇軍所俘獲的德軍文件，據說也說明德國軍部對於進攻土耳其已有充分的準備，何處進軍，何處築營，何處設司令部，都已有所計劃。

本來，與說德國不準備經由土耳其以進攻近東油田，這話是不可以相信的。自給自足的歐洲廣域經濟圈，不能缺少了近東這油產地，德國要迅速的擊潰英帝國或蘇聯，也似乎不能避免走這一着。但是，要說現在德國作這一準備，或許又有些過早。

因為，蘇德戰爭，德國現在的發展，雖似速度已減，蘇聯也在努力實現其先行優化戰線的戰略，但德國似仍準備突破其陣線，迅速的佔領重要城市。這樣，德國便不能不以最大的兵力，在戰線優化之前，把蘇俄的戰略，予以擊破，以此，德軍在軍力上，似乎未必能有餘力再發動一場或許要與英軍決戰的戰端，使自己兵力分散，不能集中攻擊某一點。最近，德空軍對莫斯科空襲之積極與生力軍之派遣，證明德軍在這方面是想積極打開或將僵化的戰局，德空軍再度襲擊英倫三島，證明德軍還要防阻英國之飛機補充與休養，義空軍與潛艇隊之在地中海活動與進攻馬爾太島，指明德義方面也防阻近東英軍力之增強，且準備奪取英地中海的海軍樞紐地位。

總之，德軍目前的主要目標，是擊潰蘇聯，其他的動作，都是預備的工作，因此，說德軍將發動對土戰爭的話，或許太早了，即令德國想與遠東日軍的動作作配合的行動，但現在日本的準備，也似乎未

完成，德軍正不必作過早的自縛行動。

反之，在另一方面，英國目前確應有在土耳其發動戰爭的計劃，因為，這是英國惟一可與德國在陸上接觸的地點，在伊拉克與敘利亞相繼平定之後，土耳其對英的關係，必將改善，因是所謂英土互助協定之有效性，必將增加，英國爲實現其對各方的諾言，爲援助蘇聯，自有在土耳其境內發動戰爭的客觀需要。現在，英人自己也承認因增加近東兵力，而地中海航運增加，或者就指明英國的準備。越南問題之後，英美迅即對日本凍結資金，美國海軍由檀香山西移，也指明美國援英的路綫，是經由遠東，援英物品的目的地，是近東，所以美國不能不保衛這一路線，以使英國的準備，可以迅速增進。

英國自身，或許要等待蘇聯兩敗俱傷，自己準備充分時，再在這裏發動，可是，史太林似已迫不及待，一再要求英國創立一新戰場。英國的計劃，是否會爲蘇聯之催促而提早實行，那就一方面要看英國準備的程度，一方面還要看蘇聯潰敗的速度與程度而定了。

近東不能平靜，是事實之必然，不過目前的發動權，未必在德國手中，發動者還將是英國。在近東戰爭爆發之時，遠東也許會有問題，從而世界大戰的決戰場，就會西由近東，東至太平洋了。

中華民國三十年七月廿九日

可注意的法國動態

法國的若干報紙近來不斷催促政府表明立場，甚至要求改組內閣，與德國斷然結合，而以此挽救法國的海外殖民地。這種論調反映法國的海外殖民地的繼續喪失，已引起法國內部的深刻不安，但不能視為此種論調可以代表法國的趨向。

法國是在海上，故喪失殖民地的嚴重性，不亞於其在陸上的馬奇諾防線之被突破與巴黎之淪陷，或更過之。當初法國與德國締結停戰協定，是希望剩下來的陸上的半壁國土，加上完整的殖民地，仍然可以保持法國的本然，比較遜都摩洛哥，繼續對德戰爭要合算。這種做法，困難當然有，比方說喪失了工商業中心的北部領土之後，法國對於其殖民地，作為領袖羣倫的資格即起動搖。但如果沒有英美的壓迫，則這種困難還不至於使法帝國潰散。法國本土的命運是握在德國手中，而其海外殖民地的命運則操在英美手中。法國如果放棄中立，而在英美與軸心國之間作一選擇，不是可以輕率從事的。

現在法國的海外殖民地，一部份已經喪失，另一部份又正在喪失中。如果殖民地離法國而去，則法國將不復存在。這攤子下去，她的中立，是否較之荷蘭為失算呢？可是，法國現在還無須做這樣的比較；她還可以再中立一個時期。

法國的資格是變重的。德國是看在地方的殖民地份上，怕她的殖民地加入英美，所以和她停戰。英美則看重她的本土，因為法本土至今不失為歐洲大陸上的一個重要據點。所以法國處在軸心國與英美之間，是以她的殖民地來取證她的本土的存在資格，同時以她的本土來取證她的殖民地的存在資格。然而整個的担保只能給予法本土，能給予法國的殖民地以担保者，則只有英美；越南除外。但法國自停戰之

日起，英美即在掠取法國的殖民地，只是避免對法國宣戰而已。避免對法國宣戰，是怕法國會因此被驅入軸心國集團；而以局部問題與地方事件的方式掠取法國的殖民地，則是深知法國也同樣在避免對英美宣戰。英海軍會局部打擊法海軍，造成法海軍的嚴重損折，又曾在敘利亞互相戰鬥，然而法國至今保持對英美與軸心的戰爭的不介入政策，即如此次法日關於越南的協定，也沒有超出這範圍。

法國的殖民地雖遭英美宰割，但這種宰割，至今還是不確定的。所以不確定的緣故，是因為英美倚在希圖留給法國以重新投奔英美的後路。也因為這種不確定，德國纔至今不敢輕視法國。德國的心目中還有法國的海軍，而英美的心目中則除了法國的海軍外，還有法本土在大陸軍事據點中的地位。這也是法國之所以在英美與軸心國間仍能徘徊的餘裕。

法國現在有避免與英美決裂，同時也避免加入軸心國的理由。德國的同盟國義大利，處於目前的時機，都在地中海保持沉靜，法國當然需要比義大利還更沉靜，避免與英美決裂。若說法國將掉轉頭來看看軸心國的弱點，則此種弱點也尚未顯著，何況英美在西班牙與葡萄牙的活動尚未成熟，法國而以其本土供英美再建西戰場之用，現在就來放慮這一着，是未免過早。

如此，法國因為喪失殖民地而引起的嚴重影響，在目前雖有可能釀成閣潮，但不至於走到政變。即使現閣因此而改組，法國的外交方針將不會就此發生根本變動。卻是要到英美蘇對軸心的戰爭形勢，勝負的跡象相當顯著之後，纔是法國放棄中立選擇去就的時機。

中華民國三十年七月卅日

資金凍結下的上海貿易

英荷印對日本與中國的資金凍結，再加上日本，滿洲國對於他們的報復，使上海市場陷於極度的紊亂。最近，美國許可證制度詳文已行頒佈，使世人明瞭了美國對於中國資金凍結的限度，使人更能揣知今後上海以至於淪陷區域海口的中美貿易所能經營的範圍與方式。同時，英美表示如日本報復行動不激烈，英美凍結資金方式，決從寬辦理，更加上日本船隻，得到美國當局之許可而駛抵美港，且可安全駛離，日本船隻滿載木材亦得駛離加拿大，證明英美目前對待日本的態度，遠沒有對待德義那樣嚴厲。在另一方面，日本之報復行動，也正式聲明將視英美態度而定其寬嚴程度，日本大藏省駐美財務官還準備償付美債息金，這些又證明日本還不擬再使局勢惡化。現在，美國與日本，都在利用外交上的技巧，來減低資金凍結所引的局勢的嚴重性，不過，兩方面的政策，還依然沒有變更。

在日美仍各自運用外交技巧的夾縫中，上海的貿易，還有一線生機，從而美國許可證制度中所留出的通路，還可以走一個時期。前幾日，日文上海每日新聞認為上海港將來的貿易，將會益活潑，日本在滬紡績界，也認為不受資金凍結的影響，天津對於進出口貿易，停發執照，但仍發在進出口連鎖制下的對滬出口執照等等，似乎都是有見於此。

事實上，如果現行遠東局勢及租界地位得以延續下去，前面的推測，是有相當理由的。我們就美國許可證制度所允許的貿易範圍與形式來看，可以發現上海的貿易，將有如下的特點：

一、此後美國特許銀行所允許資助的上海對外貿易，是正常的貿易，這是說，軍需材料以及軍需品的貿易，特別是進口，在上海是難於獲得美特許銀行的資助的，出口將是例外。

二、正常貿易經營人的限制，等於沒有限制。因為他允許美特許銀行對於「僑居」在中國的一「被封鎖國家」的國民之經營貿易與處理財產予以資助。這就是說，美國的意思，是想把上海或其他中國口岸作為自由口岸，雖然不許敵性國利用，美特許銀行為軍需品購辦機關，但僑居在中國境內的敵性國家公民，確可經由美特許銀行，經營正常貿易，處理財產，祇要按照習慣處理且匯票價值與貨之價值相合。

三、美特許銀行如此取得的外匯，重慶並不能取去，依然要留在當地以資償付美國或其他國家的進口貨物。這是說，重慶想透過美國來攫取淪陷區域的外匯的計劃，已行失敗；美國自動的把這一區域的外匯分離出來，並且又決定今後的外匯買賣，祇以正常商業之進出口為限。但是，整個中國的貿易，都是入超，現在淪陷口岸的舊法幣匯價，是以出口貨與逃避在上海的外匯及在外投資利息來支持的。在凍結資金之下，中國在國外的遊資與投資外匯，是無從解凍，缺少來源上海日前日銀行賣出的外匯，與此後出口所得的外匯，究竟能否應付得了那洶湧而來的進口貨，或是問題。在這種情形之下，如不任令舊法幣匯價猛縮，重慶又將採取何種策略？缺乏外匯遊資對舊法幣匯價的支持，重慶維持外匯價格的語言，是否會把重慶的頭壓扁呢？

總之，目前的國際局勢與各國的外交技巧以及美特許制度之本質，使上海對外貿易，還有繼續的機會，並且許多別的口岸的進出口事業，也許會以上海為轉口地。上海的市面，雖不必然能因此繁榮，但也不會衰落。外匯的黑市場，必將逐漸狹隘，舊法幣的匯價，仍將因中國對外貿易的本質而無放棄的機會，重慶要維持，不免要有損失，美國要維持，他就要把目前的無所統制的許可制度，再行加緊統制，削減中國的進口貨。可是，這種措施，又不是美國獨自自主予以決定的。

在英美日各施外交技巧的夾縫中，上海貿易還可有生機，等到外交技巧已達到目的，或根本無用，且歐戰場面有劇變時，上海在夾縫中的生存意義，也就消失殆盡了。

中華民國三十年七月卅一日

資金凍結後的局勢

近衛三次組閣之初，我們即已指出日本的外交將由觀望到行動，而其對象則為越南與海參崴，但並不就此走到戰爭。現在事實的發展也正是如此。

因越南問題而引起的資金凍結與反凍結，趨向是嚴重的，但仍有其現階段的限界。現在雙方的凍結都還留有空隙，這就值得研究。我們說過，太平洋的戰爭將是慢性的，決勝不在於開戰時的先發制人，而在於開戰後的長期實力較量，因此雙方都在努力於發動戰爭前夕的一段餘裕時間來做準備工作。英美的凍結中日資金，其目前的任務僅為阻撓日本的準備工作程序，使英美自己的準備工作可以趕在前頭而不是驅使日本即刻斷之戰爭，因為日本如果被逼而即刻作戰，則英美進行準備工作的餘裕也就沒有了。所以凍結資金，是備戰的鬥爭，不是備戰的終結。有人因為看到資金凍結而猜測戰爭就要爆發，又有人因為看到資金凍結的留有空隙而猜測戰爭的危機就此可以緩和，都是錯誤的。

凍結資金之舉不能阻止日法關於越南的協定的成立，但對於剛在開始的泰國問題與海參崴問題則有顯著的緩和作用，這在英美看來，可以說是越南問題告一段落後的亡羊補牢之計。日本並非不知道這一層，但日本仍須珍惜發動戰爭前夕的這千金一刻的餘裕。她對英美資金施行反凍結，是以同樣的謹慎在避免刺激。英美雖然用凍結中日資金來警告日本將加於泰國與海參崴的強烈外交行動，日本也因此不能不稍稍收斂，但日本的去路並不因此就被遮斷，她還是在小心的前進，進得一分算一分。她之所以還在避免刺激英美，就是為此。不過要明白，她對泰國與海參崴的要求是沉潛下去了，但並非就此撤消了這種要求。

就泰國問題來說，前幾天越南問題尚在積極進展的當時，即已喧傳日本對泰國將有要求，現在卻不大談起了。這不僅是因為凍結資金權使她不能不更謹慎，還因為泰國問題的性質與越南問題的不同。泰國在陸上不能不感覺日本的力量，但同時她在海上不能不感覺英美的力量。這兩種力量現在對於泰國還是平衡的，所以泰國還可以再中立一個時期。

英美對於泰國是勢在必爭，和對越南不同。因為泰國現在已成爲緬甸與越南之間的惟一隔絕體，而且從泰國可以深入馬來半島，直接危及新加坡。所以日本倘若對泰國行使武力，將等於太平洋戰爭的全面發動，當日本還沒有發動全面戰爭的決心時，她是不會走這一着；何況對泰國如果行使武力，是要通過越南或以越南爲據點，而日本在越南的現有成就，也還不夠。

如此，我們可以想像日泰關係的發展是很慎重的，而日泰之間訂立程度輕於越南的某種友好協定，則有可能。

關於海參崴，合衆社有日本要求以海參崴爲非武裝地域的消息，但這個問題也不會有惡性的劇變。日本對德蘇戰爭中立，而要求蘇俄保證不和美國進行任何足以危害日本的軍事合作，這也是在情理之中；但日本仍願以外交方式來處理這一問題。有人以日本在華北調兵這一類未能證實的消息，和關於日本北進的猜測雜湊在一起來觀察日蘇問題，那是太隨便。

至於上海租界，資金凍結的影響在這裏有最尖銳的反應，並且循此趨向發展，將歸結而爲取消租界的存在資格。但在目前，上海市場尚能在凍結與反凍結的空隙中保留若干國際貿易的機能，任何方面都不想把租界問題就此作一斷然的解決。大概租界現狀還可以繼續維持到幾個月之久。

中華民國三十年八月一日

太平洋風雲中的泰國

我們不能否認泰國現在的地位，是遠東的巴爾幹。泰國本來並沒有這項資格，但南太平洋的緊張形勢，外弛而內張的形勢，逐日繼續下去，使泰國具備了這種資格。

近來，英美新聞的注視點，已由越南轉向泰國。關於泰國的表明政策，日本的給予泰國何種優惠，與其要求泰國的交換條件的報道，接踵而來。如以越南問題之經過與日本現內閣的性格來觀察，我們還不能證實這些報道，但是最低限度，我們應承認這些事並不必然是毫無根據的。

泰國自現當局掌政以來，即逐漸設法脫離英美的控制，而與日本親善，不過，泰國的經濟關係，使他不能完全脫離英美。自法國潰敗之後，因越南問題而日本與泰國更接近一些，泰國領土之爭與最後的解決，都指明泰國得助於日本者甚多，以此，泰國親日的態度，逐漸表明，乃是世人都能想像得到的。

但是，泰國親日趨向顯明之時，英美對於泰國的壓力，也稍稍增加。泰國在美定購之飛機，在菲律賓被扣，泰國燃油在英美拮据之下，感到缺乏，泰國米糧出口之銳減，更進而影響及於整個農村以至於都市經濟生活，又是現實的問題。所以，在親日空氣正濃厚之時，泰國的經濟使節，反不得不南下新加坡與英國及荷印商討商務問題。經濟的現實，先對於政治的信念，作過一次鬥爭。

英國自然對於他這次經濟鬥爭的結果，感到滿意。可是，太平洋的風雲，是在逐漸成長，新加坡的佈防，由海，空而陸，馬來聯邦陸上的佈防，北邊與泰國接壤，緬甸的佈防，東邊與泰國接壤，海上的佈防區域，概及於新加坡至曼谷的航線。為保護緬甸與馬來半島的連繫與前衛線，英國對泰國要下工夫。利誘之不足，繼或威之以兵，於是，泰國的軍事使節，也南下而參觀英國在馬來半島的防務。泰軍

事使節的感到滿意，弦外之音，突流露出親英的舊調。

在這一機會中，我們又聽到泰國親英派在英國支持之下，準備推翻親日政府的謠傳，自然，我們更不能忘記泰國被流放的前國王，現在還在英國作寓公。

日本報界對於這一消息，特別注意，並不時聲明這是日本所不能允許的。

最近日本與越南簽訂互助協定之後，泰國政府發布中立政策的聲明，這表示泰國已擬和平，不擬接受外國的任何軍事與經濟壓力，不參加外國的紛爭。泰國並因英泰有互不侵犯協定，且認為日本南進亦無需通過泰國，而表示對於自己的中立政策的信心。

可是，在另一方面，客觀的戰略形勢，賦與泰國的地位，使泰國現在的中立政策，或將不免遇到難以應付的問題，這次戰爭以來，許多小國都不願捲入戰爭漩渦，而終於不得不捲入，這便是泰國所應體認的。

現在，決定泰國命運的，是南太平洋的各國的鬥爭與準備，倘若英美與日本能寬對南太平洋的妥協，則泰國的中立，也就可以維持，倘若英美與日本終必一戰，在戰爭爆發之前，則泰國的中立政策，便將遇到試驗，也或者泰國能否維持中立，就可決定南太平洋的和戰，他是南太平洋的火藥庫。

美國在凍結資金後，又表示希望日本改變政策而與英美合作，「巨棒」之後，繼之以「糖餌」，糖餌的內容，又是什麼呢？這裏費推測。日本的態度是顯明的，他要堅定的，穩定的步步前進以備戰，雖不懼怕戰爭，但避免被動的決定開戰時機，美國正復相同。在日美還運用外交技巧之時，泰國問題在現在或者還未列入議程，可是最近必將成爲世人注意之點，日美選擇了適當機會時，泰國問題，就成了這一鬥爭，或者就是戰爭的序幕與導火線。

中華民國三十年八月二日

從何測量日美關係？

因美國之實施禁油條日，使人不能不重新考察日美間戰爭危機之進行程序。前幾天英美於凍結中日資金之後，曾表示願望日本與之妥協，其實實意義是企圖藉此緩和日美對泰國之活動。現在實現禁油，證明此種企圖已歸失敗，而日本仍在按照其既定的步驟沉着進行。泰國問題一天比一天緊張，此外還有海參崴問題。

日美間戰爭危機的爆發點，究竟從何去測量呢？有下列兩個假設。

一個假設是，美國在集中注意於德蘇德英戰爭，而日本則在繼續觀望德蘇德英戰爭。倘若德國戰勝，日美戰爭即為不可避免，倘若德國戰敗，日美戰爭可不致發生。如此，則日美戰爭是或然而非必然，而日美關係的決定關頭的來到，不會在德蘇德英戰爭的勝負局勢顯著化之前。

這個假設是不成立的，因為無論德國戰勝戰敗，日本的東亞共榮圈卻已是無可伸縮的東西。許多人都把東亞共榮圈只看做尙屬一種理想，理想是可以伸縮的，卻不知道與東亞共榮圈不可分離的中日問題乃是一個極嚴肅的現實，現實是無可伸縮的；日本如果放棄共榮圈，便等於放棄五年來對華戰爭的結果。又因為日美間戰爭危機本身的發展，有可能不及等待德蘇德英戰爭的勝負局勢顯著化而先已走到了爆發點。

另一個假設，美國雖並不希望於德國戰敗之後不戰而屈日本之兵，但仍努力於延遲對日戰爭的爆發時機，而以此取得順利的援英援蘇的餘裕。除蘇俄境內的戰線以外，英美正在進行重建第二戰線於西歐，並佈置第三戰線於近東。美國要利用安靜的太平洋以運輸物資。倘若日美開戰，則太平洋日潛艇

之活動將較甚於德潛艇在大西洋之活動。美國雖明知終將有這樣的一天，但甚願這一天不至於很快就來到。日本要延緩對美戰爭的爆發，以充實對美戰爭的準備，而美國要延緩對日戰爭的爆發，則除爲了充實在南太平洋的軍事準備，還更爲了顧到在歐洲戰場上的佈置。如此，日美間戰爭危機的爆發點，大概還可以有較長時期的延宕。

這個假設卻是只有一半真理，因爲日美雙方願望延緩戰爭的爆發時機是一件事，而戰爭危機本身的動律則是另一件事。太平洋戰爭的爆發將仍取決於泰國問題，而非取決於歐洲戰場上的佈置程度。太平洋的危機與歐洲的戰爭是息息相關的，但兩者仍各有其自己的範疇。

泰國問題比較海參崴問題更有決定的意義，理由是，無論泰國或海參崴，日本如果對之行使武力，都可以構成日美戰爭的導火線，不過海參崴問題現時還不妨保留，而泰國問題則需要先發制人，倘若因泰國問題而促成戰爭，日本再去佔領海參崴，仍屬未遲，但倘若因海參崴問題而促成戰爭，日本再去佔領泰國，那就要困難得多。所以人們可以想像，日本對海參崴雖在進行準備，但現時不過是準備而已，而對於泰國，則已在開始走入行動的階段。這是基於日本爭取共榮圈的決心，也由於技術上的法則如此。

中華民國三十年八月四日

第二戰線

德蘇戰爭爆發以來，英國方面即有創立第二戰線的宣傳，李維諾夫與史太林也分別對英國作該項請求，英國共產黨最近更有同樣的創議。近視眼的人，似乎會認為這只是宣傳，而不能見諸事實。但如仔細的把德國最近又對英國轟炸，以及由法國至西班牙的許多外交活動，聯合起來看，我們又不能說第二戰線一說，只是空中樓閣。

德蘇戰爭長期化的趨向，逐漸顯明，蘇聯固求其如此，德國閃電戰三優點，迅速，準確與猛烈，現在都證明稍失去其價值，所以德國軍人也不得不承認戰爭要延長，在延長下去的戰爭中，德國二百餘萬大軍，不能不膠着在前線，死傷不能不求其補充，增加攻擊力又不能不增派軍隊，每日三十萬噸汽油的消耗，既需解決運輸問題，又需解決生產問題。西歐戰役中利用敵國資源的成績與計劃，現在都需要改變而以自己控制下的資源為根本。

在這種情形之下，英國要創立第二戰線，是有機會的，因為東線戰爭之長期化，德國也不能不對於英國這一計劃作適當的防範。最近數週來的外交活動或者就證實這一點。

大概所謂第二戰線，不會在近東。近東只是德蘇戰爭之延長與擴大，而不是新戰線的創立。第二戰線的可能成立地，還在西歐與西南歐。

自日法解決越南互助問題以後，巴黎的法人報紙，即鼓吹德法對於非洲也訂定同樣協定。美國聞悉之下，對法國威利參施，公然宣佈法屬非洲殖民地如有變動，是威脅美國的安全。李希與貝當上將之一再會晤，透露出其中之緊張。在另一方面，德法關係之再度緊張，也暗示出德國的活動。我們覺得德國

現在因東線的關係，雖未必對法國有積極的要求，但至少也應有消極的要求。傳聞之德國宣布如不獲得滿足，德國即準備以戰勝國的態度對付戰敗國法國，與事實上法國淪陷區與未淪陷區邊界之部分封鎖，顯然的，其意都在壓迫法國，至少德國希望法國不要過於接近英美。

貝當元帥領導下的法國政府，在左右為難之中，自然會再度應用機會主義的政策。看到德蘇戰爭之長期化，法國當然會比較出德美兩方壓力現在之輕重與將來的可能結果。維希政府致送陳文與德國，聲明按貝當對希特勒的保證，規定法國無以軍事援助德國之義務，法國仍然持此態度的報道，或許就洩露出法國的真態度。

總之，在德蘇戰爭行將長期化的情形下，英美努力壓迫法國俾便建立第二戰線，德國至少亦應消極的壓迫法國阻止這一可能性之實現，法國必利用這一機會，以對抗德國的直接壓力，都是極合於常理的。德國戰爭長期化的趨向愈顯明，這一幕外交活動，也必愈緊張，而終於要有驚人的結果。

法國以外，美國早就注意到西班牙與葡萄牙。前些日子，美國傳德軍有將假道西班牙南下的宣傳，目的只在掩飾美國在這裏的活動。去年西班牙農作歉收，阻止西班牙參戰，今年西班牙農收也不過是平年，糧食問題，仍將影響到西班牙的政策，何況英美的金元外交還在那裏活動呢？在另一方面，西班牙藍師團之派遣與蘇納之聲明不許美國佔領葡屬諸島，也自另有其意義。並不一定表示西班牙將絕對跟德國走。過去可說明現在。簡單說來，在現在西班牙或仍不會參戰。德蘇戰爭長期化趨向明顯，德國大軍在東線膠着之勢已成，英美威利參席時，西班牙對於英美第二戰線的意見，又將如何，現在是不必早些預言的。

第二戰線，不是空洞的宣傳，是有外交活動作其證明的。現在的法國與西班牙，是英美與德國兩方的注意地。將來的結果，雖難預測，不過現在的形勢似指明德國的活動，消極的意義重於積極，並且主

動權，也似乎不在德國手中，我們不要被英美的宣傳蒙蔽，而忽視了英美的積極性。

中華民國三十年八月五日

清鄉的意義

我們要救老百姓，所以我們決定了要清鄉。這個工作在軍事的意義上，是把亂七八糟的游擊隊，共產軍和土匪都打掉。在政治的意義上是使全面和平，確立一個穩固的基礎，國民政府的行政權能夠在清鄉區內全部推行。在經濟的意義上，是將鄉區裏互相封鎖的經濟狀態，改進人民的經濟生活，使農村能够復興起來，戰爭後的經濟建設，也可得到一個復興的基礎。

摘錄 李士羣「清鄉工作的展開」

時代與文人

和平運動的理論到現在已有很完整的一套，以後也不必再有發明，卻是只要保持一點說老實話負責任的精神就好。說老實話，是敢於正視現實，負責任，是對中華民國負責任。

現在的情形是，理論走在現實的前頭。本來理論是走在現實的前頭的，但走得過遠，以至於回頭一看，不見現實，也是不好的。因為再下去，就會沒有根據，而又不能不在過高的理論與過低的現實之間找一個配合，這樣固然可以發明另一種理論的體系，然而究竟還是不發明的好。

比方說，中日關係是合作，不是混合，所以即使日本方面，都已再三聲明中日兩國應相互尊重其本然之特質。這已經很够，並且是很正確的。可是現在我們這一邊，卻又發明了「混成一體」說，這便是另一種理論的體系，這就不對了，還是保持原來的中日一致而非一體的說法來得正確。

再比方說，以前是常常說到和平運動是艱難的，並且以孤臣孽子自況，近來的口氣卻稍稍不同了，往往是很堂皇。但也仍然有人以為，要堂皇不如先求嚴正，好說不如苦幹，原來的理論是「在不自由當中爭回自由」，倘若另來發明「以不自由為自由」的理論，則雖然大概不會有人敢於出來反對，但決不會有人聽的。

宣傳不是文化的全部機能，為文化而文化的說法是否成立，這種過於高深的哲學且按下不表；單就今日的中國，文化也實在被摧殘得太厲害，而且還在繼續被摧殘下去，倘能於宣傳之餘，保存一點與宣傳政策無關的文化，總是好的。有些知識，是超於和平與抗戰之外，並且不但中國需要，日本也需要，甚至第三國也需要的。自然科學是最顯著的例，即文學哲學等要是僅作觀察，不下結論，給讀者以自己

可以想一想的自由，或者也是值得做的。今天以至於今後，假使不是深明政策，環境所驅，批評是要愈慎重愈好，不但是關於中國，關於日本，就是關於第三國的事情都一樣。不過，雖然不表示見解，光是說些寫些中國還有幾個省份，世界上有幾個國家之類，使大家知道知道，這也是應該的。因為中國再被摧殘下去，將來或許會連這一類知識都滅絕的。這一類知識能够保持得不滅絕，文化人的功勞已經值得讚揚了。

不能判斷問題，光是提出問題也好，連問題都不能提出，則就是迴避問題，迴避現實，但只要不故意曲解問題，不捏造現實，也還算是好的。文化人的條件是「行吾心之所安」，至於行得甚少，那也只好予以原諒。前人所說「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爵與」，是不能責之一般文化人的。這固然是時代的悲劇，但比較都去扮喜劇總得好些。

中華民國三十年八月六日

最低的限度

由於黃金的相互凍結，日本對英美關係已屬空前緊張，不過同時也有相反的活動，這就是日美妥協的一類傳聞。將來發展的結果，或是斷然出於一戰，或竟能拖延，而不至於作更進一步的惡化，這一類的問題，當為現在我們所最注意的。但究竟將如何，似乎也可以尋求一適當的標準，最低的限度，作客觀的衡量。當然，我們並不是日本或英美政府的當局，凡關他們的已定計劃，最低限度的要求，以及最後的決心，這都不是我們所能完全知道的。不過我們仍可以按他們在官論上或行動上所表現的，作適當的推測。

日本在今日的惟一要求，其政府當局已屢屢表示是東亞新秩序的建設，大東亞共榮圈的確立。具體的說，這共榮圈之中，應包括越南，泰國，以及荷屬東印度一帶。再廣泛的說，這共榮圈也可以伸張到馬來，菲律賓，甚至澳洲，新西蘭等地，總之範圍現在還不是已經十分確定了的，建樹的方式，和平，抑用武力，現在也不是十分確定的。

至於美國的遠東政策，其對於中國，乃是我們耳熟能詳的，就是所謂門戶開放，與堅持九國條約的主張。最近羅斯福的爐邊談話，更重申世界的自由貿易，也是和門戶開放互為一貫的，可見美國的對中國政策，至今並無變更。據美人主張中國境內，包括滿洲等地，都在列強的機會均等之下，以開放其門戶，在這些土地之上，是不容有特殊勢力，或特殊霸權的存在。換句話說，就是和日本所主張的東亞新秩序，東亞共榮圈，根本不相容。

關於南洋方面，早已為列強所分割，而菲律賓且係美國的領土，則所謂門戶開放政策當不適用。然

自此次世界戰爭發生以後，在南洋的支配勢力已略有搖動，美國飛機將其置於自己的羽翼之下，而不容他人染指。越南泰國雖為日本的捷足所先登，然此次竟因越南事件而促成英金的凍結，可見美國對於此兩地也並未太上忘情。

是以我們若就日美兩方面的根本態度，根本要求來說，兩者是完全處於相反的地位，絕對沒有妥協的餘地，不單我們對於日美妥協的宣傳應該認為是怪事，就是九一八事變迄今，日美之間居然沒有戰爭的發生，也不是浮淺之輩所能理解的。

不過，我們在根本政策，根本要求的觀察以外，還應該有策略的觀察。如納粹係以反蘇聯為號召的，可是為一時策略，德蘇之間也可以簽訂不侵犯協定，但這種協定並不能掩蓋其相互間根本的矛盾，時機到來，德蘇戰爭仍然終於爆發。

我們知道美國對中國的政策，乃以機會均等，門戶開放為不變的主張。可是蘭辛石井協定也曾承認過領土接近國家的特殊關係，當法國在這次戰敗的時候，羅斯福總統也竟承認亞洲門戶主義與美洲門戶主義的並立。這當然不是美國本來的主張有變化，而只是為的某種原因，一時所使用的策略。我們在研究各國的根本主張以外，同時又不得不注意這些策略的應用與變化，必需能辨明根本主張與一時策略的不同，然後才能斷定國際變化的真正歸趨。是以日美之間的根本主張，雖已陷於完全的矛盾，假若戰爭的時機，戰爭的條件，戰爭的環境，還沒有成熟，則戰爭仍然不能發生，其間兩方必運用很多的策略，以求延宕戰爭。策略的最大功用，也不過是延宕戰爭，並不能消滅戰爭，因為衝突仍然是存在。

總之，近年來日美關係的日趨惡化，當然是因為兩國根本主張上的「最低限度」，不能在同一時間，同一空間中並存。這種矛盾的解決，除去用戰爭外，實別無他法。但戰爭的爆發，則仍須待時機，條件，以及環境來為之決定，在戰爭未爆發之前，自當以外交，也就是所謂策略，來為之延宕。今日的

日美妥協論，也許就是這一種策略罷！

但是日美戰爭究竟爆發於何時？日本若進攻緬甸，新嘉坡，或東印度，在今日的形勢下，我們可以肯定的說，就是日美戰爭爆發之時。可是日越聯防，也已引起了英美對日本的經濟戰，將來日本的行動更發展到泰國，其將引起如何的後果，現在不必預測。也許在目前的形勢下，所謂英美起而作戰的最低限度，是已擴張到緬甸，馬來，東印度這一線之外了。

中華民國三十年八月八日

正義的和平條件

中國四萬萬的人民，正期待著正義的和平條件。中日兩國人士，應該認識自己的責任，日本人應該替中國着想，中國人也應該替日本着想，同時兩國更應該替東亞着想。若兩方案於現實，沒有最高的理想作根據，我們不特不能解決這次中日事變，或者更種上了未來的無窮事變。

摘錄 陳公博「怎樣才可使中日永久和平」

作惡者必自損

中華日報社日昨下午遭淪方暴徒暗算，發生定時炸彈爆炸，釀成火災，我人聞訊之餘，殊深痛憤，除對中華日報同人寄以深切之同情與慰問外，於政治戰鬥之立場上益感我人責任之深重，此項暗算之逆襲，實以我人之威力足使淪方舉臥不安，故雖遭受損害，乃益知鞭策奮邁。

和平運動乃一政治運動，而獲致政治運動之勝利，自有其正軌，決非任何暴力所能為力。其道唯何？乃在以政治之主張訴諸國民大眾，取決於國民大眾。是以我人已屢屢為國人道：我人絕對卑棄任何陰謀暴行而出以堂堂的政治鬥爭之陣容以與淪方相周旋。蓋卑劣的暴行，充其量僅足損壞我人些微之物質，與少數忠勇同胞人身之傷害，決不能阻礙和平運動進展於毫末，更不足以動搖我人奮進意志於萬一，此者可取證於我人過去之所遭遇。抑有進者，淪方之此種暴行暗算，實為一最足予國人以污辱之可恥行為，淪方既擁有如許之武力，何以不足以阻止其喪師失地，竟乃轉而殺害國人，毀滅同為國家之產業，此者足證其戰鬥精神之喪失，固已不足為我人戰鬥之對手，抑且為予國家民族羞辱之罪人。明乎此，我人對淪方實亦不屑再予申斥。

我人之作此言，決非故示鎮靜，蓋我人之力量，已久為淪方所深切認識，亦為國人所深瞭然。我人過去之所以不願以牙還牙以暴力阻遏暴力者，並非我人力量之不足，我人敢斷言倘一旦迫使我人不得不以暴制暴時，則我人之力量足使淪方在滬之一切暴力及其一切組織粉碎無餘，摧毀淨盡，而於我人前途，則！然我人迄未施行者，即以「多作惡者必自損」，淪方此項暴行之結果，徒招致國人之吐棄並自暴其短，自促其滅亡耳。

我人固在戰鬥中生長者，對於日本且不苛且，對於國人即無慚惡，對於敵方則更無所畏懼，此爲我人不動之自信，亦即我人戰鬥精神之所在！

中華日報社同人過去爲和運宣傳已盡其最大之努力，其不折不扣之奮鬥精神，尤爲我同業所欽敬，此次遭此不幸，我人深信其必能奮揚其過去之精神，益爲邁進，我人於論及敵方之暴行，僅足證明其已喪失與我人作政治鬥爭之資格與自信之餘，敬致我人深切之同情與慰問之意。

中華民國三十年八月十日

革命黨員的精神

幼稚和狹隘的黨員，不許黨外的人說話，以爲批評黨的便是反黨，攻擊黨的便是大逆不道，這實在不是持平之論。一個革命黨員，做錯了事，應該有坦白自承的胸襟，應該有糾正錯誤的雅量和勇氣。封建時代的皇帝做錯了事，還要下罪己詔，何況爲解放民衆而奮鬥的革命黨？

摘錄 周佛海「中國國民黨過去的功罪與今後的地位」

紀念八一三

八一三爲什麼會鬧成這樣的大禍呢？毛病出在策士之多。當時策士們之言曰，日本僅在恫嚇，所以中國就以恫嚇答覆恫嚇。等到戰爭擴大，眼見得不可收拾了，則又思借援外以安內，這叫做將計就計；地方軍閥藉名抗戰以倒蔣，蔣即以抗戰之名動員地方軍閥，這叫做調虎離山；中共藉名統一陣線以爲議會鬥爭，蔣即以統一陣線之名罩住中共，這叫做以共人之道還治共人之身。諸如此類，國事就在這些策士們的陰陽妙算中一誤再誤地被誤下去了。

中國之有策士，其源出於戰國，其流極於會國藩的幕僚。蔣晚年事事學會國藩，也學會國藩的幕僚制度。這幕僚制度用現代的術語來說，大概就是參謀團或智囊團，可是在本質上，在責任心上，兩者有其顯然的不同的點。參謀團或智囊團的任務是政治技術的設計，或者是戰略，戰術的設計，可是不能制定國策，國策是要由議會或者內閣來制定，通過元首頒佈的。幕僚制度則只是政客政治的產物，作合縱連橫的活動，而國策亦即由此產生。

參謀團或所謂智囊團是可以與民主政治並存的，但幕僚制度則絕對不能與民主政治並存。中國過去在國民革命時代，就沒有幕僚制度。幕僚制度的復活是國民革命夭折後的事。沒有國民大會，沒有黨內的民主精神，沒有五院的實際實權，沒有內閣制也沒有總統制，在這樣的一種政治環境，就只看見官僚小組會議，就只看見一羣策士們在紛紛的藍計。

現在是和平運動的時代，說和平運動的陣營裏也沾染有策士風，那是屬於巧言變態的一類，應當立于糾正的。只是中國士大夫的策士習氣與官僚小組會議的慣例，要革除也實在不很容易，因爲中國不能

急切走上現代政治，所以沒有東西可以來代替舊條制度。和平運動同志與蔣介石那一夥既然是處在同一個中國，雖然不至於被傳染，卻不妨作為股鑑。重慶的策士們，或則運籌帷幄之內，或則到處奔跑，不得意的時候，看看相，算算命，排八字流年，實足陰陽先生的本色，得意的時候，幹旋乾坤也是他們。和平運動本來是很嚴肅的，開端時就斷然表示不與重慶做變質，這使策士們大吃一驚，因為他們可以兩邊跑的機緣被堵絕了。和平運動也本來是很民主的，前年底協議和平方案與去年春還都南京，這一類大事都是經過同志間的詳細討論的，所以這時候沒有舊條制度，稱得起一個革命團體。現在是，現在我們發現了我們原有的這種美態。

因為提到八二三，我們為抗戰之出於策士們之手而痛心，同時看到和平運動必不致敗於策士們之手而安心；安心就是樂觀主義，而現在要提倡的正是樂觀主義。

中華民國三十年八月十三日

新法幣之前途

據最近的報告，新法幣的發行額，已達八千四百餘萬元。採取穩健方針的中儲行在相當短期的時間中，有此成績，不可不謂爲優良，但這數字還有待於發展。

重慶的舊法幣發行額，有人估計爲八十萬萬元，有人估計爲一百二十萬萬元，新法幣與之相比，僅爲前者的百分之一，後者的千分之七。如與華北的聯銀券，華中的日本軍用手票相比，新法幣的數額，也實在不能說是怎樣大，在數量上，可以比較的，只有蒙匯銀行的紙幣。

新法幣現在總發行額，僅能購買上海黃金三萬條（據日人估計）的三分之一弱。按拾赤八千七百五十兩計。假定江浙兩省的人口，是四千萬人，則新法幣總額，每人平均分配可得二元，如津浦、京滬、滬杭沿線居民，約有一千萬人使用新法幣的話，則每人平均可得八元；八元的物資購買力，等于上海的七升米，或半担煤球，三斤肉，南京的八升米，或四斤肉。

新法幣所以不能大量發展的原因，據日本人的研究，是由於舊法幣與日軍票與他並行的緣故。舊法幣尚擁有中國人民的信心，日軍票則要有取得物資及各種公共事業的便利的機能。前者，有中國民族意識作背景，後者有現實事態與物資及經濟統制作其支援。新法幣在夾縫中生存，所以，他的發展，是左右都有困難。因此，日本有不少人頗主張廢棄日軍票，在華中專用中儲券的。可是，這種主張，也有其障礙，最重要的，就是日本軍費支出，如何適應預算，及日元與新法幣作何比價的問題。

照事實方面來看，新法幣流通區域中有舊法幣與日軍票與之競爭，確爲阻止新法幣增發的原因，但也不過是原因之一。其他的原因，簡言之，約如下：

一、流通區域太狹，沿長江上至漢口，沿津浦路北過蚌埠，便不是新法幣的流通範圍，並且在其範圍之內，還有若干小地域，新法幣根本不能去到。

二、政治的權威，鞏固性，與經濟行政權，似還未能使人民心理有絕對顯著的改變。這一點，不能導致圓滿結果，自然不能使新法幣推廣，在另一方面，也因為增加了新法幣的流通速度，而相對的減低了發行量。

以上是僅就重要方面，簡單的舉出幾點，至於詳細的與較為技術性的地方，中儲銀行與財部當局，自然更明白一些。

自中日黃金被凍結後，新法幣的寄生在舊法幣身上的便利，便失去不少，於是日人方面，頗有不少人主張新法幣應立即改為圓形通貨，而與舊法幣脫離關係的。現在，重慶還維持上存舊法幣的匯價，新法幣自然還可以迂迴的路子維持某種對外價格。不過，遠東的風雲，逐日增長，將來的局面，或許會有迫使新法幣改變政策的可能。那時候，新法幣的前途，又將如何呢？

據我們看，嚴格說來，新法幣無論是與舊法幣平價，或是與日圓作某種比價，在太平洋風雲緊張時，也不會有甚多的對外意義，而於將變成純粹的對內通貨。

一個對內通貨，要想鞏固，要想發展，必需他背後的政治鞏固，政治力統一而強韌，經濟統制權完整而堅強，此外，還必需能擴大其流通區域，取消並統一其他幣制，以免競爭。

換句話說，新法幣將來要能長足發展，在政治上，必需國府地位加強，能以統一的行政力與完整的經濟統制權來支持新法幣。同時，現在的和平運動區域，應整個的是新法幣的流通區域，並且日軍票，聯銀券，蒙匯券，也應取消而統一於新法幣之下，這樣，新法幣方能取得對舊法幣作通貨戰的有利地位，方能担負惟一對內通貨的責任。

強化國府，是我們自己的事，自己可以作。至於偽滿洲統治權完整，取消日軍票，廢銀券，廢匯券，以擴大新法幣的支持力與流通區域，則是對內與對外的雙重問題，需要積極的嚴正的予以處理，樂觀，聽天由命是解決不了什麼的。

新法幣的前途，代表著整個國府的前途及和平運動區域人民的將來生活，問題甚關重大，是應當注意的。

中華民國三十年八月十四日

推進新國民運動

新國民運動乃是挽救當前國家深重危機，國民應修生活，進而復興中國的偉大運動。過去的新生活運動，則偏於精神，而其實際則偏重形式，致用未著；過去的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則偏於物質，盡其實際，則動機不純，趨向歧途。今新國民運動，兼重精神物質兩者，使不偏於一端，相輔而行，更可增加成功的速率，誠如出之至誠，繼之以勇毅，運之以完善方法，謹密步驟，則於和平反共建國前途，必獲良果。

法國政變的動律

法國內閣的改組是意味着政體的變革。這變革雖由於外交形勢而起，但其現有表現，卻是對內的意義多於對外。因為對外尚未能斷然的明朗化，對內的意義也就尙有其限界，所以還不過是政變的開端。爲什麼說這次內閣改組是意味着政體的變革呢？從貝當的演詞，及其宣佈的十二項新政，可以看得出來。貝當的演詞指出法國數世紀以來的民主政體，須整個予以摧毀；而其宣佈的十二項新政則爲徹底根絕議會之殘餘，強化警察之彈壓權力。這就不是普通的內閣改組，而是政體的變革。

促成這變革的外交形勢，由於最近德國與英美對維希的外交競爭的影響卻是較小，即與其說是由於剛在燃着的遠加問題而起，毋寧說是由於維希對敘利亞與越南的措置予國人以失敗的感覺而起。無論是德國或英美，現在都還沒有直接壓迫維希的力量，維希的中立地位至今未有根本的撼動，卻是國人的壓力使維希不得不採取斷然的應付。而這所謂國人的壓力，倒不是淪陷區報紙要求改組政府的強化親德運動，乃是非淪陷區法本土及殖民地人民的反抗運動的潛在滋長。

維希目前還沒有放棄中立的必要，但爲彈壓親英美派的抬頭，而以此保持與親德派的平衡，原意不過如此，但在對親英美派鬥爭當中，維希而與親德派有其結合，卻是極自然的現象。可是此種結合仍有其限界。貝當的演詞中雖亦採用歐洲新秩序的名詞，並且指出法國對德義關係將求進一步的穩定，同時卻聲稱即使議和亦仍當以停戰協定之精神爲依歸，亦即不因此不影響法國的原來中立地位。法國駐美大使亨利海對此有所解釋，謂貝當元首之演詞，自始至終，並無任何語句可以假定法國將以廢除或殖民地交於德國。這倒是實在的。所以說，這次變革的對內意義是多於對外的意義。

也因爲是這樣，所以這次的政變不過是開端。除非法國是斷然的親德或親英美，政變是沒有辦法澈底的。維希的反對派至今仍有其國際形勢的背景，而且此種背景又正在發展中。在法國本土這容易控制，可是問題在於殖民地。說剛不同意現行對外政策的變動之說是否可靠，這且不說，但倘若英美在海上的優勢一經確立，而且影響到陸上戰局的時候，法屬殖民地的動向就只能靠達朗的海軍來監視了。

法國的政變是開端了，既然開了端，一定還要發展下去，尤其是因爲反對派並未因此完結，倒反因爲英美與維希的對立之局尚在激盪中而仍有其滋長的機會。爲繼續強化鎮壓反動，維希必繼續強化其與反對派對立的立場，而因此繼續強化與親德勢力的結合。這都是極自然的事。達朗現在既已成爲維希的事實上的代表，即其命運已與維希的鬥爭方向不可分離，雖說現在並無以廢除與殖民地交與德國之意，但在達朗統率下的法國海軍，將漸漸偏向德國，是可以想像的。現在法國外來的壓力還是不平衡的，所以內政變革的重重對於外交具有某種影響的作用，但在不遠的將來，這外交形勢的平衡起了變化，而至於一面倒，則外交決定內政的作用還是會大於內政影響外交的作用的。那時候將另有一次決絕的政變，或者是確立斷然親德的政權，或者是反對派抬頭，法國海軍離達朗而去。

中華民國三十年八月十五日

羅斯福與吉爾宣言

羅斯福與吉爾行動之謎，終於因其共同宣言而打破。

這一宣言，可以說是英美共同作戰目標與戰後世界改造計劃的原則，如果英美可以獲勝的話。祇要我們不絕對的認為英美定必失敗，則我們就不能否認這一宣言在現在的重要性，在將來的重要性。

上次戰爭中，美國總統威爾遜曾提出有名的十四條原則，可惜，凡爾賽會議中，英法方面只選擇有利於自己的原則，作有利於自己的運用，遂造成今日的世界浩劫。在這次戰爭持續之中，德國方面也一再提出他的改造歐洲計劃，與他們要建樹的世界秩序。英國方面，自邱吉爾登台後，曾發布「英國作戰目的，是勝利」的豪語，始終避不肯正式的宣布英國作戰的目的，與戰後改造世界計劃，可是，英國內閣中又特別有一部軍掌戰後計劃。美國雖未參戰，羅斯福却時時在演說中表明美國的基本政策。同時，英美兩國的智慧份子，更有不少人對於這一問題作詳細的研究與大膽的提出意見。

明瞭羅斯福多次演說中提及的政策原則，英國現在的地位與英美兩國智慧份子的意見，再來看邱吉爾，羅斯福共同宣言，便會覺得後者內容沒有什麼新奇東西，祇是兩國政策的引伸與多方意見的歸納。總括說來，我們可以說其中只有三條原則：①民族自決，②海洋自由，經濟自由與開放殖民地，③集體安全與裁軍。

第一條是威爾遜以來的美國政策，為應付英倫那一批流亡政府，自不能不有此一原則，同時，為對抗德國所提倡的民族分級與各洲有一領導國家的原則，也不能不有此一原則。

第二條，海洋自由，是羅斯福最近方宣布的政策，經濟自由，則是對抗德式貿易統制與上次戰後的

集團經濟，開放殖民地則是滿足德義等「無」的國家。與此次戰爭以來美國積極提倡的要求。

第三條，集體安全與裁軍本身，是多年來，都始終未能實現的原則。

這幾點原則擴充起來就成了現在的邱吉爾，羅斯福宣言。宣言將來能否成為改造世界的基點，絕對要看戰爭結局，是英美勝，或是德國勝，或是長期僵持，並且戰時的損失與戰時改政事實，對於這宣言中的原則，也不免有其影響。這些，還是以後的事。

目前，這一宣言的重要點，則在於他隱舉英美以及各個已被德國佔領的國家的要求，以與德國現行統治及政策對峙，且企圖藉此以劃分世界使之成為顯明的兩壁壘。此外美國第一次與已在作戰的英國，共同表示作戰目標，也足以表示美國已準備參與世界戰爭。歐洲的戰爭與遠東的緊張，都已到了相當的階段，美國這時表示，不能是無意義與無影響的。這份的忽視這一宣言的意義，是不免引致對於時局之發展的誤解的。我們要注意到在短期間內美國的態度，在各方面會日趨積極，國內要備戰，國際間要積極維持並利用現在英美可能利用的戰略地位與形勢。現在英美所佔的戰略地位，由歐洲，非洲到亞洲，嚴格說來，已恰倒剛可以作對抗行動的最後限界，在任何一處，放棄了這一限界，英美都要立於更不利的地位，將來要費更大的努力與犧牲去恢復這一地位。因此，就宣言發布的時機看來，我們可以說如果任何國家要想改變世界某處現狀以不利於英美，英美都有應戰的準備，在另一方面，我們更應注意到英美還有改變現狀以利於一己的準備與雄心。

總之，羅斯福邱吉爾的宣言，對於將來的世界改造，要看戰爭的結果方能決定，在現在，這一宣言也許會收到團結各小國與若干掙扎以挽救自己或解放自己的民族的實效。不過，這都不是要點，要點則在於英美已共同表示出他們的作戰目標，並且美國也等於公然宣布他要準備隨時參戰。這宣言在各處都難於阻止或消滅戰爭，反之；他將使戰爭更加擴大與劇烈。

中華民國三十年八月十六日

美國參戰的序幕

羅斯福總統與邱吉爾首相的會晤及其結果，是很可玩味的，歐洲戰局的新開展與太平洋危機的總爆發，都以此為關鍵。

在此以前，英國曾數次聲明其作戰目的，美國曾數次表示其對未來世界的理想。她們都反納粹，都說是為了自由；但有一點不同，即英國所說的是人權的自由，而美國所說的則是國際貿易的自由。英國因為壟斷世界殖民地，所以只要打倒納粹就算，美國卻是苦於缺乏世界殖民地，所以不但要打倒納粹，還要解除英國的壟斷。

可是在這次共同宣言裏，美國的見解被英國接受，而取得一致了。這種一致，是什麼形勢促成的呢？是歐戰的現狀與太平洋危機的現狀。

德俄相持於東方，給予英國以佈置第一戰線的機會。但問題在於，這不能由英國獨力佈置，而且要佈置的也不只是第一戰線。事實卻是，除在近東建立陣地外，還打算在西線登陸，並且進逼挪威方面。這在兵力上，在外交上，都非英國單獨所能勝任。英國的兵力大概可以在近東建立陣地，但光是這一處陣地，還是不能有把握解救蘇俄的潰敗，因為在蘇俄境內與在近東同時對德戰爭，也不能比擬上次大戰時東西兩戰線之堅強，雖然可以比較這次大戰初期英法荷比聯軍之配合為優。過去法國的潰敗，是英國的困難，但並非就是美國的困難，但這次蘇俄如果潰敗，則不僅是英國的困難，而也是美國的困難。羅斯福總統關於共同宣言的談話，說他與邱吉爾所擬定的計劃，是以蘇俄能支持戰爭至來春這一假定為前提，這就是說從現在開始到明年春天這一段期間之內，必須實現近東作戰，西線登陸，與進逼挪威這幾

個方面的動作。這樣大規模的作戰配備，只有英美合力纔可以辦到；可能是美國的海軍將用於太平洋，而美國的陸軍則將用於歐陸。並且也只有美國表示與英國採取同樣斷然的態度，纔能在外交上以相當的優勢影響土耳其，法國，與波羅的海中立國家的去就。

因為是這樣，所以羅斯福總統與邱吉爾首相要有這一次的會晤，商量條件，決定戰略。

在太平洋方面，日美危機已在接近尖端。美日如果作戰，即與英德俄戰爭不可分離，這一形勢，也逼得美國非和英國就世界戰爭的全局作一會商不可。上次威爾遜總統宣佈十四點宣言之後隨即參戰，而這一次的共同宣言之後如果不是隨即參戰，但已更走近參戰則無疑義。羅斯福總統對這一點的否認，不過是外交辭令。

在此以前，美國的租軍法案與凍結資金都不過是臨時的應付，而在共同宣言之後，則將繼續租軍法案而聯合作戰，繼續凍結資金而沒收資金。九月是危險的關頭，頂遲也不能捱過來春。正義都是假的，戰爭卻是現實。

中華民國三十年八月十八日

烏克蘭爭奪戰

德蘇戰爭爆發之初，雖德人認爲在六星期中可以結束，但我們始終認定德蘇戰爭是一個長期戰爭。現在戰爭已將兩月，德國佔領區域，不爲不廣，可是長期戰爭的趨向，反而愈加顯明，這或者是出乎德軍當局預料之外的。

如果世人相信德蘇兩方的戰報，則德蘇兩國兵力的損失，都極端重大，此後便不應再有劇烈的戰爭。不過這類戰報，總要打些折扣，雙方的損失，雖然不能大小，可是雙方仍然還有相當的實力，可繼續相持的假定，是成立的。

就兩月的戰爭看來，我們可以看到德國初時確欲迅速攻破史太林防線，直取列寧格勒，莫斯科與基輔，蘇聯紅軍主力既潰，史太林即不求和，亦無抵抗能力，德軍可趁機南下而收穫烏克蘭農產物，取用高加索石油，但是德軍攻勢之尖銳，在列寧格勒與斯摩倫斯克區之激烈戰爭中，沖淡下去，兵員之補充與休養，給養之輸送，都使德國不能再急劇前進，因此在北部奪取大城以收獲政治，經濟與軍事成果的原來計劃，不能不予以修正。戰線表現出壓着，休息的狀態，在這期間，被遺留與包圍在德軍後面的紅軍，反有突圍與作游擊戰的機會，同時，蘇聯後方兵員的補充，得以實行；烏克蘭等處的撤退居民，焦土清野的工作，也得以着着進行，造成義大利報紙所說的二千五百萬人大遷移的現象。

最近一句來，德軍主力又轉而向烏克蘭區域按地前進，並且進攻軍隊中還雜有不少匈牙利與羅馬尼亞軍。按照地理的接連，烏克蘭本應在開戰之初，德軍攻下林堡後，即成爲戰場，爲什麼到現在方成爲戰場呢！

這是由於德國軍力，連匈羅軍隊在內，仍然不敷分配，不能同時進攻北面的列甯格勒，莫斯科與南路的烏克蘭。所以，在北面戰場上陷於停頓以後，烏克蘭的戰爭方始加劇。另一方面，戰爭的形勢，指明德蘇戰爭是長期戰，長期戰要掠奪資源，烏克蘭正是蘇聯的穀倉，到達高加索的通路。而且蘇聯與英國的關係，日益密切，英蘇兩國正共同對伊朗與土耳其施行壓力，為先發制人，德國也有先向黑海沿岸掠地以隔絕英蘇交通的必要。因此如此，所以德國不得不把攻擊的重點移到這裏。

烏克蘭的爭奪，在尼泊爾河以西，現在是德國勝利了，不過，我們不知道蘇聯的焦土政策實行到何種程度！德軍於自己隨帶的五百架收穫機所得以外，還能得到多少東西！德軍所傳之包圍下大軍紅軍的消息，究竟能否在結局上可使德國在這裏擊潰紅軍主力，尚是問題。蘇聯的戰略，到現在止，還是努力保存實力的，如果蘇聯主力未潰，在尼泊爾河東岸再集中起來，仍然可以阻止德軍的前進。同時，焦土與游擊戰兩種政策，也將使德軍掠地愈廣，問題愈多，兵力愈分散，並且烏克蘭前線又不能過份的前進，因烏克蘭區與莫斯科如不能成為平行線，紅軍反可處居中作戰之便利地位；這都是德國所要攻慮，或者已經在攻慮中的。

烏克蘭爭奪戰，德國可以獲致勝利，但我們可以肯定的說，德國仍然不能在短期間內結束對蘇聯戰爭，反之，因烏克蘭之爭奪，而更可見德國正在準備應付長期戰爭，以及詳解決德國兵力之不敷分配的困難。烏克蘭即今在德國掌握之下，他的資源一時也難於為德國充分利用，反之，德國佔領了烏克蘭，既需應付這支紅軍的反攻與游擊戰，更需準備應付英蘇兩國劇烈的空戰與可能的夾擊。

將及兩月的德蘇戰爭，因烏克蘭之爭奪而更暴露出其長期戰的趨向，烏克蘭爭奪戰的結果，不足以決定德蘇戰爭的結局。戰爭是更長期化的。羅斯福希望紅軍可支持過今冬與明春的說話，或許過於樂觀，但是，也不能否定其可能性。

中華民國三十年八月十九日

進步與落伍

和平運動到還都以後，在理論上有很大的進步，不幸而往往有人落伍，便應當立即予以糾正。

還都以前，是說中國必須跳出世界戰爭的漩渦，所以不應再抗戰；因為世界戰爭是帝國主義者分割殖民地的戰爭，中國是半殖民地，是被分割的對象之一，自己跳上去，大不合算。但後來這戰爭發生，等到還都，世界戰爭的規模已具，經過這個事實的攷訂，和平理論於是以更新的姿態而出現，原來這次的世界戰爭乃是為了軸心國要替全人類解除英美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既然也是受英美帝國主義侵略的，而且也只有英美帝國主義在侵略中國，對此當然要感動。因為抗戰而被英美帝國主義利用做工具，是忘記祖國，但如果因為和平而成為軸心國的一員，這卻是目標更大，也更積極的做法。

和平理論的這種進步的趨索，是歷歷分明的。起先對於中國以外的事情，範圍僅限於東亞，並且重點在於爭取中國的獨立自主，而以此為分担新秩序的前提。但到後來，因為德義等國都承起了國府，中國的外圍也就擴大到歐洲新秩序，並且把重點放在分担中國，分担友邦和與國的新秩序，而由友邦和與國分担中國的獨立自主。所以起先是說中日兩國各保持並發展其本然之特質，使中國復歸於中國，日本復歸於日本，而東亞復歸於東亞；後來加上駐紮，中國為日本，日本為中國，由融治以至於融合，融合於東亞新秩序之中；這並不抵觸中日兩國的本然之特質，卻是中日兩國的本然之特質必須如此纔能保持並且發展。

如此，和平理論不但發展到更遠大，更現實，而且找到了比以前更堂皇的支點。起先是把中國自己看做二兩法碼，講和可以保持這二兩法碼在遠東國際均勢中的作用，而亦以此二兩法碼的作用作為講和

的保證之一，所以說國際形勢不能用以枕戰，但可用以講和，使之有利於我。後來却是，遠東的均勢已因日美對立的尖銳化而破壞了，這樣，中國便不能再以二兩法獨自居，卻是應當迎頭趕上，與戰勝國爲伍，以共同爭取偉大的世界，不再以一隅之和平隔絕戰爭，而以分担新秩序來保證此一隅的和平，並擴大此一隅的和平。

在時代的巨輪的轉動裏，就是塵埃，也要做飛揚的塵埃，纔有聲有色，何況中國已成爲這巨輪的軸心之一，已躋於戰勝國之伍呢。所以凡事要放得更遠大，更積極。事實是常有的，革命是前進的，太陽底下沒有一樣東西可以停留在原來的地方，大概就是這種道理。但也仍然有人停留在原來的和平理論，變成落伍，以至於用懷疑的執心的目光注視現實的進步，對於這種人，無論其爲同志，爲同胞，應當給他們解釋。解釋比討論好，因爲解釋沒有不即刻被接受的。

中華民國三十年八月廿日

是進步還是歪曲？

今年是和平實踐年！這一口號在現階段看來，已一致認為不應再是口號，而應為和平運動的歷程！我們不僅要做，而且必需要做到！

因為現在是實踐年，所以我們不需要再進步的理論，却是需要再進步的事實，理論是行動的指標，行動是理論的實踐，我們已到了實踐的階段，則理論該是早就定妥了的事，現在只需要去做和怎樣去做，以至如何去做到的問題。衆論紛紛，反會使光明正大的事，弄得晦澀難辨，迷失了我入行進之指標的。

在現時我想多討論討論如何去做的實際問題，或許還要比較吃力不一定討好的發明或是製造一套新奇的理論要好得多！和平運動的進程，在這都以前原是以發揚和平運動的理論指導民衆認識以爭取民衆的擁護為主要任務的；在這都以後的一年中，和平運動的主要任務已進為調整國交和簽訂和約二大目標了；今年是和平實行年，這一簡明的標語，已說明了他本身的含義，即是說和平運動的第三階段的現在，是要怎樣去實現和平，實踐和約！現代的中國老百姓，決不再是獨漢時代的阿斗，蔣誤認了這點，所以蔣遭到了定命的失敗，這教訓給予我們和平運動者是同樣的可貴。所以新奇的理論的被製造被發明，不是說老百姓不再需要，實是他們自身的經驗所教導他們而得的認識已足夠豐富，他們都知道需要和平，但怎樣才算是和平，他們都有點迷糊而不得要求我們和平運動者少說一點空奇的話，多拿出點事實來，俾與他們過去所聽到的理論來一下引證。所以今年是和平實現年，在老百姓的要求上雖非為「必然」，但總該是「應然」的事。

在實踐和平的進程上，我們的本錢在那裏？我們拿什麼去實現和平？這不在於發明或製造新奇理論而在於我們大家都應有一種嚴肅的殉教者的精神，雖有一百次的失敗，但我們決不能忘記了一百〇一次的交涉或嘗試，古語所說的「明知其不可為而故為之」，基督耶穌之自願上十字架，諸葛亮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等，這些精神都可稱之為殉教精神；在大英帝國主義者壓榨下的甘地所採取的不合作主義，在現時中國固然是不應該採取的，但殉教的精神在目前的中國是十分需要，而且是必需的。

記得盧森堡曾批評列甫和普列哈諾夫二人，她說列甫好似一條獵犬，而普列哈諾夫却是一隻哈巴狗。這意思是說：列甫發現了一個目的物後是緊緊地抓握住而不肯放鬆的，他在一件事沒有做好之前不會再被外物引誘而放下這個說去做那個，所以列甫是成功的；普列哈諾夫却不然，他的意志是不堅定的，常會受外界的引誘而往往更易其工作和目標，一如哈巴狗似地看到什麼就玩什麼，所以他是一無所成的。這一個批評對於我們是足資警惕的，因為我們現在需要的也只是列甫樣的獵犬而非哈巴狗式的普列哈諾夫。我們要咬住髓電的原則和範圍，不要追逐更新奇的和平理論。

上面說過了，理論是行動的指標，理論是指導現實，改正現實的，所以理論應該是在行動之前早就規劃定了的，如其理論時時刻刻在變化或是進步得太快了，將要使現實追趕不上而變成了落伍；那麼不要說指導現實和改正現實將不可能辦到，並且必將造成以理論來迎合現實的現象，這不這理論的進步，而是退步，其危險的程度，要比沒有理論更壞，所以我們兩可使理論不要太多變更，而決不可使現實太落後太稀少。以不變應萬變是我們在行動上所應取法的，我們在和平運動的行進上，應該要貫徹黨的主張，這是最老實的指導原則，它所指示我們的標的，所督促我們要做的，至今還是存在，只須我們將髓電所交給我們的使命做過了已是很好的了，在這個還沒全都做過之前，更進步的理論應當保留待將來再說也還不遲。

與其好高騖遠，企圖不化，到不如老老實實地一件一件地做去，做到了這件再去做成那件，不致弄到一成就。再復說一句：現時中國所 我和平 者的是：以 的精神，多去做出一 更進步的現實來！

中華民國三十年八月廿一日

異軍突起之巨型圖畫雜誌

圖文精湛 編制新穎

國民新聞畫報

九開大本 彩色精印

七色照相版封面 每冊售價一元

日本的航運

日本最近決定將海運置於國家統制之下，並特設統制機構，以管理船舶，船員，與造船事項。自此，日本的海運，已越過以前的半戰時的「海運中央統制運送組合」，而正式進入戰時體制。這是近衛三次組閣的戰時措置的一種。

在太平洋風雲日益緊張之時，日本海運界進入戰時體制，對於世人是有特別印象的，同時，在太平洋周圍大部份地方都已與日本在半斷絕商業關係之情形下，日本海運的統制，對於日本海運界，自亦有其特別的意義。

日本航運事業自上次大戰時即大為發達，滿洲事變之後，日本更努力作造船競爭，使日本在世界海運國中的地位，逐步向前推進。據昭和十五年底的統計，日本現有輪船分級隻數與噸數，約如下：

(噸)	(隻)	(總噸數)
一・〇〇〇—三・〇〇〇	四九五	九四五・三四二
三・〇〇〇—六・〇〇〇	四九一	二・一九四・六一六
六・〇〇〇—一〇・〇〇〇	二四二	一・七九三・二三八
一〇・〇〇〇—	三七	四六二・七三六
總計	一・二六五	五・三九六・〇三二

(見同盟時事年刊)

上表中三千噸以上可稱為遠洋航船，共為七七〇隻，四・四五〇・五九〇噸，三千噸以下的，當

通皆歸爲近海商船一類，但日本對華與泰越等地的貿易，仍可使用此類船隻。

就昭和十四年底之調查，按船齡分級，情形如下：

(船齡段)

(隻數)

(噸數)

五年以下

二七五

一・三六〇千噸

五—十年

七六

四九六

十一—十五年

七九

三六九

十五—二十年

一八二

七七九

二〇—廿五年

三八二

一・一七二

二十五—三十年

六七

三三四

三〇年以上

一四四

四七六

就上表而論，日本商船噸位最大者爲五年以下之新船，其次爲二〇至廿五年之舊船。如將十五年以下之商船總括計之，共爲四百三十隻，二・二五・〇〇〇噸，約爲總數之五分之二。

大體上，日本近數年中所特別注意的船隻，是五千噸左右的客貨船，這種船隻在戰時既易於改爲運輸艦，更易於改裝爲海軍輔助巡洋艦或剽襲艦，前表按噸位分級之數字，很可指明此點。

再者，日本特種船隻，油船數量並不多，據去年的調查，總數不過四十七艘，四十四萬噸，其中除去若干小油船外，當有若干噸位較大之油船，在戰時可供軍用。

現在日本海運既進入戰時體制，則我們就不能不注意及日本商船的本質與性能，同時，更注意到日本軍運所需噸數，及支持國境貿易所必需的噸數。

大概一旦戰時發作，則船齡較小的五千噸以上的船隻，必將大部份改爲運輸艦，輔助巡洋艦，剽襲

艦，不過，一萬噸以上的船隻，日本也許不會讓他們去冒險。至於油船之類，恐將不免大部份被徵發。中日戰事之初，日本曾徵用百七十餘萬噸船隻，廣西戰役時，曾徵用二百二十餘萬噸，去年十一月時，戰事平靜，日本尚經常徵用九十萬噸，惟今年六月，又徵達百七十萬噸，現在日本積極增兵越南與滿洲，徵發數量，至少應在二百五十萬噸上下。

如果太平洋戰爭發動，則日本船隻或有百萬噸需改為輔助艦隊，二百五十萬噸左右，應始終用於軍事運輸，以是所能分配與國械貿易的，不過二百萬噸左右。這數字，是否敷用，頗是問題。而且戰時船隻的損失率，既將增加，則日本海運的應付戰時運輸與造船問題，正復不少。不過現在，日本既已以戰時為目標，則戰時一切問題，當在意料之中，或者已經有了對策的。

中華民國三十年八月廿二日

伊朗何處去？

伊朗問題，一天比一天緊張，現在交戰雙方，正分別對伊朗施用壓力，李奎汗究竟何處去呢？

伊朗國家，地瘠民貧，過去是英蘇角逐場，現在是英蘇對之共施壓力。伊朗的國富，只有石油。李奎汗在英國提掖之下，由陸軍中級軍官而升為總理，更晉位為國王。李奎汗的政績，與土耳其的凱末爾有些相同，他是使伊朗現代化的第一個人。英美石油公司納稅，每年佔伊朗國庫收入二分之一，李奎汗用這一筆錢改造陸軍，建樹銀行制度，更進而建造了可稱為工程浩大的惟一鐵路，溝通波斯灣與裏海。現代化的伊朗，於是成為近東阿教國的柱石，在阿教四國聯盟中，伊朗的地位，正與土耳其不相上下。

在歐洲戰火，還隔離伊朗很遠的時候，伊朗的中立態度，是極易於維持的。伊拉克斯戰爭時，阿教國家都一致的採取中立態度，土耳其與伊朗既不援助蓋蘭尼，也不援助英國，他們表示遺憾的，是蓋蘭尼的行動，使阿教國家面臨到相當困難的問題，使阿教國不能團結一致，以應付現在的戰禍，不得不各自謀應付方策。蓋蘭尼失敗後，這一派的重要人物，都逃往伊朗京城作寓公，並且支持蓋蘭尼的若干德國人物，也都回到伊朗。只從這一點來看，似乎伊朗政府是同情蓋蘭尼抵抗英國的。

德蘇戰爭爆發以來，蘇聯與英國締結聯盟，英美援蘇，在軍需方面，需要運輸路線，在軍隊佈置方面，需要運給地點。英國的佈置很顯明，近東軍司令華維爾將軍調任印度軍司令，當時，若干人士，曾認為華維爾之調任，是由於利比亞與希臘克里特島戰爭失敗的緣故。不過，他們沒有注意到英國支持近東作戰的軍隊與軍需中心，都在印度，印度軍總司令部雖然是在印度境內，印度軍作戰司令部却在伊拉克，這表示英國在近東的全部戰略。

敘利亞問題解決之後，英國在阿拉伯即積極作軍事佈置，英蘇的外交活動，也分別集中在伊朗與土耳其兩國。英蘇兩國會對土耳其有過保證，如果土耳其被侵，英蘇決以武力予以援助。德國對土耳其也有中立協定。伊朗的問題，則始終既不甚緊急，又不甚明朗。英蘇的要求，是請伊朗驅逐出伊朗境內過多的德人。

自德國攻略烏克蘭，辟吉爾與羅斯福會議以來，英蘇既趨積極，德軍發展，也更接近高加索，因此，伊朗的地位，也就更加重要。英蘇分別陳兵於伊朗邊境，伊朗也積極動員，似乎伊朗問題，頗有一觸即發的樣子。

英蘇對伊朗的真正要求，無疑的，是想對伊朗作軍事上的控制，於是既可保障伊朗境內的油田，復可利用伊朗的鐵道，英國可援助蘇聯，並且經由高加索與伊朗的邊境，英蘇兵力，也可以連絡。可是，我們要注意的，是英國這種計劃，只以援蘇為限，而不可能是準備派兵經由伊朗與高加索以與蘇軍共同作戰，只要德軍尚未逼至高加索邊境。在這種情形之下，英蘇對伊朗的交涉，現在雖然緊張，但尚不至於見諸戰爭，伊朗要中立，也儘有響應的餘地，等到德軍有逼近高加索的危險時，則伊朗就守不住中立，英德兩方都不會讓他守中立。這時候，伊朗助德，是立即要與英交戰，伊朗助英，尚可稍延戰爭之到達伊朗國境。

但是，如果英國準備積極的發動一處戰事以與德國相戰，以牽制德軍而援助蘇聯，並且這一戰事又選定土耳其的話，則伊朗的問題，又不會像現在這樣嚴重，伊朗也沒有撈得的機會。在英國還不準備積極進攻德軍，德軍進展還未接近高加索時，英蘇對伊朗的要求，還是交通線問題，居其多數，伊朗還可以撈得。這撈得不能太久，如果這撈得發展而成為伊拉克第二，則有九師兵的李奎汗是會迅速的步武查爾尼的。

中華民國三十年八月廿三日

勗法國人民

讀了貝當元首對法國人民的幾次演說，真有無限感慨。法國的處境是十分困難的，但法國決不致就此沒有翻身之日。這就在於法國人民知道如何沉着忍耐，渡過世界戰爭的危險關頭。

法國到此地步，決不能存投誠之心。一部份人想重新加入英美，另一部份人又想加入軸心，這都是對世界戰爭的形勢的觀察太過輕率，等於賄賂隨便下注。無論如何，法國此時應當保留最後一張牌。

法國現在要的是保存實力，保持得一分算一分。法國人民，在國際的壓力下，在不自由的環境中，仍舊應當工作，仍舊應當種田，仍舊應當教養，做生意。只要法國人不滅絕，而且法國的文字尚能存在，則雖然遭受層層折磨，法國必有翻身之一日。

法國的人民是英勇的，他們知道戰鬥，但在這種環境則應知道退却。在戰場上，爲了保存實力，軍隊的有計劃的退却是必要的，在政治上也一樣。法國現在需要對英美退却，也需要對軸心國退却，而法國也正在這樣做。最先是法國兵艦忍受英國的打擊，這打擊是使人憤慨，並且是嚴重的，然而法國忍受了。因爲忍受，所以還能至今保存若干海軍力量。美國乘人之危，掠奪法國在西半球的海軍根據地，英國則更掠奪敘利亞，法國也都忍受了。因爲忍受，而不輕易對英美決裂，所以至今法國還能保存其中立地位的運用；至今無論是軸心國，是英美，都還不能不重視法國的去就輕重。對軸心國，法國也一樣的退却。幾次對德國的談判，以及在越南問題上對日本的妥協，法國都讓步。讓步不難，難是在讓步而不致毀損其中立地位；法國在這些地方都做得很好。

依照法國的處境，假使不是這樣沉着有操守，早已對英美宣戰不止一次了，或者早已對德國又重新

打仗了。倘若如此，將不會還有今天的法國。今天的法國的殘破不全，但這殘破不全的法國仍然是法國人民惟一可貴，並且是惟一可愛的對象。法國人民要懂得保存她。最近貝當元首勵行強力政治，又因為對德談判權祇有所讓步的緣故，法國人民，尤其是淪陷區的法國人民，不無反抗的動作，但這種動作如果不是為的保持中立，而是為的反德，則應予以改正。法國現在是只能作退卻戰，對無論那一方面都是如此。

世界戰爭的形勢現在並沒有定局，法國現在失去了的東西，有的是給英美搶去，有的是在軸心國手中，都還是不確定的，却是要到世界戰爭的總結算中去找補。法國保持中立，就是保持將來找補的資格。現在雖然困苦，慘痛，但只要留得青山在，法蘭西共和國終有翻身之日的。

中華民國三十年八月念五日

日美談判

邱吉爾首相的廣播中有云：「美國現以無限之忍耐，設法欲與日本成立公允和平之解決，對於日本合法權益予以極大之保證。」而法國報紙所傳美日談判內容，則爲◎承認日本有向南擴張經濟之權利，但不得攫奪領土；◎承認日本在中國之特權，但須尊重九國公約；◎努力助日解決中國問題，但以日本承認美國調解爲條件。

這樣子的談判，當然是不會有成就的。因爲承認日本有向南擴張經濟的權利云云，不過是和邱吉爾首相在其廣播中所說：「吾人不欲以商業上各種障礙，摧毀德國之貿易，」同其涵義。至於中日問題，照美國的調停方案，簡直是把四年多的戰爭所造成的事實一筆勾銷。這種奇跡，是不能由談判來作成的，人們從經驗知道，戰爭所造成的事實只有拿戰爭來推翻。雖然如此，可是雙方都在作這樣的談判，因爲雙方的目的都不在這談判本身，而在於借此延宕戰爭的發動。

延宕戰爭的發動，是雙方的要求。人們以爲美國是在打算把日本攔在一邊，等到打倒了德國，那時候便可以以不戰而屈日本之兵。不過事實上，美國也並沒有幻想得這樣迅速。美國現在需要延宕對日戰爭，只是爲了處理兩個最切實的眼前的課題：其一是，英美在近東及西歐進行建立第二第三戰線，義大利海軍的墊伏，法國海軍的中立，以及土耳其的不敢有所動作，這種形勢都是於英美有利的。英美如今正在引誘並威脅土耳其與法國，倘然日本此時就加入戰爭，則無異給予義大利的海軍活動以刺激，並影響法國及土耳其的態度，而於第二第三戰線的佈置工作大有妨礙。其二是，所謂A B C D陣線還是沒有佈置好。英國現在是集中精神在佈置近東戰場，雖然也已經有軍隊開到緬甸，但與重慶軍隊的聯絡顯然

並未完成。新嘉坡方面，英美合作程序是歐戰發生以來零碎搭疊起來的，這次羅斯福總統與邱吉爾首相會晤之後，大概已議定合作的整然程序，可是實現這議定，還需要時間。阿拉斯加方面，美國和蘇俄的軍事合作，也不見得已經成立。有這兩點，所以美國還需要容忍日本。而且容忍日本，不必怕日本坐大，因為照美國的看法，現在日本的處境困難已和參戰差不了多少。

可是日本也有她的打算。有人以為，日本延宕戰爭的發動，將只是給予美國以準備得更充份的機會，這話倒不盡然。因為南太平洋的戰爭，自始就是長期的戰爭，即使在戰爭進行當中，還是可以一面作戰一面準備的；日本不必因此而急急對美開戰。日本也不是不知道，倘若此時就參戰，對於英美在近東及西歐建立第二第三戰線的工作進行會有妨礙，而於軸心國的整個形勢有利。但就日本自身來說，卻是沒有急於發動戰爭的需要。日本的攻勢，骨子裏却是含有應戰的意味，只要英美不為已甚，日本還是極力持重的。

在這種情勢下，所以有日美談判，而談判的意義也不過如此。太平洋局勢的發展，關鍵還是在於美國問題。

中華民國三十年八月念六日

紀念孔子

紀念孔子，我們想起孔子的一句話：「知恥近乎勇。」

所謂知恥，是對現實不諱飾，所謂勇，是有改造現狀的魄力。

中國現在是在苦難中，靠的是什麼呢？靠的是保持民族意識。爲英美而戰，爲蘇俄作前衛，是無恥；丟了英美，另尋主子，而不知道另尋的乃是朋友，也是無恥。

知恥，就是和平運動初起時的一句老話：不左靠蘇俄英美，也不右靠日本。懂得這個，纔有和人家做朋友的資格。

現在是國家的尊嚴第一，政府的尊嚴第二，個人的尊嚴在其末。陳公博先生所說尊重自己尊嚴對方，是要時時刻刻以國家的尊嚴爲念。

和平運動初起時，我們被罵爲漢奸，我們不以爲意，因爲我們有決不做漢奸的自信。我們只想到國家的尊嚴，沒有想到個人的尊嚴。雖然到了現在，我們還是照樣認爲，如果國家的尊嚴還未能保持，個人的尊嚴是談不到的。

和平運動就是這樣一羣愛國之士創造起來的。所以我們一貫的信條，是說老實話，負責任。說老實話就是知恥，負責任就是勇。

我們的和平運動有三個例子可提，但這三個例子都是不恰當的。第一是蘇台登區的例子，蘇台登區和德國一氣，演進而爲捷克之被合併。第二是蘇芬議和，後來芬蘭靠德國之力再打蘇俄。第三是法德停戰，至今法國還只是以停戰保留觀望的機會。

我們的和平運動却並非由於日本的壓力而產生，而且是不用權謀，不存期望，我們的信條是和日本做朋友。

不過，日本是戰勝國，我們是戰敗國，我們從何取得和日本做朋友的資格呢？還在形勢上，靠的是中國雖然戰敗，但未被征服，在努力上，靠的是我們要能够代表還未被征服的中國。

和平運動並非寄托在宗教的虔誠，它乃是一種政治運動，政治運動有它自身的規律。和平的保證並不在於現有的事實，而在於潛勢的可能有的事實，即由局部和平漸致全面和平的把握。如果止於局部，和平即爲不成立。

中國人現在那一個不想和平，日本人現在又那一個不想結束戰爭，在這情勢下，全面和平的客觀條件是俱備的，而全面和平之所以至今尚未來到，則一部份的責任要由蔣來負，另一部份的責任却是要由我們來負。

蔣只知有英美蘇俄而不知有中國，是蔣的罪惡。但我們是應當做出一個榜樣，給國人以明白的概念：中國是在我們這裏，不在蔣那裏。在責備對方之後，同時明白自己的責任，這就是知恥，知恥纔有幹的勇氣。

四年之前，汪先生在廬山會議上發表一篇「最後關頭」的文章，指出抗戰是慘痛的，但要忍得住這慘痛。其後發表電，同志間有「艱難和亦不易」的說話，大家都很明白，我們做和平運動本來是抱着忍受和抗戰同樣的慘痛而寬取比抗戰更光明的前途的決心的。悲觀論在抗戰是失敗主義者，在和平運動也一樣是失敗主義者。但是我們也不以定命論來代替悲觀論。我們相信事在人爲。

中日問題的解決在於日本的誠意，但中國的統一則在於我們的努力。首先是我們看日本的做法，有近衛聲明纔有續電，後來是日本看我們的做法，我們能够代表中國，日本就拿我們當朋友看待，我們不

能够代表中國，日本就拿我們當奴才看得，所以 汪先生說我們要有匪已精神。

從局部和平入手，並非止於局部和平的意思，却是先來創造和平的模範區以取信於國人。個人的尊嚴是不能取信於國人的，只有國家與政府的尊嚴總能取信於國人。對內的尊嚴是不能取信於國人的，只有在國際地位上的尊嚴總能取信於國人。英美與蘇俄譏侮我們，軸心國承認我們，我們的榮辱却不在於此，而在於我們能不能自立。

孔子說的話：「知恥近乎勇」，就是教訓我們要認識自己的處境，並且要有苦幹的魄力。

中華民國三十年八月廿七日

曹涵美先生得意精作

金瓶梅畫集單行本

曹涵美作「金瓶梅」連環畫，用筆簡潔挺秀，寫入寫景，別具心裁，卓然自成一家，逐日刊登於國民新聞縱橫版，早已膾炙人口。今應讀者紛紛要求，復經曹先生重加整理，刊行單行本，編輯印刷，俱見精潔不日開始發售預約。

國民新聞圖書印刷公司印行

法國反共

近來法國因為各地鐵路工人多處破壞鐵道，反共工作更形加緊。這事，就法國官方來說，是純粹的內政問題，不過，事實上，現在的國際形勢，使這事具有特殊意味。

在布魯姆人民陣線內閣時代，法國的共產黨是天之驕子。第三國際的命令，通過了法國共產黨，便表現于法國的政策。人民陣線的反法西斯主義，使法國處于四圍皆敵人的境地。集體安全夢，使法國忘掉了自己的國防。國內的社會福利事業，使法國工業無從担當國防的重責，兩者交織起來，使法國不能強硬的對付敵人。

布魯姆雖然下台，人民陣線的「政績」，仍在法國肩膊上。基尼黑會議完畢，達拉第以「飄旋者」的姿態，受法國人的歡迎，就是過去榮耀事件的總寫照。

共產黨人反對基尼黑會議的結果，於是法國共產黨是主張懲罰德國的主戰派。張伯倫對於許多國家獨立的保證，像是不費力氣似的，到處奉送，不能依恃自己力量來自衛的法國，也跟在英國身後。反侵略陣線之建立，不能略去蘇聯，於是法國共產黨人主張英法與蘇聯作互助談判。談判了幾個月，仍無結果，法國共產黨就把責任加在英法政府身上。德蘇中立協定一成立，第三國際尾巴的法共產黨，又反對達拉第之準備作戰。

達拉第既要作戰，便不能不反共，於是共產黨員被逮，共產黨部被解散，共產報紙被封閉。但是，積弱的法國，仍然免不掉最悲慘的命運，戰敗。

戰敗的法國，是在歧路中。在德蘇尚合作無間時，法國共產黨某領袖，就成為法國巴黎的德法合作

派的首領。他的主張，不僅超越了貝當與達朗，且超過了拉伐爾。

在德蘇戰爭未爆發前，法國是反共的，不過當時的反共，目標是反政黨，反民主，建衛獨裁，與邦退過份的憲法合作論。德蘇戰爭大砲一響，把法國共產黨的態度，又打得翻轉來，他們在第三國際指導之下，又要反德，反對達朗的憲法合作政策。

在共產反德以前，法國國內的政情，雖然不安，但是不安的因素，只有少數的特戈爾派，至於共產則是在另一極端，貝當政府還容易設法應付。現在共產黨既起而反德，反德法合作，則共產黨之與特戈爾派聯合，是在意料之中的。久受生活壓迫與戰敗苦痛的法國人民，聽到英美勢力日益龐大的宣傳，與德蘇戰爭將長期化的報道，就管理來說，是易於接受共產黨及特戈爾派的誘惑的。這自然是美國求之不得的，英國久已把被佔領國人民起而叛變，當作英國政權的一支重要生力軍。

貝當自此將陷於極度困難中。

維希政府要嚴厲制裁共產黨，則無論政府用什麼內政的藉口，共產黨與特戈爾派總會以「貝當是德國傀儡」的口號，來予以對抗，並且這一口號，在人民心目中的力量，將遠超過政府的說明，政令與警察的武力。共產黨活動，不會因政府的壓迫而消弭，反而會更加澎湃，終於貝當政府也無法對付他。

維希政府要放縱共產黨，則德國對法態度，就會惡化，而不須再提起佔領法國未淪陷部份的說話。

總之，法共產黨的活動，使貝當政府遇到難以應付的環境，這環境的發展，將使貝當難於維持其停戰時的主張。國內局勢，國際局勢，都迫使他不得不密切的與德合作，即須相當的適應國外的英美，與國內的共產黨及特戈爾派的主張。在這兩者之間，是沒有路子的。

中華民國三十年八月廿八日

游擊隊

游擊隊的發源地是蘇俄，她在一九二〇年前後曾經利用游擊隊以擊退協約國的聯軍。中國共產黨也曾利用游擊隊在江西支撐了好幾年，中日開戰以後，長期抗戰的策略，是在淪陷區域內儘量把游擊隊發展起來，使日軍只能佔據點與線，同時把所佔的城市孤立。這就當時的情形來說，是有其需要。但是有一個主要的前提，即游擊隊是配合了政府武力的地方民衆武力，所以必須取得民衆的密切聯絡與合作。它須是親民利民，而不是殘民害民。

但是事實怎樣呢？游擊隊早已不歸政府指揮，更非民衆自動組織起來的，而是兵荒馬亂中一羣不逞之徒，再加上一羣無以自存而走險的流亡者的集合。游擊隊成了時局的疾病，並非時局的救星。

下面的這些事實，是在戰區經歷過的人都知道的：

當某一縣城被日軍佔領時，那些正規部隊早已遠遠退去了，剩下的是一部份逃散的兵士，一部份原來的地方團隊，還有的是土匪，地痞等等，於是立刻變成了游擊隊。他們在山鄉水澳，東一簇，西一簇地駐紮起來，隨時走入村鎮，走入民家，柴米油鹽任意亂取，最歡喜的是鈔票，兇一點，敲索綁架都來。有時偷偷走近日軍防守處放幾鎗，或拋幾個手榴彈，或在鐵路旁埋些地雷，這已算是難得的功績，至於不打游擊，專門劫掠的更多着。所以一般人民就把游擊的意義解作游劫民間的財物。某人隨處挨吃幾頓飯，叫做「打游擊」，成了很普遍的民間習語。在淪方正規軍當中也有招募就地壯丁另編游擊隊的，那些游擊隊紀律雖比較好一點，但他們的長官，主要的任務却是販貨，因為他們是游來游去的，所以就取得了營私的便利。譬如今年春季在浙江嘉興一帶，淪方規定軍米價格是二十元一石，於是游擊隊

的長官就大買軍米，趁部隊移動的機會，經過米貴的地方，就悉數託經手人轉售與商人，有一時期每石竟賺到一百五十元左右之多。那末他們部隊所帶的米呢？則隨地到民間「游擊」就是。沒有一個游擊隊的長官不發大財的。一般土匪地痞尤其認為打游擊是好生意，只等這個機會到來！做強盜是不法的，揚起了游擊隊的旗幟，就可在合法的名目下大做其不法的勾當，這比梁山泊好漢挂忠義招牌要堂量得多！

我們現在的努力是要從局部撤兵做到全面撤兵，以達到從局部和平到全面和平的目的。要做到局部撤兵，必須先從和平運動區域做起，消滅游擊隊以及其他匪類。一個地方的游擊隊肅清，治安無問題，我們就可使日軍在這個地方撤退，這是根據和約所做到的事。

這責任現在就在清鄉工作頭上，我們希望這一清鄉工作早著成效。同時，我們希望維持地方治安的團體趕快能真實的發展，更希望這種團體經過嚴格的政治訓練，充實其應有的武力，使它能夠工作，並且瞭解工作的意義。

中華民國三十年八月廿九日

日本的處境

在充塞火藥氣氛的世界中，一切的一切，要就「力的較量」的觀點上去瞭解；正義，法律，互利等觀點，未始沒有意義，可是他們在現在是值不了什麼的。

顯然的，日本的環境，自蘇聯對德作戰及英美決定援蘇之後，即陷于包圍之中，美國石油自美西岸，開抵海參崴時，就象徵着這包圍圈已形完成。

日美以美石油運輸問題作為契機而舉行的野村，赫爾談判，表面上似乎是運油問題，實際上是日美關係的最後檢討。因為日本即令阻止住美石油運輸，也不能阻止住美國援蘇，伊朗問題解決之後，新的路線，即將打通，運油問題，反無正面意義，日本現在努力的，是藉此以阻止這對日包圍圈之合圍，對于日美之可能關係，作最後的決定。日本現在的地位，不是主動的進攻。

日美目前的談判，不在于運油事件本身，而在于日美對遠東政策之全部檢討。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及新秩序，與美國所主張的遠東均勢，九國公約，門戶開放等等原則是否相容，如何可妥協。照美國現在的態度看來，我們不甚相信美國有討價還價的意思。美國似已認為德國被困于蘇聯，英國在遠東之地位，已形鞏固，因此，對于日本只有片面的令日本聽從美國所提出的「公平合理的解決」辦法。于談判以外，美國在遠東的佈置，更將積極進行，就是明證。

日本現在確已在英美佈置下的包圍圈中。無論怎樣，日本必須突破這包圍圈。日本要貫徹其大東亞共榮圈及東亞新秩序的計劃，就根本不能接受美國提出的任何辦法，這就是戰爭。日本人民業已受到四年戰爭的苦痛，但領導日本有武士道遺風的人民，再受點痛苦，是比較容易的英雄作風，儘管英雄常是

立在全勝成功，或完全失敗的邊線上。日本要多少接受美國提出的辦法，都可應致和平。不過，要和平的突破包圍陣，日本國內需有能負責，肯負責，犧牲個人，領導全國久已體認到自國國力飛躍膨脹的人民，作壯士斷腕的政治家。政治家固將使日本寧有所失，但至少可以有所得。

介於這兩者之間的靜觀與等待方策，是日本的麻痺政策。靜觀的後果，爲自己門忘之鬆弛。等待的結局，是行動機會的錯過。而且，現在敵對的兩方，正各自增加力量，現在的比重，日本尚可持平。時日一過，英美實力，必將漸增，而重慶的數十師反攻，就全部局勢觀察，又不能認爲是宣傳。那時，華南沿海的爭奪，就不是中日戰爭的一場面，而是太平洋戰爭的一部份。日本受蔣率制的機會與兵力愈多，日本應付太平洋戰爭的力量，就相對的減輕。終於，日本在未戰之前，就會感到環境日非，比重不利於己的。

日本現在的處境，既需要以大政治家的風度與手腕來予以處理，又需要英雄的處理。後者比前者或許會有更好的結果，不過，結果之獲得，必須經過冒險與艱苦，並且也會得到相反的結果。只見其小，不見其大的商人處理，等待與觀望，只是麻痺自己，使自己喪失活潑的動力。

中華民國三十年八月卅號

後死者的責任

爲紀念和運殉難同志作

今天和平運動殉難同志紀念節，我們除對殉難同志表示無限哀悼外，不禁深深感到我們後死者的責任。

回想和運初起時，我們的同志只有極少數的幾個，但我們却有堅強的信念與決心。我們決以繼續犧牲繼續奮鬥的精神，來完成這一救國運動。一個人不成，就來第二個，一次不成，就來第二次；前仆後繼，決不停止，決不苟安。

這種精神，在革命初期是必要的，而在革命的繼續進程中，尤其是在草創了一個局面而猶未底於成功的時期間，一樣的需要保持革命初期的這種精神。所有的革命史，都證實這一點。

我們以辛亥革命這一史實來看。在事成以前，所有同志都抱着犧牲決心，舍生取義，殺身成仁，如徐錫麟秋瑾諸烈士的慷慨就義，黃花岡之役七十二烈士的一舉同殉，而汪先生博浪一擊，尤使清廷爲之震盪，竟不敢對革命志士再加殺害。他們以犧牲一已的生命來奠定辛亥革命基礎。到辛亥以後，革命原已成就了一個局面，但惡化腐化諸種勢力，又復相繼混入，其中有一部分革命同志則已安於現狀，不肯再繼續努力，而國父孫先生則始終如一，不與惡化腐化勢力相妥協，還是屢呼號奔走，領導諸同志繼續革命。其間如蔡錫黃興等的再舉義旗，宋教仁的死於袁世凱之手，也都因不滿於當時所成局面而繼續奮鬥犧牲的。又如民十五的國民革命，後來也總算成就了一個局面，但汪先生却還是要繼續奔走，不苟安於現狀；雖經多次危害，始終不撓不屈。

由此可見前人所說「慷慨就死易，從容赴義難」，革命初期的烈士易求，革命後期的志士難得。但革命是前進不息的，因此真正的革命家乃是以一貫做烈士的精神來担承做志士的責任的。

記得汪先生在謀刺攝政王之前給胡漢民先生的信中有這樣幾句話：「譬如煮飯，當熱之以薪，薪盡而飯熟，若吝薪，則何由有飯乎！」當時胡漢民先生在汪先生信後有幾句接語說：「譬如炊飯，以已為薪，曾不念其已當為釜者。」當時一般同志都期望汪先生來負責支持革命的重任，不願汪先生先作犧牲，所以胡先生也要汪先生做釜。釜的責任是忍辱負重，要經得起火的熬煉。後來汪先生幸而未遭清廷殺害，負起了釜的責任，但汪先生的做釜，却仍以薪的精神去做的，始終抱定了犧牲的決心，絕不會懈怠，絕不會苟且，也絕不會自滿。

現在汪先生領導和平運動，也還是一貫的犧牲精神。

和平運動在現階段，經同志們的共同努力，自國府還都，和約訂立，也已成就了一個局面。過去一部分同志是犧牲了，更大的担負壓在我們後死者的雙肩。我們拿汪先生煮飯的比喻來說，殉難同志已做了煮飯的薪，留下我們不得不做釜。如今飯雖半熟，還隨時有煮成燻飯，燻飯，焦飯的可能。薪還要繼續燃燒，釜更要以薪的精神去忍受火的熬煉！在這局面下企圖苟安的心理固然要不得，忍不住火的煎熬因而反移恨於薪的燃燒那種心理尤其要不得。做許曰難。做程嬰更難，做許曰難，難在立時犧牲的勇氣，而做程嬰的却除了犧牲的勇氣還需要持續的毅力，所以更難。我們就和運已成局面虛心省察，覺得在可能限度內尚待努力的還很多着。半年來本報曾本「黃已覆以周」之義，迭有指陳，這裏可不用再舉。我們要替體汪先生昭示我們的罪己精神。時時作深切的反省，人人有深刻的責任心。以程嬰忍死拏孤的精神去撫育這方在成長的和建大業，效汪先生做薪的精神去盡釜的責任。

紀念和殉難同志最好的辦法，就在於我們如何盡後死者的責任。論語說，「今汝畫」，我們不要

招和建大業也那麼一畫畫去才是！

中華民國三十年九月一日

不流血的清鄉

我們用軍事力量，在預定的地區肅清匪共，這是可以說有把握的，因為在清鄉區的地理上看來，不論匪軍，土匪或者共產黨，都有被包圍而消滅的可能，但我們是不是用飛機，大炮，把這些武裝份子一齊殺光呢？我們的理想和願望不是如此，游擊隊，土匪，共產黨，究竟還是我們的同胞，他們不過顛倒不濟楚，行為不正當而已。我們希望這一輩迷途騷擾的問題，能够覺悟起來，一齊來參加和平運動，這是最大的希望，所以我們提出一個最高的口號，便是「以不殺人為原則」。即使萬不得已，也避免大流血，只是拿小流血和平手段來完成清鄉工作。我們的軍隊一定是紀律嚴肅的，決不能在農村發生半點騷擾的事情，土匪要亂後的期間，我們實在不忍再以砲火來碰碎碎打一場，所以清鄉工作最高的希望是要用不流血的手段，來達到這個目的。

摘錄 李士奎「清鄉工作的展開」

上海市場之歸趨

上海現在是「三不管」的特殊區域。「三不管」有他的好處，也有他的壞處。好處是他名義上還是遼東的惟一自由貿易港，壞處是軍世戰火中，沒有人替他負責。總括起來看，好處少於壞處。

蔣介石算明其妙的，受了英人福克斯的獻計，居然請求羅斯福凍結中國資金，於是在美國與英國凍結資金之下，上海先喪失了匯兌自由的優點，英美兩國的貿易限制，更使上海喪失了貿易的自由。在這種情形之下，上海的外匯黑市，先受到嚴重的打擊。舊法幣既沒有什麼公開的，自由的外匯價格或匯價劇跌，則舊法幣便只是一張紙。有錢的人們，都想變方法處理牠。因為美國的凍而不結的辦法，使若干人依然迷信美匯，若干進口商目擊遼東時局之緊張，更想多定外國貨物，以便囤集居奇，若干旅滬外僑，為轉移資本，籌促旅費，也需要外匯，於是，三者交加之下，舊法幣的匯價，便劇縮下去。舊法幣匯價之劇跌，引致物價之上漲，不顧自己手中的舊法幣變成紙的另一部份人們，開始購買一切現物，日用品與米糧先漲上去，黃金漲近萬元十兩，地產，也呈現空前未有的高價，兩禮拜中，竟會漲價百分之三十。物價高漲，引致工資提高之要求，後者更引致前者，惡性循環，正不知發展到何種境地。

我們在以前就曾指出，上海是一個經濟戰場，整個中日戰爭，上海佔的比重是相當大的。上海舊法幣不值錢，將使西南一帶舊法幣更不值錢。所以在上海舊法幣匯價劇落的時節，重慶不僅不能收吸引上海遊資到內地去的實效，反而需担负內地遊資急激向上海逃避的損失，滙兌匯兌，由加二劇增至加三，就是一個好的實證。

重慶的人們，看到他們的懸誤處理，把他們堅吹的舊法幣的穩固基礎，弄得要坍台了，經濟飛行將

失敗了，於是，一方面急急的組織什麼外匯管理委員會，一方面香港的外國專家更提出供給上海外匯的命令，命令頒佈的倉促，與無準備好的週密辦法，使上海舊法幣匯價，仍不能回漲，反而更產生了黑市的黑市。

英國在滬商人都一致的埋怨這是美籍委員福克斯的謬誤舉措所招引的禍害。於是美籍委員便不得不親來上海，並且在滬方所傳的外匯管理委員會開會之前，福克斯更不得不到馬尼刺去。英美南方人員，對於重慶舊法幣在上海的外匯市價問題的意見紛歧，使上海更陷於渺茫之中，遠東時局的時聚時弛，更使上海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以舊法幣作為中心，已使上海的經濟，陷於苦境，再加上租界當局的态度與能力，更使上海表現於物價趨向的經濟情況，充滿了令人悲觀的現象。英美只想維持他們的古舊權益，若干中國人只想以「孤島」向榮，他們現在應知道，他們的權益的維持，是要費許多本錢，而終於不能維持的，在這不能維持而又要死抓住不放手的期間中，上海，成為「三不管」的特殊區域，上海市民所受的痛苦，即由此而來。打破這「三不管」的地位，上海方能適應戰時世界與中國，而尋求出妥當的改善物價與民生的方策。

中華民國三十年九月二日

本報劉前社長週年祭

前昨是和運詳先烈殉國紀念節，本報曾就後死者的責任有所闡述，以共相惕勵。今天又是本報前社長劉前同志死難之日。劉同志於去年今日繼釋放社長之後被渝方暴徒暗殺，以身殉和運文化工作。茲當週年之祭，我們體念本報創辦的艱辛，痛悼劉同志的慘遭不幸，不得不就本報立場來說幾句話。

當本報擴大出版的一天，曾於發刊詞中闡明本報的立場與本位工作，其中主要的話，現在重引如下：

「其立場是擁護並督促和平運動，接受 汪主席的領導，對中國人民負責；其本體工作是文化建設，而以此提高中國人民的建國信念。」

「文化的作用是宣傳，但文化仍然有它的自體，空洞的叫囂與拙劣的說謊乃是文化的毀滅，我們的願望，是以文化人的身份說話，啓發民衆的判斷力，讓民衆自己知道判斷。」

「我們對民衆的報告，是要事實多於結論。」

這幾句話，就表現著本報最忠實最純正的態度，過去本報固是謹守信守，此後本報也必一貫遵循。辦報是一種文化工作，其本身即是一種文化事業的建設。四年來的戰爭，幾乎把國內的文化事業摧毀無餘。我們目擊這場浩劫，痛感到中國文化的摧毀，將致民族意識淪亡，故當和運開展之時，深覺文化復興的重要，而這種文化重建的工作，不能不由我們文化人來擔負。本報的創辦與續版，就想替國家多造一份文化產素，並力求其充實與拓展。一個報社在整個國家建設上雖然微小，但我們願從這樣微小的場面做起，盡力於本位上應做的工作。我們沒有任何野心；要說有野心，便在我們的本位工作上。

報紙代表輿論，誰都知道，但要克盡厥職，也甚乎其難。和運是一種艱難的革命事業，現在和運的進展與國家建設的開拓，雖已具相當規模，而眼前障礙，前途荆棘，正復多端，不容諱言。如何排除萬難，完成大業，一方面固在當局自身的努力，一方面也須民衆的協力，使這兩方面能够緊密接洽，則尤待於輿論的督促與啓導。本報是在汪主席領導之下擁護和運的一種報紙，就報紙性質說，是站在民衆方面說話的。我們爲共策和運的完成，願本赤子之心，盡報這批評之責。我們的說話也許有過於直率的地方，但我們的動機是純潔的，我們的行爲是忠誠的，我們的態度，是對國家民族負責的。

當和運初期，許多同志都前仆後繼的在犧牲奮鬥，在這一旗幟下的報紙也應當以前仆後繼的精神去鼓吹去擁護這一運動。到和運已成就了一個局面的時候，本報取的却是一種諷諍態度。當然我們並沒有取消鼓吹與擁護，不過覺得在這時期諷諍尤重於鼓吹，諷諍所以遏制頹風，策進工作，正是最忠實的擁護。但假如環境到了逼使我們不能拿我們的主張來說話的時候，我們也仍要盡可能報道事實，使民衆對自身所處局勢有正確的認識，從而明瞭其自身所負的責任。國家無論受壓迫使侮到如何地步，國民的國家意識與民族意識不能隨其消滅，這是國家民族能否復興的重要關鍵。本報無論在任何困難情形之下，至少要盡這個責任。

我們認爲不管主戰主和，除去少數喪心病狂者流，在挽救中國於危亡這一途徑上是有其共同趨向，一致目標的，所不同的只是對於現實及前途的認識與信念，所以我們是始終抱定了光明磊落的態度來辦這個報的。本報雖不幸而有穆爾兩社長的先後遭流方暴徒的狙擊，本社同人雖也憤然於暴徒手段的殘酷，但仍一本初衷，以光明磊落的態度出之，否則，便太对不起民衆了。

凡此種種，我們自信可以明告社會而獲得輿論的諒解與同情的。

最後，我們覺得本報從擴版到今天，也已略具規模，彷彿和運已成就了一個局面一樣。本報之有

今日，不能忘初創時期如劉龍社長的犧牲奮鬥所奠定的基礎，而今後的發展，則益待我們後繼者的加倍努力。我們一樣要以程嬰撫育遺孤的精神來培養本報發榮滋長。我們做到一分，即本報先烈在天之靈多得一分安慰。

中華民國三十年九月三日

國民新聞叢書之六

美國的國防工業

在提美投資發展的旗幟下，所謂「民主國的兵工廠」內容究竟如何？它的发展已达到了怎樣的程度？美國在應付自己國防上所需要的之外還有多少力量可以實施對外援助？以及美國的工業組織，指導機構，本書將加以系統地解說。

季節與戰爭

在近代戰爭中，季節的影響，雖不若古代之重要，但季節仍是不能不加以致慮的因素。現在的蘇聯戰爭，必發生於秋初，就有其特殊的意義：第一，是自古以來的「因敵糧」的政策之實行，是近代資源掠奪戰的表現，第二，是德國預計在冬季到來之前，如不能全部解決蘇聯境內的戰爭，至少也可以獲得穩定的戰線，靜靜的度過冬春二季。

現在，冬季將降臨到戰爭所在地的赤道以北的地帶，風與雪對於戰爭的影響，將逐漸表現出來。若千處已有的戰爭，將迅速的要求結局或將停滯，若干處未發動的戰爭，也將暫時擱置。不過，已經發動了的戰爭機構則不能停止，必須有所遷移。

蘇聯境內的戰爭，雖然德國在烏克蘭獲得勝利，在列寧格勒區發動包圍戰，紅軍在新模倫斯克與戈美爾區發動反攻，但是這些戰爭動作的目的，都在冬季之前，各自獲致有利於自己的僵化戰線。德軍攻下列寧格勒城即可切斷蘇聯與波羅的海的聯絡，而且自己可以與自芬蘭南下的軍隊接觸。蘇聯方面自必努力保持住這蘇聯第一大城，第一海港與工業區。列寧格勒爭奪戰，在蘇聯是於保持實際戰爭局勢之優越地位以外，還有榮譽問題在內，在德國，是於鞏固與調整戰線以外，也有榮譽的關係。因此，在冬季之前，列寧格勒區將是最劇烈的戰場，冬季也或者依然可看到這裏的戰爭。至於蘇聯中路的戰爭，紅軍的目的端在恢復若干失地，以減少前線與莫斯科間的距離，並鞏固尼泊爾河東岸陣地，以臻致頓河工業區與高加索油田區的屏藩。在冬季之前，紅軍的目的如可達到，則在靜靜的冬季，蘇聯將可利用這一帶的人力與物力，並通過伊期，作大規模的休養補充。

德國方面曾說：如果拿破崙攻下斯摩倫斯克後即停止前進，而努力整頓後方交通線，則拿破崙也許是勝利者。這種說話，正可暗示德國當局現在已不準備在冬季前結束戰爭，前些時期，德當局所宣稱的希望以某一陣線作為冬季陣線，正是德國的確實要求。

其次，德蘇戰爭，在冬季之前的一切發展，都對於戰爭大局，不會有什麼決定的影響。蘇德兩國現在所努力的，是構成有利於自己的冬季陣線，進攻與反攻，目的都在這裏。

隨着德蘇戰爭之冬季休息，土耳其問題，也許就要緊張起來。現在對於土耳其的一切報道，都有些過早，美記者所傳德蘇戰爭不過有十七師在土國邊境，還不足以造成云云的消息，正是確實無比的報道。觀於土國情勢的推移，如果是從德國方面來判斷，我們是應以列寧格勒區與斯摩倫斯克與戈美蘭區戰爭擁有結果，作為前提的。如果從英蘇兩方面動向來判斷，則在不遠的將來，伊期問題解決，蘇聯本身的交通錢還不足以担負援蘇的全部任務時，或者就是時機。

轉到遠東，冬季之降臨，也有其影響。

宣傳日本將北進的人們，或者應把日本即令現在發動，但在不久即將受氣候的嚴重影響，不得不與德國一樣的把戰爭停滯下來的事實，加以估計。在另一方面，自美國透露出如該及關於太平洋問題，則對九國公約簽字國參加的消息，日本方面且聲明絕不擬放棄其建設東亞新秩序大東亞共榮圈之政策，官島兩界都公然請國民準備應付最艱難的局勢之後，日美談判，似已劃定了一定的界限。冬季氣候溫和的南太平洋上，是否會發動一場適應氣候的戰爭，一方面要看日美兩國的態度，一方面還要看歐戰之向南推移的趨勢，不過，無論如何這一可能性是應在估計之中的。

中華民國三十年九月四日

清鄉工作檢討

清鄉工作是現行國策的重點。可以說國民政府現階段不能展開，這就是關鍵。

清鄉工作對於中國有好處，對於日本也有好處，便是因於這交點而協力進行的。對於日本的好處是藉此可以縮短防線，活用兵力，接近戰爭之結束。對於中國的好處，是多做一分清鄉工作，即可以多保存一分國家民族的力量，即可以多收回一分主權。

從七月一日正式開始以來，第一期清鄉工作已初步完成。在該區域內，沒有了游擊隊，沒有了苛捐雜稅。而戰亂以來，假借某種團體名義，或結托某種勢力，設卡收捐，濫施生殺之權者，無論其爲官吏，爲軍警，爲豪紳，爲浪人，清鄉工作所到，一律嚴厲加以管束，取締，或科以與盜匪同罪。至於游擊隊之不及逃走而被俘者，前後近萬人，其中除民衆被迫控訴，殺人者死，此外均酌量情節，准予取保開釋，予以更新之路。

現在是，京滬車已可以開夜班，通過清鄉區而行並不驚，在鄉下，無論白晝晚上走路，不會碰到土匪，城鎮之大小工廠已一一開始開工，恢復生產。

所以有此成績，皆我清鄉將士及全體工作人員，在汪委員長領導之下，苦幹硬幹，知其所幹之工作爲現行國策之所寄，爲和平運動區域之拓荒，爲國家民族爭氣，而以最大之努力所獲得之果實。此種工作，本來如治亂絲，非細心再加忍耐，不能找出頭緒，更非以斷然堅決之態度，不能免除因循苟且之習。工作開始以來，軍警與地方官吏之糾紛，地方官吏之民衆之互訐，中日軍進行合作中所發生之誤會，以及土豪劣紳浪人土匪之混亂騷擾，日必數十起，難到應付，有外交，有軍政，有民政，有社會政

策，有經濟政策，其情勢之複雜，百倍於會國藩李鴻章時代，十倍於過去江西剿共時代，至今能以更短之時間，更細之効力，收更大的成效，我們於此引爲嘉慰。

當此國際形勢的變化尚在不可知之數，中國以疲敝之餘，自處之道，端在以不變應變。重慶是以僵持抗戰等待國際之展開，我們則以休養生息去迎接國際形勢之有利於我。僵持抗戰，是只有使疲敝者更疲敝，而從事休養生息，則國家民族之元氣賴此可以保存，而恢復壯大。這裏的遠度，就是以促成日軍的局部撤退爲標識。

從本外大使，煇俊六總司令，以至於馬淵報達部長等等，皆經一再公開宣稱清鄉完成日軍即從該區域撤退。這是可靠的。爲什麼可靠？因爲清鄉在日本之目的，即爲縮短防線，活用兵力，而以此接近戰爭之結束。而且清鄉這一事實本身證明，中國的事情只有由中國人自己來處理，由中國人根據其自己的意旨來處理，纔能有辦法。因此，把握了清鄉工作的規律，也就是把握了中日關係的規律，也就是把握了和平運動現階段的規律。

現在清鄉工作尙未全部完成，大家要繼續奮勉。中華民國放清有路子可走，現在只是需要肯做事的人，能做事的人。

中華民國三十年九月五日

美國的理想與現實

美國人現在似乎是坐在大砲背後講天方夜譚，大討論其戰後的世界。戰後的世界距離現在尚遠，但亦即此可以看出美國人的心事。

這次大戰與上次大戰不同，因而有名的威爾遜總統的十四點已不適用於今日。威爾遜總統時代的美國只是想分沾世界霸權，羅斯福總統時代的美國則打算的是接受整個世界霸權。上次大戰是要分割國際自由市場，這次大戰則是要修正國際自由市場。希特勒的一舉，已使美國的政治家與若干資產階級的學者明白毛病是出在資本主義自身，是資本主義的世界性的生產力對國家的界限的搏鬥。

上次大戰，被認為只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搏鬥，所以想出國際聯盟的辦法，這當然無效。但當現在明白了這是資本主義的世界性的生產力對國家的界限的搏鬥的時候。問題便牽涉到了資本主義的法則的修正。Russett W. Davenport 在八月號「幸運」雜誌上發表「如此這般可以勝利」一文，建議成立一羣國家的集團，比國際聯盟更為緊密而比美利堅合衆國聯邦則為寬鬆的國際組織，說是這樣子可以打破國家的界限所加於經濟與科學的自由發展的束縛。但這其實也只是上次大戰後法國內閣總理白里安的歐洲聯邦計劃的引伸而已。白里安的計劃，當時有托洛斯基的歐洲蘇維埃聯邦的口號與之對抗，就事實來說，是兩者都沒有得到，不一於此可以知道美國人所想像的世界聯邦乃是一個極複雜的問題。

這種近似玄學的討論，在於專講現實的美國人應當是不發生興趣的，可是這玄學的討論的背後却有著美國人的素樸的要求，這要求就是，把殖民地，半殖民地，以及英鎊集團國家從英國霸權的支配之下解放出來，而置之於美國霸權的支配之下。這就是美國人的海洋自由的解釋。

這裏有可注意者二點。其一，羅斯福總統已不像威爾遜總統那樣強調民族自決；其二，國際聯盟在威爾遜總統時代對於美國是多餘的東西，但在如今，則美國要求比國際聯盟走得更遠的國際聯邦。美國不但繼承英國，同時還繼承納粹德國。英國是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為剝削對象，而以次等先進國家為其經紀人，納粹德國則一切求之於次等先進國家。美國所要做的，就是接收殖民地半殖民地，而以國際聯邦或類似國際聯邦的方式加強對次等先進國家的支配，更甚於英國之所為。英國的國際聯盟是政治的支配方式，而美國現在所要求的國際聯邦那樣的東西則是經濟的支配方式。從上次大戰之後到現在，所有應時而起的制度，如同殖民地經濟布洛克，英鎊集團國家經濟布洛克，經濟國家主義，乃至於英次等先進國為殖民地的種種政策，到了美國手上，並不會取消，却是將加以整理，使之更系統化而已。

這一遠景，在目前並非沒有現實的意義。以這一遠景為依據，羅斯福總統正在製作他的圖案，要把英國，俄國，法國，中國，以至於德義日本，安排在適當的位置。這種安排的设计，在目前就表現在美國與英國合作與俄國合作與淪方合作的條件上，而且表現在美國與軸心國敵對的程序上。從這裏去研究，可以幫助我們對於美國參戰的條件與程序的瞭解。

中華民國三十年九月六日

清鄉與保甲

第一期清鄉工作，初步告成，成績優異，本報五日社論曾加檢討，并致其嘉慰勉勵之誠。惟清鄉初步工作，重在軍事的清剿，而緊接下去要做的則是政治經濟文化諸種設施，當局亦已本其預定計劃與步驟着手進行。清鄉工作的能否真正全部完成，還要看此後政治經濟文化種種設施能否切實收效。這裏的重要關鍵就在保甲制度。現在就這一點來略實所見。

汪主席在清鄉運動開始時，特別提出兩個口號：①確立治安，②改善民生。清鄉一定要替民衆打算，否則清鄉便沒有實際。清朝曾國藩清過鄉，民國蔣介石也清過鄉，但他們都只利用清鄉作一時的手段，並沒有真的替民衆打算；到他們不需要清鄉時，清鄉一時所見的效力也就跟着消失了。現在我們清鄉，是爲民衆清鄉，更要使民衆自己來清鄉。怎樣才能使民衆自己來清鄉呢？就要使民衆有自衛的能力；要使民衆有自衛的能力，就要使民衆有自衛的組織。這自衛的組織就是一個保甲制度。怎樣才是爲民衆的清鄉呢？就要在軍事工作之後，再施以政治經濟文化種種工作；而使這些工作能够脈絡貫通，推行盡利，也需要有一個保甲制度。這種保甲制度能够辦得好，治安就可以確立，民生就可以改善。

保甲制度在北伐成功以後，施行全國，但除廣西辦民團還有點像樣外，其餘各地都不會辦出什麼成績來。民衆始終沒有感覺到保甲對他們有什麼關係，正經的人民不願也不敢做保甲長，要做得來保甲長，必須帶二分惡相，三分流氓（流氓）氣。我們以爲北伐以後直到現在，保甲辦壞的根本原因有兩方面：一方面政府沒有把保甲制度強化，使變爲合於現代條件的一種制度，還是像民國以前那樣或爲捕盜，或爲制民，或爲便於征役課稅的保甲制度差不多；一方面人民也始終不會自動的去組織保甲，來自

已辦自己地方上的事。其實民衆不能自動，也怪不得民衆，仍要怪當時政府不知道去切實組訓民衆，不懂得現代的保甲制度應當怎樣去辦，以致結果所辦的等於不辦。

保甲制度要怎樣才辦得好呢？第一，必須民衆自動的來辦，第二，保甲的機能必須強化，使適合於現代的制度。

先就民衆自動來說，政府要切實去組訓民衆。做組訓工作，用嘴去講怎樣組織怎樣訓練是沒用的，必須教導民衆實地去學習，養成政治興趣，熟練政治工作。這樣，民衆對於地方上的事就高興自己來做，而政府對於地方施政的意義，民衆也就容易瞭解，政府與人民就可融洽合作。這是保甲制度的基本條件。次就強化機能來說，我們在清鄉地區要做黨、政、軍、民合一化。把這一原則先通過保甲制度，使人民能够深切體認，再把這種體認從保甲制度中表現出來。然後強化保甲機構，使所有管理力，教育力，生養力，保衛力都從保甲制度中孕育而發揚光大，做到地方民衆可以自治，自給，自衛，所有人力，財力，物力都可以一齊動員。保甲制度要這樣辦才是適合的現代制度。

以上僅能粗舉綱要，條目非本篇所能細論。我們知道現在當局是要決定這樣幹去的。這種最合理想的清鄉工作，如果推及於全國各地，就可擴大為復興國家民族的工作。我們願以今日懋勉第一期清鄉工作初步完成的心情，來熱望清鄉全部工作能如其理想早獲厥成。

中華民國三十年九月八日

格里埃號事件

美驅逐艦格里埃號與德潛艇在水島洋面互擊之事件，現正逐漸發展，美德兩方，皆各自闡述自己的見解，羅斯福總統並令美國艦隊搜尋德潛艇，予以毀滅。

自羅斯福總統逐步增加其援英行動，宣布海上自由政策，並命令美國大西洋艦隊擴大其巡邏範圍，時時以德國潛艇及軍艦行蹤通告英海軍以來，這類事件，本實在意料之中，羅賓遜爾號事件，僅係其先聲，現在的格里埃號事件，更是將來要發生的事件的開端。

美國國內的參戰派，把這一消息，盡量地加以擴大，報抵批評，要人演說，皆各自表示其積極態度。美國參戰的意見，世界各處，也有不少人以爲這一事件，或者會導引美國參戰。

實際上，美國之參戰，就其自身而言，有其一定的時間界限：美國的準備，要達到一定程度，同時，英蘇抗戰的環境，要表示出美國參戰的必要，遠東的局勢，也要表示出美國參戰的可能與顧忌之移去。

現在，美國國內政治經濟組織之改編，工業生產之擴大與改編，軍隊員額與裝備之增加，就客觀情形而論，要說美國尚不能參戰，簡直是糊塗話，他們沒有明白美國國內發展的成績與國際軍力之相當總比重中，美國現在所佔的地位。可是，美國如能遲參戰一月，美國的軍力，仍可以更擴張一月，美國投英蘇的物資，也可以應擲一月。英蘇現在所求於美國的，主要的是軍械與物資。論陸軍，美國比起英蘇兩國相差尚遠，論海軍，美國太平洋艦隊另有其任務，英國所缺的是船隻而不是船員，美國所努力的也是船隻的增加。因此目前英蘇在實質上都不一定要求美國參戰，儘管英國有此要求。

就戰爭現局勢看來，美國也無參戰的必要。英美海陸空軍與商船合在一起，也依然不能在西歐覓致登陸地點，並且也不能操必勝之券。美國陸軍加入蘇聯戰線，不惟不能決定戰局，反將拖累住美國的商船隊。遠東的戰爭可能，一日不解除，美國便須全力注意到太平洋。日美現有談判，就指明美國或者還不願立即以武力決定太平洋的局勢。

但是，現在的戰局，並不是一成不變的。

列甯格勒城在不遠的將來，恐不免要被德國攻下，基輔城也或者要遭受同樣的命運。莫斯科或許是現階段德軍進攻的最後目標。爲挽救蘇聯的頹勢與鞏固紅軍的願志，英軍也許要在土耳其境內發動戰爭。在這一戰爭的前後，美國參戰，將有增加英蘇勇氣，鼓動近東各小國以至於煽動東歐及東南歐諸民族反德情緒的效力。

以此，美國現在正可以繼續實行自租借法案成立以來的不宣而戰的戰爭——這是廣義的戰爭，進一步更徹底實行格裡埃事件後羅斯福命令的狹義戰爭。正式宣戰，派軍遠征，其效力抵不過中立法案的再度修改，自亦無其必要。

不過，美德間的關係，德國也有其決定權。德國自戰爭以來，對於他不能攻擊的國家，甚至他實行攻擊的國家，或從未宣戰，或未正式宣戰。對於美國，雖然美國積極援英，德美關係，僅剩下形式的外交關係，但是德國對美仍然保持着這種關係。德國現在如對美宣戰，誠然可以有日本高橋大將所說的「公開對商輪與戰艦不分玉石，於總現時一致擊沉」的便利，而且對於現在進行的日美談判，可以從旁促使其確定範圍與進展限度，可是，這樣對於德國的利益，究竟能否抵得住其損失呢？我們覺得德國現在雖然明白美已在不宣而戰的階段，但只要一日不宣戰，則附和美國的許多國家，便不至於自動宣戰，同時，歐洲若干特別準備保持對美貿易關係的國家，尚可供德利用。德國真正對美宣戰，反使世界上的

疊疊，更加清晰，這與德國是沒有什麼好處的，而且德國即令對美宣戰，對於太平洋的局勢，也似乎很難有形影相隨的影響，儘管日本一再聲明以三國同盟為外交政策之基礎！時間，還在遼東有其作用。

中華民國三十年九月九日

和運道上的石子泥沙

我對於和平運動，是勇往直前的。如果眼見其成功，固然是國家之福，即不幸失敗，亦必為和平前途留下一些種子。因為中日兩國，如果要共存共榮，終不能不向這條路走的，何妨由我來做這條路上的第一顆石子，一粒泥沙。有人說道：「為抗戰而死，不失為民族英雄；為和平運動而死，死了還受什麼惡名。」時，請你看著海濱橋本變以來，幾千百萬同胞的死放在這里，你還能有閒心替自己打算嗎？

摘錄 汪主席離電書後

第一期清鄉的檢閱

汪委員長前昨晚視察清鄉區，對第一期清鄉工作成績甚嘉許，諸同志之實勞，日方之協力，與一般人民厭亂求治之意向，於此皆有事實之表證，而清鄉工作之為強化國府的中心課題，為過渡時期中日關係的樞軸，為由局部和平漸致全面和平的里程碑，此其意義，亦於此而益明顯化。

現在中國不幸分裂為三，論人口，論土地與物資，和平運動區域皆優於重慶抗戰區域與西北共產黨區域，但為保證此優勢，和平運動區域必須修補破敗，而且必須改正中日關係之現實，使主權在我，而以此求抗戰區域與共產區域之統一於和平運動區域。這就是清鄉工作的任務。清鄉工作先從和平運動區域做起，把游擊隊，共產黨，土匪，與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的勢力解除，還之於民衆，並且把日本的軍權撤退，還之於中國。這種做法，是以強化和平運動區域為強化國府的基地，是以展拓局部和平為達到全面和平的橋梁。

清鄉工作的成功，一在於正確把握對日本的關係，二在於準確把握對民衆的關係。就對日本的關係來說，日本確是以十分認真態度協助我們清鄉，我們要做出事情，纔能在實際工作中對日本表現我們的立場的嚴正。這次中日合作清鄉，正是相互發現對方，認識對方，瞭解對方的機緣，我們要得到日方的尊敬，只有在工作上表現，使日方覺得有可尊敬我們之處，有不得不尊敬我們之處。國家的獨立自主不能求之於人家的施捨，更不能求之於空論，却是要看你有幾分斤量，便有幾分獨立自主。清鄉工作諸同志在汪委員長領導之下，以其氣節，以其勞苦，與日方合作，誠意而嚴正，至今日方高級負責當局，經正式聲明清鄉區治安確立日軍可以從該處撤退，我們的努力的初步成績，已使日方採取局部撤兵

爲其圖策，這就可見清鄉工作的意義的重大，循此可以使中日關係復歸於正常。

就對民衆的關係來說，民衆是最素樸無偽的，你替他們做得一分事，他們就給你一分評價。這次清鄉工作，事係創舉，隨時隨地需要發明，需要改正，使民衆感覺不便的地方當然不能強迫，但民衆能够忍受不便，此則清鄉負責同志之認真做事，獲得民衆之諒解使然。苛捐雜稅之廢止，對貪官污吏與土豪漢人之懲辦，苟有不及覺察，一經民衆之要求與告發，未有不與民衆同其好惡，雷厲風行，切實做到的。此種事實，皆可舉數。單就清鄉區域至今沒有鴉片官私買賣一事而論，即已可見清鄉負責同志之嚴肅認真，洗滌數十年來軍人政客之惡習。振奮和平運動，而與民衆同甘苦，就是靠的這種精神。

清鄉工作從開始到現在不過兩個多月，這次因汪委員長的下鄉視察而作全面的檢討，更加强了我們的信念。這條路線的正確已有事實證明，大家要以更大的努力循此奮鬥下去！

中華民國三十年九月十日

日美談判的成就

日美關係最近格魯與豐田在一週中曾有十二次談話，可見已入於相當順利的階段。羅斯福原定的廣播演說，一般推測將就日美問題有所說明，加以石井對新聞記者的談話，與若杉之急於返任，羅斯福之準備答覆近衛手札，使世人感到日美談判之成就的公佈，或在不遠。

日美談判的成就，究竟能到什麼程度呢？是部分的，臨時性質的妥協，而把最後決定暫予延期呢？還是把整個美日間所爭執的遠東問題，作總解決呢？

就日美兩國與英國方面來說，大概是採取前一方式。暫時的妥協，可以解決目前的緊張對峙，並且還可以把最根本的問題，留待日後於自己最有利的時機，再求解決，這是外交上的階段問題，每階段有著落，有結局，都是必要的；而現在雙方的做法也只能如此。

就日美兩國各自的抱負，與幾年來的政治外交動向，現在兩國所處的境地來觀察，雙方對於遠東問題的根本上見解是不能遷就的。

着眼在世界霸權的美國，對於垂敗的英帝國，尙擬以「援助」的外衣，實行攫取其霸權的計劃，對於行將獨霸歐洲的希特勒，尙公然聲稱要予以打倒，對日本自然也存着同樣忌刻的心理。南洋現在是爭執點，美國總不能安心日軍駐在越南與海南島；而對於中國，則正注意其富源在將來的可能發展。現在「援助」的外衣下，美國已逐漸控制了重慶的一切。美國的這種企圖不但沒有放棄的跡象，而且是正在加強。

其在日本，聲明不棄關閉中國的門戶，但是幾年來「共榮圈」，「中日滿」集團與其附帶政治條件

的輿論，表示着對於南洋與中國，日人的見解與美人的見解，正有極大的差異，要她放棄，也是同樣的不可能。

因此，在根本問題上，日美兩國的對立，是難以調和妥協的，尤其是難以在較尖銳的關係下與較緩和的談判期中得到解決的。日美兩國現在既不能各自讓步，則全部妥協的可能，便會被「必勝」的觀念所打消。但是，現在的尖銳情形，因兩國感覺戰爭的時機未到，而尋求短時間的部份的妥協，這却是可能的。

美國擴軍的進程，到明年春，方能到達最高限度，這也是說，美國軍隊的攻擊力，到那時方可有必勝的把握。現在英蘇都需要美國的積極援助，方能支持戰局，美國在這種情形之下，自然利於暫不加入戰爭，以待自己的「坐大」，與英蘇之消耗德國。

日本的情形，也有些相仿。德國在蘇聯的戰爭，在冬季之前，或者可以得到一個固定的戰線，在冬季之中，德國能否守住這戰線，冬季中德國是否要向北發展，發展是否能成功，明春德國是攻英還是擊波蘇，都待證明。日本要動，似應與歐洲局勢作適當的配合，所以還得看一看歐局的發展。

客觀的局勢，指明日美談判可以作成部份的臨時的妥協，但根本問題還要等待將來解決。日美間對於遠東問題如能有全部的解決，則兩國的當局，可稱為空前的偉大政治家，遠東幾萬萬人民生命的救主的，但是，這或者不是兩國人民現在能想像得到的。

中華民國三十年九月十一日

兒玉謙次失言

華中振興公司總裁兒玉謙次於八日接見上海新聞記者團席上發表談話，原文具見於九日上海日文大陸新報，其言素樸無華，不失產業家本色，雖係渠個人之見解，不足以代表日方當局之政策，此就翌日與亞細亞中遠絡部次長落合少將關於同一問題之談話可以見之，但兒玉以其華中振興公司總裁之地位而發言，吾人豈不能不認爲極可注意者。

兒玉係戰時產權交還中國之否定者，且鄙棄中日合辦事業資本比例華方五十一日方四十九之規定，謂此乃陵紆之言，其所持理由爲，此種國策會社爲日本所造成，故應由日方掌握實權；而公共汽車及瓦斯等則係日本新創，並非繼承中國原有之企業，故歸還之說乃爲無可依據。兒玉並表示其期望，稱此等企業爲純經濟企業，亦即可以超然於政治約束之外，而由中日兩國之民間經濟人圓滑合作，渠更表示惋惜，謂中國方面有力之經濟人未能挺身而出，且以此爲不能遽將產權交還中國之理由。

兒玉之抱此見解，顯係由於渠熟悉中國之困難，而未能熟悉日本之困難，以其產業之一角隅爲出發，而無視於此產業之一角隅與中日全面關係之配合。

吾人固與兒玉同爲素樸主義者，以爲此等事取決於正義，毋甯取決於現實，惟吾人所見之現實較兒玉所見者更爲廣大而深刻。蓋若僅就正義而言，則日本在華造成之會社，一部份原爲中國之產業，因戰亂而由日本保存，殊不足以遂得中國方面之感謝；中國方面感謝日本的保存，只有在交還之後，因爲只有在交還之後始能表明此種保存是爲了中國。就此意義而言，則兒玉所說「排除萬難」而保存者，乃是過渡到產權交還中國之一階段，而不能以之爲產權應由日方把握之理由。此種產業之另一部份，如公共

汽車及瓦斯，則其性質屬於中國官營事業，苟如兒玉所言，爲日方所新創者即應爲日方所有，則英美於中國原無商埠之地新創商埠，原無鐵路之處新創鐵路，而據爲己有，吾人固仍視英美爲侵略行爲也。

惟吾人雅不欲多作此種正義之討論，吾人庸願多討論現實。兒玉須知，結束中日戰爭爲中國之要求，尤爲日本之要求。倘若中日戰爭不能全面結束，則修正現狀，謀中日戰爭之部份的結束，此在日本爲減輕負擔，在中國爲彌補破敗，此種事實的規律，已爲中日雙方所共見，而以此爲現行政策的依據。數月以來，本報立官主張先從局部撤兵，局部交還產權，局部撤銷日方在華經濟統制做起，日方隨之亦作同樣表示，由本多大使，畑俊六總司令，以至於馬淵報道部長，及日本泰晤士報，先後或以演說，或以談話，或以論文，表示雖在戰爭狀態尙繼續存在之今日，日方願就事態之所許而謀條約之履行，對於局部撤兵，局部交還產權，局部撤銷物資流通限制，均與吾人抱同樣之見解。蓋此種見解實現，不僅爲解除中國之困難，亦爲解除日本之困難也。

吾人雖不苛求一單純之產業家如兒玉者對此全面的形勢有同等之認識，但就兒玉所從事之產業範圍以內來說，兒玉固極瞭解荷無中國民族資本與之合作，於日本有何等困難。就渠之談話中對於「中國方面純經濟人出山」的期望，可見渠在職務上之感覺與放棄，有其深入之處。但正因其如此，兒玉須知中日和約中關於中日合辦事業資本比例之規定，在中國有其不得不然，在日本亦有其不得不然，固未可以酸朽視之；而兒玉所期待之中國民族資本的合作，亦只有在產權交還中國的條件下始能得之者。兒玉於中日戰爭爆發前夕，曾率領經濟代表團來華，當時渠之言論爲「工業日本，農業中國」，不爲中國人所喜。現在中日戰爭已繼續四年餘，而兒玉之談話未見渠之知識因此種慘酷的事實教訓而有所進步，此則吾人殊不能不爲之惋惜者。

奧亞院華中聯絡部長長落合少將在十日發表的談話，使吾人感覺渠係一頭腦清明之政治家。渠以當

地負責任者之立場，繼兒玉談話之後宜稱：「將全部國策公司之經營現在即移交國府，雖爲時尙早，但於今日視性質而可移交者亦屬有之。」且謂當地各機關正致慮此種性質，有關公司方面，務須信賴當局之此種路線云云，由此可見日方具眼之士亦知倘如兒玉所言，則其時受損害最甚者將非中國。

中華民國三十年九月十二日

國民新聞叢書之四

今日的蘇聯

蘇聯是世界上一個謎，至少，在蘇聯閉關以前，鼓譟在它的宣傳裏的人不知有多少？五年計劃的成績和紅軍的作戰實力確曾使許多人懷疑過，但現在它的內幕已陸續地揭露了。本書對於蘇聯的實情，有詳細的分析。

歐戰現局檢討

在列爾格勒爭奪戰日趨激烈，大西洋上德潛艇攻擊美國商船，紅海上德空軍炸美商船聲中，檢討歐戰局勢，不是沒有意義的事。

邱吉爾九日在英下院演說，認為現在英人「不妨告世人曰，吾人現仍為吾人命運之主人翁，仍為吾人靈魂之執掌者」。對於一校歐洲局勢，邱吉爾似乎認為英海戰地位之改善，德蘇戰爭與近東局勢改變這三種因素，構成了英人樂觀的根據，他並且鄭重的告慰其國人，認為「大西洋與印度洋現有之充實海軍實力，可使海運不遭攻擊」。

邱吉爾的論斷，在若干方面，或者近於事實，不過有些地方，或不免有些誇張，有些則隱藏住若干基本要點。

就客觀形勢來看，英國地位確已較優。英倫本土，在最近幾月中，空襲較少較輕，海上的損失，有如邱吉爾所言，確已減少，撈船成績，更是世人前所未聞的。近東的戰爭形勢，由杜白魯克至伊蘭，英軍地位，皆已鞏固，這些都不能不說是事實，特別是與德國比較起來，英國現在受戰爭的損害，遠較德國為小。

英國地位之所以得以較前為優，確如邱吉爾所說的那樣，全是三種因素造成的。因此，對於英國今後的命運，我們也不能同情邱吉爾所說的，英人是其命運的主宰，我們認為主宰英人命運的，是美蘇兩國。

現在牽引住，消耗了德國大部軍力與配備的，是蘇聯，蘇聯戰場的一切發展，不僅將影響到蘇聯的

命運，更將影響德國的將來。蘇聯能支持長期戰爭，繼續消耗德軍，英國即能繼續保持住現在的平安。蘇聯能消耗德國而至於使德國不能繼續戰爭，那時候英國也就可以高唱勝利。但如蘇聯不能繼續而令德軍獲勝，則英國的勝利機會，也要另行尋求。蘇聯對德的戰爭，現在是歐戰的重心，這是決定英國命運的一個主人翁。

蘇聯能否支持戰爭，我們不能否認這要看英美援助她的程度。德蘇戰爭繼續保持現在的激烈程度愈久，蘇聯對英美的依賴性即愈大。英國能節省出的軍需品，邱吉爾亦不能過份誇張，則此種重大責任，便只有由美國來担負。美國的援助，可在某種程度上決定蘇聯的抗戰時期，美國從這裏也間接可以決定英國的命運。

自然，在近東英國也可以發動一場戰爭，把英蘇在伊朗的合作，推展到土耳其而入歐洲，以減輕蘇聯的重負，可是東戰場上的重大責任，仍然要在蘇聯身上。照英國的輿論推測，英軍或許要在利比亞境內發動一冬季戰爭，此事如果屬實，可見英國還要在別的戰場上，對德作小量的牽制，仍不能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

轉到英國本土與全部戰局，英軍本身的戰鬥能力，與英國人民的生活問題的重要責任，又不在英國自己身上，美國的援英，租軍法案，大西洋巡邏，以至於某種形勢的參戰，使美國可以決定英國的命運。

全部歐洲戰局，指明蘇聯對德戰爭，使英國有今日的地位，將來更可決定英國的命運；就全世界的局勢來看，美國決定了英本土軍力與人民以及世界各處大英帝國機構的命運，透過了援蘇，美國更間接決定歐洲戰爭上決定了英國的命運。邱吉爾的話有些過份誇張，同時更掩蔽了大英帝國已趨沒落，不能掌握與保持世界霸權的事實。

邱吉爾所說的「近兩月事態大有起色」的說法，無補於大英帝國日趨沒落的事實。德國在蘇聯境內有驚人的戰績，但德國如膠着在蘇聯境內的戰爭，始終不能不準備被動的去應付對德逆勢的世界局勢。現在德國之以全力爭奪列爾格勒，即是爲了要把握這關鍵。

中華民國三十年九月十三日

清鄉工作的把握

和平運動展開的風心是清鄉工作，要是我們革命同志對清鄉瞭解了一點，感覺覺得不好，那末，土匪依舊不能消滅，農村依舊不能復興，民衆的疾痛也不能解除，同胞到那時一定要脫了，抗戰雖然達到盡點，但和平也未必見得萬全。關於這一點，兄弟大組織是有充分把握的，因為這次清鄉工作經過了長時間的計劃和檢討，決不是草率從事的。

摘錄 李士羣「清鄉工作的展開」

羅斯福演說後的相關事態

羅斯福的演說已於三天前發表了，我們從跟着發生的幾種相關事態來和羅斯福的演詞比看，可以揭供下列幾點意見：

第一，在羅氏演說後半小時，美人林白發表極強硬的反參戰演說，謂：「全國現有三種團體正驅使美國參戰，此三團體即英人，猶太人，及羅斯福政府是也。」（見國際社十二日華盛頓電）還有一位與德將軍，一位參議員華爾，也都在指責羅氏，說這種挑撥美國人民加入戰爭的企圖，將予以摒棄。（見路透社同日紐約電）可見今日美國反對參戰的還大有人在，美國一般人民怕還不大明白他們的大總統為什麼要這樣氣憤，儘管羅斯福把西半球說得如何危險。只有少數銀行家，製造商，尤其是那些軍火製造商心下明白。羅氏演詞中有一句話是老實的：「海洋在納粹控制之下，凡美國或任何美洲共和國之商船，除仰鼻息於此外國專制權力外，不復能自由經營任何和平之商業矣」。這就可見支配美國的政策便是這些資本家，他們現在放慮的只是時機問題。

第二，羅氏宣稱，今後對於軸心國的艦艇如發現其有威脅美船之跡象時，將首先射擊。據傳已有美艦三百艘出動於大西洋面。但在羅氏演說十二小時前，却又有一艘美國貨船「蒙太那號」在赴冰島途中被擊沉。另一方面，德國在北大西洋又把英國護航艦隊四十二艘擊沉二十艘，說是答覆羅斯福總統「首先射擊」的宣言的。（見國際社十三日柏林電）那末，羅斯福的「首先射擊」宣言以及三百艘軍艦的在大西洋搜索，嚇得了希特勒嗎？希特勒不響，先對英護航艦發了一下狠，反給羅斯福一個警告。但這個警告攔得住從紐芬蘭，哈勒法開出去的船隻嗎？羅斯福却已下了決心，要不管任何犧牲去維護他的海岸

自由。從這一事態看，羅斯福此後必更加緊其援英援蘇行動，而希特勒也必更加緊對這一援助路線的打擊。

第三，羅氏指德國潛艇襲擊美船爲欲「以暴力控制海洋之行動」，而美國的軍艦貨船行駛大西洋等海面，以軍火物資輸送交戰國之一方，則謂係海洋自由，而其防衛區域，據赫爾解釋且可擴大範圍至於七大海洋。德方則謂羅氏故意捏造事實，以便誘致其人民向軸心國作戰，德國將被迫採取一切必要之步驟。義相喉舌茲達且撰文明白宣稱，軸心國之海軍無他，惟有於察見美國海軍軍艦時予以攻擊而已。我們對這一事件的是非責任，都不想加以判斷。每一國家對別國所採行的手段，只問於其本國是否最有利益，表面上的爭是非，不過是騙人的。我們只從這事觀的本身看，却可以知道從格裡埃號事件以後到羅斯福演說發表及德國官方的聲明，已從德美在海面上直接衝突進一步到雙方明白宣佈今後各要爭取先發制人的便宜。雙方敵對態度已趨明朗，雙方在海面上的衝突已不能不擴大，但要說這就是戰爭，時間恐還不容許說得這樣確切。再我們對於羅氏的海洋自由權，也有點懷疑。羅氏已一再明白宣布要盡量把軍火，借款，及物資援助民主陣線各國以消滅軸心勢力，且早已公開作實際行動，所以一般人的意見都認爲美國事實上已等於參戰。實在，她的舉動，我們也想像不出一個局外中立國家。美船在海洋上自由航行，裝的却是供給交戰國一方的軍火及其他違禁品，這與普通商船似乎不同吧。美國自己有一個中立法案，主要點是禁止美國商船在交戰區域活動。現在羅斯福似乎應得首先把這個中立法案再修改一下，或者索性取締也好，然後再對敵國潛艇「首先射擊」。

我們摘取了羅氏演說後，所發生的相關事態，來和羅氏演詞參看，不妨下一個斷語：羅氏這次演說，僅止於使德美敵對態度的明朗化而已。

中華民國三十年九月十五日

日美談判

日美談判這個謎，由赫爾的累次聲明尚在「試探期間」，更增加其神秘性。美國合衆社駐倫敦記者顧氏（Kendrick King）本月十一日的報道，就各方來看，似乎確有所據，而且措詞宛轉，曲折達出各方的要求，與現在進行的階段。這一篇通訊，在將來或許可作爲日美談判信史的某一片段。所可惜的，是該通訊的中譯文，在重要處所，皆與英文多有出入，使各於只據中譯文來觀測日美談判的人，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

就顧氏的報道，日美談判有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美國提議讓越南與泰國像瑞士那樣中立。不過，日軍以「共同防衛」的名義進佔越南，美國於是聯合英荷，凍結日本資金，第二階段是美國提議日本退出越南，美國將解凍日本資金並取消禁運。第三階段是日本自行提議，一、新加坡、荷印、菲列賓與澳大利亞停止撥軍，二、美國運用其勢力，促成中日事變的最後解決。美國「並未預作任何最輕微的諾言，即以日本的提議爲基礎，而與東京進行談判」。

這段報告，顯明的指明美國一再提議日美談判，並提出條件，而最後還是按日本提出的條件來進行談判。

日美談判現在談及的問題，比較詳細的一點說，則顧氏報道中，歸納爲三點，各問題進行的程度，則總括如下：

- 一、關於談判中的基本問題，日本退出華中與華南一事，東京尙無確切的決定。
- 二、日本聲明不北侵及蘇聯，亦不南侵及英、美、荷印與泰國。此事日本是否已承諾，顧氏未能說

明，僅云此事本在研討中。

三、除「經濟聯盟」以外，日本放棄在中國與越南之一切，英美等民主國方面，爲尊重日本的尊嚴，亦須作重大的讓步，或將承認日本在中國及東亞其他一定區域內之「特殊經濟地位」，並取消一切對日之財政與商業限制。顧氏對此點的決定，本無確切的報道。

綜合顧氏的報道，僅能得出日美談判進行的經過與談判主題的宣露，而無法推知日美兩方所已承認者爲何，所未承認者爲何。就顧氏所指出之今日爲最後期限，及赫爾氏之一再指明現行談判尚在試探時期的消息，我們很可以假定的說，日美現在的談判，還在商討談判主題與其解決原則，商討可否就某幾主題之協商，而使日美在遠東的對峙緊張形勢，予以緩和，決不能遽而認爲日美將有何重大的全部最後妥協。因爲日美兩方現在如不能談判主題與其原則，則談判爲無目的，談判就不能繼續，日美兩國現在雖決定了談判主題，但對於主題細則的討論，雙方仍有不能同意而趨于決裂的可能，因此，目前的日美談判，即令能有所成就，也仍然應加以保留，而認爲是暫時的。這一點，與我們前幾日社論所論各點，是很相合的。

我們現在仍認爲日美今日關係之造成，時間因素與地理因素所佔的成份，過于鉅大了。同時，日美兩國解決全部衝突的時機與兩國各自的決心，都還有待展開。世界的局勢，戰爭形勢的發展，尙未能促成這一最後全部解決之迅速完成。

轉而就顧氏所提及的幾項主題與其原則，因爲內容的空洞，與夫實行時間之未確定，及其與有關條件的關係之未予闡述，我們不能遽而予以諒列。不過，就日本自近衛聲明以來，對於中國問題的政策，顯明，中日和平條約的內容，以及日本一再聲明東亞共榮圈之涵義，我們覺得日本在反省與比較之下，或許會覺得現在談判主題之原則，是日本久已主張的，自然這是僅就大體而論的。

中華民國三十年九月十六日

第二期清鄉開始最工作同志

第二期清鄉已於昨日開始，各項工作，刻正準備進行。本報十日社論曾經說過：「國家的獨立自主不能求之於人家的施捨，更不能求之於空論，却要着你有幾分斤量，便有幾分獨立自主。」清鄉工作給我們一個表現這種斤量的時機，可以循此而恢復中日的正常關係。第一期清鄉工作的成績，已以我們的氣節與辛苦換取了日方的合作與認識，日方遂有清鄉工作完成的區域，日軍即可撤退的正式聲明。第二期的清鄉開始，是擺在前面的一塊更大的試驗石，要試驗我們能否更加奮力循此途徑繼續邁進。

我們相信所有清鄉工作人員必能本過去精神，加倍努力造成比第一期更偉大的成績。我們以為第二期清鄉工作有比第一期容易的地方，因為第一期一切都須早創，到第二期已有成規可循，而且工作人員也都有了經驗。但第二期的工作却也有比第一期更艱鉅的地方。這更艱鉅的工作需要更大的勇氣來應付，需要更堅強的毅力來持恆。

第二期的清鄉工作比第一期更艱鉅的地方在那裏呢？第一是地區的關係。第二期劃定的清鄉區是無錫江陰二縣所屬各鄉，這些地方本來就是盜匪出沒之處，有山蕰湖泊可據以掩蔽，而江陰的四鄉在戰後更是游匪的根據地。在作戰上自較第一期更為費力。第二是後方的關係。第二期清鄉開始，是緊接着第一期的軍事完成，在第一期清鄉區內政治經濟等工作方在着手，清鄉軍事的進展中，要向前邁進，同時要使後方鞏固，軍事與政治各項工作的担負上自較第一期更為加重。

因此，我們想到有必須特別注意的幾件事：

軍略方面，事關機密，我們不說。但軍事與政治的緊密合作，切實聯絡，則是非常重要的事。軍事

在於開路，踏開了却要政治工作把它鞏固。游匪的最大本領就是等剿匪軍來了就搖身一變，變成平常百姓，混入良民之間，使你無從捉摸，尤其是在多山多水的地方。這就要靠政治工作來補足軍事工作。又政治工作與軍事行動如果脫了節，彼此不能呼應，前方軍事固受影響，後方政治也必混亂。所以我們首先希望工作同志格外注意。其次，軍隊的紀律和工作人員的行為態度，也都非常重要。民衆的感受是最現實的。清鄉的事除軍事政治必須合作外，尤須獲得民衆的合作。他們受够了匪衆的毒害，我們替他們撲滅了這些匪衆，而他們得到的第一個印象就是我們軍隊的紀律，接着就是我們政治工作人員的行為和態度。士兵愛和民衆接觸，政治工作人員尤要接近民衆。民衆向你發生好感，你就可取得民衆的協助；否則工作上會消失許多效果，我們仍舊不能對民衆有一個完滿的交代，並且也得不到日本的尊重。所以也希望工作同志格外注意。再其次，我們覺得第一次的勇氣容易鼓起，到後來遇到阻礙，往往容易把勇氣減退。做一件事開始固然不易，而困難必是愈到後來愈多。我們深知清鄉工作的領導者是具有極大決心的，所有工作人員我們也已見到都能在汪委員長領導之下，表現可佩的努力。但我們仍要鼓勵各同志用更堅強的毅力，持續更大的勇氣，去應付更艱鉅的工作。

我們感到這一期清鄉工作比上期確實有其更艱鉅之處，所以不避過慮之嫌，特別提出上述幾點意見以勵勉我青霄觀險的工作同志。

中華民國三十年九月十七日

想 一 想 ！

在「九一八」十週年紀念時，我們應沈痛的想一想。

我們應當想一想「九一八」為什麼會得發生？我們自然有錯誤，我們的錯誤，到現在止已改正了多少？我們還應當想一想「九一八」事件為什麼在東北發生？

「九一八」之後，舉國惶惶，輿情紛紛，汪主席唱「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之策，於是舉國上下，方能一致。現在「九一八」又到了十週年，我們便應想一想那時候為什麼會舉國洶洶？為什麼舉行「國難會議」？何謂「國難」？我們再應想一想汪主席當時為什麼唱「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方針？交涉什麼？以什麼為交涉目的？抵抗什麼？用什麼來抵抗？抵抗到何種程度？

現在我們應再想一想當時我們的交涉，有什麼成就？我們的抵抗，有什麼成績？我們還應想一想為什麼當時的交涉，當時的抵抗，不能阻得住「一二八」，「七七」，「八一三」的發生？

世事的发展，過於迅速，我們在紀念「九一八」時，我們還憶與思索的工作，也應迅速的前進！以此，我們更應想一想「七七」的前後，為什麼當局唱「犧牲未至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和平未至完全絕望，決不放棄和平」？我們再想一想我們當時怎樣放棄了和平？我們怎樣輕言犧牲？我們官犧牲時的國際環境如何？那時候希望的國際形勢又如何？

華北淞滬，相繼失守，更接濟南京的淪陷。在南京淪陷前後，我們為什麼使陶德曼的調停，未能成功？在漢口時，當局唱「一面抗戰，一面建國」，「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豪語，我們現在想一想當時為什麼提出這幾種口號？當時「抗戰必勝」的信念，以什麼為基礎？「建國必成」的信念，以什麼為

基礎？

武漢廣州相繼失守，沿海封鎖，日甚一日，當時我們為什麼有人唱焦土戰？戰什麼？為什麼要焦？焦了後又怎麼辦？我們朝夕祈禱國際局勢有利於我，究竟有什麼有利的？

汪主席冒險說出重慶，近衛發表聲明，汪主席有發電之發表與致中央常務委員會，國防最高會議。我們再想一想，汪主席為什麼說出重慶？近衛為何發表聲明？聲明的內容是什麼？現在實現了些什麼？汪主席為何發表發電？發電的內容是什麼？現在實現了些什麼？當時汪主席為何說「現在中國之困難在如何支持戰局，日本之困難在如何結束戰局」，中國與日本，過去及現在究竟怎樣處理這困難？解決這困難？這些困難到現在有沒有解決？或是各自解決了多少？我們應該想一想！

發電不被採納，和平運動遂由此發軔，發展而終於組府退都。現在我們也應想一想和平運動發展過程中的切，組府退都時我們對內的希望是什麼？對外的希望是什麼？和平運動期中以及退都後的國際形勢，又是什麼？

我們對內的希望，為什麼全面和平不能實現？我們為什麼又主張由局部和平而漸致全面和平？世界戰爭逐漸擴大，德蘇戰爭仍未終止，太平洋緊張聲中，有什麼A B C D陣綫，日美之間的談判，似又談及中日事變的解決。在「九一八」十週年紀念時，瞻望將來，我們更應深沉的想一想為什麼將加入那A B C D陣綫？我們為什麼不能阻止他？日本不是一再聲明中日事變是中日兩國間的事體，不容第三者參加嗎？現在怎麼樣呢？我們應想一想！

我們只應想，想，想！想一想十年來我們的內部的變化，我們的成就，我們的內政對國際有什麼影響，國際局對我們的內政，有什麼影響？我們要從「想」中去找「經驗」！更該從「經驗」中去找「將來」！

中華民國三十年九月十八日

上海物價將趨跌落？

英美凍結中日黃金後，上海市場會垂垂不可終日，外匯狂縮，物價飛漲，在生活重壓之下的上海市民，恍若大難即將到來。重慶「外匯平準委員會」決定供給上海必需品以外匯，仍未能制止外匯黑市之續縮與物價之續漲。可是，後來日美談判的傳聞，確使上海人心稍定，瘋狂的抬高物價的商人與國策投機家，頭腦清醒一點，又覺察到自己的瘋狂，所以外匯黑市雖未能放長，物價在最近一週中却反而稍稍落下一點。粗浮的人士，都會覺得這是日美談判的功績。其實，事實上不盡如此，我們不否認日美談判的作用，也不能誇張日美談判的作用。

日美談判現在已到了一定階段，在這階段上，日美之間並沒有解決了什麼問題，並未更改了日美現行關係，最多是在談判中，互相表示把和戰問題的決定時機再延長下去，自此，兩國都將避免刺激對方，積極反省，積極把自國人民歸到新的政策與理論。上海在這一情形下，是可以避免環境的改變。因此，今日上海的地位，雖並不優於前幾日，但惡化的趨勢則暫見停頓，在短期的將來，似也不會有改變。這種情形或者要繼續到今冬或者要到明春，因為今冬德軍能否攻下列甯格勒，基輔，敖得薩，莫斯科等重大城市，今冬能否得一固定陣線，能否在冬春之間守住這陣線，是與世界大局，日美關係以至於上海地位息息相關的。

在這等待的期間中，上海的物價，除若干英美輸入品外，不會上漲得過於激烈，反而會有下跌的趨向。理由如下：

（一）國民政府近正積極調整物價以安民生，此種施政，已見功效，內地物價平，亦將影響到上海的物

價，可無憂義。

③米的問題，今年已不若去年之嚴重。今年遠東產米各國，皆有顯明的豐收徵象。日本外米需要，較今亦稍輕。長江流域內地豐收之餘，將有不少可供上海以及其他都市的，因此，上海米市的責任，將僅限於上海一埠。越南，泰國等處米豐收之結果，必將競向上海傾銷，而上海一埠存米足敷八月之用，且在米價過高之重壓下，上海市民一部份轉徙內地，大部份皆學會「節約」，以此，上海的需米，將不會過鉅。米價原產地既不高，且急於傾銷，則米價應有反跌的傾向。

④日本最近決定改變過去之貿易政策，而採「區域最大限度貿易主義」，因此，今後上海若干供應品，不必遠求諸英美，日本當可將其對英美的貿易，轉而供給中國，這多少可以調劑來源，使物價的高漲受到相當限制。

⑤華北對華中的貿易，近來也改變方策，華北方面積極改進華北華中間的物資交換與交流，即謀變對於米麵的交流，其他物品之出口，華北方面似亦漸採以上海為匯集口岸的方策，以此，過去上海所受的苦處，今後或亦免去而得以利用內地以至於華北的供給。在這種情形之下，一部份物價或者不至於漲價，是可以在想像中的。

⑥供給外匯的那些物品，物價之昂貴，自可不會過甚，不供給外匯的物品，將會因物價過高而沒有大量的顧客，並且這類東西，不足以影響一般人民生活。

總之，現在的上海，是各國都極端注意的地方，外匯雖不能放長，但是，因供給來源有某種好轉的現象，對於物價的統制，亦漸收成效，今後上海的物價，上漲的機會，特別是生活必需品上漲的機會，將少於跌落的機會，上海今日的地位，得以維持一日，亦即日美現行關係，得以維持一日，這種趨向，就得以繼續一日。

中華民國三十年九月念日

外交與國格

一個國家，無論其處境如何，國格不能喪失，生存權利不能放棄。她對國際上無論應盡多少義務，應盡何等義務，她仍得主張其獨立自主的權利。

強國有外交，弱國也可以有外交；戰勝國有外交，戰敗國也還可以有外交。弱國或戰敗國有沒有外交，就要看她在外交上能不能主張其獨立自主的權利。

日本在去年九月與德義訂立了三國同盟，可是她的旁邊有蘇俄，她的對面又有美國，現在都已做了德義的對頭，她的處境不能說不困難。可是她對蘇俄却在本年四月間訂立了日蘇中立友好條約，到德蘇開戰，她仍能與蘇俄維持中立友好態度。她對美國也同樣保持正常關係。當德美在海洋上衝突尖銳化的今日，她仍不妨與美國進行談判。格里茨事件發生，日本官方機關報就聲明無論此次事件造成何種新發展，日本將本其自主政策，繼續作趨向世界和平之努力。（見路透社九月十日東京電）她這樣做法會使德義不高興嗎？不會的。正相反，這些正是給德義看得起的地方。但她對三國條約的態度究竟有沒有冷淡呢？也不見得。她自己固早經一再聲明絕對不願退至三國條約的義務，我們也找不出她在目前會對三國條約冷淡的理由。要知道日本這種外交政策的運用，正是最聰明的幹法，也是最有國格的幹法。

我們再看西班牙吧：西班牙與德義比起來是弱國，而且弗朗哥政權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雙手扶植成功的。西班牙在現在當然與軸心國有休戚相關之處，弗朗哥也這樣公開聲明過。但本年二月間義西南巨頭會晤時，佛羅里尼曾向弗朗哥要求二事：（一）由軸心國海空軍相助進攻直布羅陀或（二）允德軍假道西境，並予義方以海空軍根據地。弗朗哥却完全拒絕了。（見路透社二月四日倫敦電）他這樣做法

得罪了德義嗎？並不會。他不給軸心國以助力嗎？也不致於。他只不过丟掉西班牙的國格。

我們再看法國：法國現在是戰敗國，而維希的外交究竟如何呢？本年六月間德法共謀合作，維希負責人士曾表示法國現行政策謂：「法國政府之主要工作，厥在保衛法國及其帝國生存有關之利益。」（見哈瓦斯六月六日電）又貝當亦曾於彼時宣布法美關係，大意謂法國重視美國之友誼，但法國決履行對德之義務。（見國際社同日電）這就是說法國應當盡其對德的義務，但也無妨於對美的友誼。又同年五六月間達朗（維希政府協理）與德進行締約談判，其廣播詞中有如下的話：「德國為戰勝國，何以欣然接受談判，其主要原因實為德國意欲重建歐洲秩序，並知此舉非獲得歐洲各國之協助，不克有濟，以故務欲使我國能改善戰敗國之地位。」（見哈瓦斯六月十日維希電）凡此都可看出法國今日的外交，還是保持着軸心的國格。法國對德可以停戰，却仍然不失國家的尊嚴，這正是維希的可敬可愛處。達朗的話尤值得我們參攷。

我們在這裏可以得一理念：就算是同盟國，講合作也得有個樣子。所謂軍事外交一致，並不是亦步亦趨，而是相互相成。不但軸心國如此，英美蘇也一樣。她們的關係都是一致，可不是一體。她們的行動目標一致，行動的步驟却是參差的；她們相互負責，却並不因此而放棄自國的立場。只有在惡意的敵人方面，或者不懂得如何做朋友的人們看來，纔會因為她們的這種行動步驟的參差而加以猜測，謂為發生裂痕，或者表示驚訝，為之不安。這種人就是不瞭解德義需要法國及西班牙的合作，乃是法國及西班牙各就其地位上所能發揮的助力。法國及西班牙各有獨立作為，愈能發揮這種助力。日本對德義，德義對日本，也是如此。

中國和德義是朋友，和日本更是軍事外交一致，然而中國仍然應當有她自己的外交，獨立的外交，要這樣子纔有資格講合作，於中國有益，也於日本有益。

中華民國三十年九月念二日

歐洲戰局之推移

列甯格勒仍在包圍與反包圍的爭奪中，斯摩倫斯克區紅軍的勝利，抵消不了基輔的失陷與頓茲流域工業區的受威脅。黑海邊線上德軍的前展，於敖斯克里米半島與大陸的交通以外，有沿黑海掠地東進的趨向。德國中南路軍於擊潰被包圍的四十萬紅軍以外，有否能力毫不停止，窮追潰得尼元帥之大軍，現在尙是問題。不過顯然的，是目前在蘇聯境內的戰爭，似乎南路重於其他兩路。

照戰爭局勢來看，德軍如能囊括頓茲流域工業地帶，則其後的進軍目標，應有兩方向。一是由斯摩倫斯克區向東攻佔莫斯科以調整陣線，免去南路軍孤軍深入受側面襲擊的危險，並且也可以迫使蘇聯對於戰爭的態度，再作一決定。另一進軍方向，是向高加索發展，以奪取巴庫油田並切斷英美援蘇路線。德國這兩項發展，都是極端可能的，如果戰爭的主動，仍然純粹操在希特勒手中的話。

觀察歐洲戰局的推移，德國的發展方向，是不能忽略的，同時，也不能過份注意到蘇聯軍力潰敗的後果。現在英美方面對於基輔失陷後的史太林，確懷有若干焦慮，因為他們恐怕史太林在果次潰敗之餘，會再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對德議和。因此，英美援蘇代表團不得不遍赴蘇聯，美國不得不於借款，購貨以外，再把英國愈響的轟炸機，由阿拉斯加飛往蘇聯。在另一方面，也有些國家以爲蘇聯單獨和之事如行出現，則世界局勢又將大變，今日英美的優勢將瞬息而去。

事實上，史太林是個獨裁者，德蘇戰爭以來更成爲蘇聯的名實相符的軍政負責者。在民主國中戰爭之結束與議和，可由政府之更迭而促其成，在獨裁國中政府如何更迭？史大林能開戰，能勝利，而不能議和，議和或者就是史太林政權的衰頹。史太林爲自己打算，自然是希望努力支持到最後，就客觀形勢

來看，史太林也僅有自己敗到極點，等英美勝利的時候，自己也就獲得了勝利的可能，只要英美能勝利的話。

以此，觀察歐戰局勢之推移，應以史太林單獨和這一可能，作一種保留的存記，而不能過份重視，認為這是歐洲戰局以至於世界局勢的轉捩點。

大概蘇聯戰場上，德國中南兩路軍隊，在完成基輔區的戰爭之後，需要相當時間的休養，補充與整理，方能在大雪降臨之前作前述方向的新發展。在大雪到來之前，列甯格勒區戰事或可以結束，不過列甯格勒港那時也沒有用處，因為多季凍港的緣故。

德國向莫斯科發展，不會有重大的附隨事件出現，如在黑海沿岸向高加索發展，則這方面的戰爭，必將引起幾種可能發展來。

一。英國軍隊或許越過伊朗邊境而與紅軍共同保衛高加索，英空軍參戰那時將更是可能的。

二。英國為牽制德國集中兵力在蘇聯境內，也許會發動在土耳其境內進攻保加利亞的戰爭。現在，英國在土國境內活動，是比較不惹人注意的，英人自己宣傳的，是準備在利比亞境內發動冬季的反攻以奪取非洲境內德義的根據地，藉以收束對德義的封鎖，更進而打通法國殖民地的直接連絡。這事的可能，是不成問題的，不過不能對蘇聯直接援助。

現在保加利亞已在戰時狀態中，前數日也曾宣佈保國會要求土耳其允許希臘壓保族通過羅納爾海峽以進入黑海，加緊攻蘇。如果德國向高加索的發展，證明較為困難，或遭遇英蘇聯軍之阻滯，則德國也許會對土耳其提出這種要求，甚或會以武力求其實現，同時，德國經土耳其截斷英軍後路，都不是不可能的。

總之，歐洲戰局，自德國攻下基輔，在黑海掠地東進之後，重心更逐漸以高加索與黑海為中心而向之推移的。

中華民國三十年九月廿三日

恢復正常外交

本多大使前天在南京召開全華總領事會議，日外務省東亞局第一課課長太田代表豐田外相致訓詞，其結語有云：「日政府對國府之條約，必須一一付諸實行，蓋日政府所祈求者為國府之發揮其機能，分擔建設東亞新秩序之責任……」本多大使亦謂：「在急迫之局勢下，日本政府處理事變之方針，絲毫未有動搖，而國民政府之強化，又為處理事變必取之途徑……」這是日外交當局最近的表示。我們從這幾句話裏更可證明中日和約的實踐，雙方是同感迫切，同具決心的。

汪主席說過今年是和約實行年。過去大半年中，國府的努力可以說都集中在這一點。六月間汪主席的親赴日本，及從七月起的清鄉工作是關於實行和約的兩件大事。但國府的努力固已盡其可能，同時日本固已給了國府許多助力，而仍有不少地方使和約實踐遭受阻礙，這就是和平運動區域裏那些非常狀態的存在。現在是正當全面和平實現前的一個過渡時期，這所謂過渡，其意義應是使非常狀態漸漸恢復到正常關係。在臨近前線的地區，一切都在軍事狀態中，可以算是例外，但在其餘和運區裏，那些非常狀態卻不能任其長久存在，否則過渡時期將永無已時。

此處所謂非常狀態是指政治的特殊化，經濟的統制及外交情形等而言。關於政治經濟方面，本報已屢經論及，現在因日本外交當局提及中日和約的實踐，又想到和運區裏關於外交的非常狀態，認為更新求和約的實踐，需要中日雙方更大的誠意與努力予以解決。

我們往往看到在和運區裏，中日關係的處理，常有因地而異因人而異的現象，而且交涉的對手，日方除外交機關之外尚有許多並行的機關，以致難求紛紜，責任不專一。這種地方，就需要糾正。在首

都，在上海一帶，是一種情形，在其他和運區，又是另一種情形，但既同屬中國的地面，日本對中國主權的尊重，即不應有所分別，何況是同屬和運區，更不應授人以藉端特殊化的口實。再就因人而言，中國方面才識不能無參差，日本方面態度亦不能無參差，但在交涉上頭，一方既為代表中國，一方既為代表日本，即應以尊重對方國家之精神尊重對方之人員，無論中國方面，日本方面，上下的態度必須一致，各部份的誠意必須貫徹，而避免各自為政，且或因此而各利用對方之弱點。至於交涉之應由外交機關以外交手據辦理，尤為恢復中日正常關係之起點。除前線地帶以及與軍事直接有關事件以外，所有關於中日間各項問題，均應根據近衛聲明與駐電，國府還都宣言，中日和約之原則，用外交方式求解決，統一而有系統。蓋所謂戰爭狀態雖尚繼續存在，但仍應就事態之所許可力謀正常關係之恢復者，即是要把許多工作從軍事的範圍對歸到外交的範圍。

本多大使對中日現行關係具有極深刻的認識，前次渠在京都之演說，提出履行條約以充實此過渡期間，以結束此過渡期間之見解，引起中國方面之興趣與欽佩，今渠於返任之始，即召開全華總領事會議，以求貫徹之此種見解，中國方面自應以同樣之熱誠與更大之努力，共同合作，而在全面和平到來之前，首先把和平運動區域做成和平區域。

中華民國三十年九月廿四日

美國的動態與中立法

赫爾要求修改中立法，諾克斯要求廢止中立法，這種要求意味着什麼呢？它的歸趨如何呢？

美國的中立法原來是用以對內，不是用以對外，中立法的特點，是美國和交戰國的買賣仍然要做，而且交戰地帶是可以由美國承認或者否認的。就對外而言，中立法作成美國的地位是中立，不是孤立，她可以寓政治的干預甚至參戰的初期動作於共和交戰國做買賣的當中。可是，對外保持美國干預參戰的自由，不過是中立法的特點之一，其另一特點，是對內保持美國政府決定干預步驟及參戰時機的自由。在現款自運的條件之下許可軍火輸出，可以卸脫美國政府對其人民的責任，使美國軍火商人不能因為對外債權或運輸給被擊沉而要求政府出面，以致混亂政府的原定計劃，而為早熟的干預或參戰。所以，美國的中立法，在其實施的初期是抵禦孤立派的一面盾牌，以中立法對孤立派保證美國不至於參戰，而在其實施的後期，則成為抵禦生戰派的一面盾牌，使主戰派沒有法律根據可以壓迫政府提前參戰的時機的決定。

以此而言，諾克斯所稱「吾人與中立法為戲之時已過去」，與路透社所傳美國國會似已發生廢止中立法之運動，不見得對，因為美國在決定參戰前一小時，中立法的運用還是於美國政府有益無損的。雖然如此，可是我們可以想像，美國的政情正在醞釀一種變化。以前與政府對立的是孤立派，孤立派曾經大不滿意於中立法，現在孤立派的鬥爭已經過去，倒是主戰派在那裏大不滿意於中立了。廢止中立法的運動是不會得成功，但美國內部如今正在以參戰的時機為鬥爭的主題，卻是實在的情形。

這一鬥爭，赫爾與諾克斯可以代表兩方面，諾克斯一派主張提早參戰，所以主張廢止中立法，赫爾

一派認為參戰尙有所待，故以修改中立法來保存中立法，以修改中立法，這一折衷方案來打銷廢止中立法運動，這是一面。

在另一面，美國實施護航，是靠美國宣佈護航區域並非交戰地帶，這種不至於抵觸中立法。但隨戰爭之發展，將使美國的軍火運輸不能不深入真正的交戰地帶，而且由於美國船隻的繼續損折，將使美國不能不動用自己的船隻，這與中立法由貿易對手方自運的規定便不能不有抵觸了。中立法的規定，不但是「自運」，而且要「現款」，可是英蘇等國事實上拿不出如許現款，美國因此有租賃軍火的辦法，在字義上，租賃與借貸多少有點不同，就靠這一點來勉強解釋與中立法無抵觸。但租軍法案仍有其一定的範圍，過去是以超過年齡的兵艦之類租給英國，而英國則以讓渡其殖民地的某種政治軍事經濟權益以爲酬謝，今後美國租賃的品類將不能不有所改變，而且租賃的報酬辦法亦不能不有所改變，現在正由第一期租軍到第二期租軍的過渡中，這裏邊又得重新尋求避免與中立法抵觸的解釋。而且今後除租軍以外，美國因爲踏入了參戰的準備階段，不能不以自己的手來使用自己的武器，在有些地方進行事前的佈置，這又是需要一種新的法律上的解釋的。

我們看到新租軍案將於兩星期後成立的消息，可以想像在這兩星期當中美國內部正在作一種政治上的準備，以此爲中心，廢止中立法與修改中立法的兩說反映出當前美國內部政治鬥爭的範疇。照我們的推測，或者是從新的租軍法案本身找到了新的解釋，可以與中立法不發生抵觸，這樣就無須修改中立法，或者是修改中立法以適應新的租軍法案，但也只是修改而不是廢止。中立法是祇有一天要廢止的，但決不會是現在。

中華民國三十年九月廿五日

中華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印刷
中華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初版

社論集 (二)

每册實價國幣二元五角
(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 國民新聞社撰述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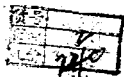
發行人 黃敬齋

印刷所 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六號
國民新聞圖書印刷公司

總發行所 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六號
國民新聞圖書印刷公司

分發行所 各地國民新聞分銷處





461393